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5

長青樹(上)

鄭麗淑／譯

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5

長青樹(上)

鄭麗淑／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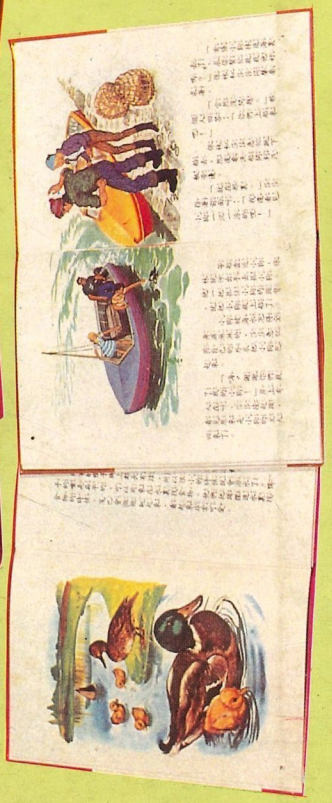
卡德蘭愛的文庫 5

長青樹(上)

鄭麗淑 譯

長橋

1.胖姑婆
2.小巫婆上學
3.龍龍找朋友
4.媽媽講故事
5.水嬰孩
6.小人國遊記
7.冬冬歷險記
8.有趣的馬戲團
9.小黑
10.神奇的木鞋
11.小精靈
12.太空少年
13.登陸月球
14.太空漫遊
15.水底奇觀
16.奇妙的大自然
17.毛蟲和蝴蝶
18.種子的故事
19.小雨點奇遇記
20.石油的秘密



龍龍故事知識叢書

這一輯一共有二十本書，文字少、圖畫多，全部注音並彩色印刷，紙面精裝，用故事指導做人、做事道理，解釋自然現象。學齡前兒童可由父母親一邊看圖，一邊說明，不但增進兒童知識，同時促進親子情感。

■每本實價50元，二十本共1000元，全買只收800元。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長橋出版社 郵撥：108613・讀者服務：351-6462

一名陌生的女子瑪麗來到英格蘭東北部諾森伯蘭郡渡假。在山林漫步時碰上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康。康誤認她是失踪多年的未婚妻安佩堂妹，力勸她重返懷德卡莊園。她堅決否認，康就請她假扮安佩，幫助他取得祖產。

「假」安佩回到懷德卡，重見祖父、表妹茱麗……沒有人懷疑她的身份，只除了安佩的舊日情人亞當。

一天夜裏，月色朦朧，烟霧迷漫，安佩來到佛斯特莊園。佛家莊園已面目全非，亞當的妻子也去世了。亞當悄然而至，詰問安佩的眞實身份。安佩表明了立場，亞當同意，決定暫時不揭發她。

年邁的祖父十分高興孫女的歸來，決定生日當天宣佈遺囑。祖父一向堅持所有的財產都歸安佩，康深恐人財兩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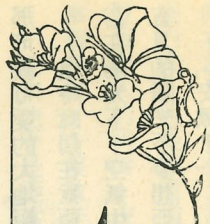
卡德蘭愛的文庫5

長青樹（上）

鄭麗淑 譯

姑娘，妳來自紐加塞爾？
還是隣近的村莊？
啊！姑娘，妳是我夢中的情人。

Mary Stewart
THE IVY TREE



1 紐加塞爾的姑娘

我孤零零的陶醉在這如詩如畫的風景裡，天空寂靜而蔚藍，朵朵白雲高高懸掛，正無聲無息的向南方飄動，遠處丘陵起伏，青色的本寧斯山脈下綠草如茵，山坡周圍有荷蘭芹籬，樹木沿著綿亙的山谷起伏，遠處似乎有房屋和農場點綴其間，在脚下的是田畦和山脊，這片寂靜的原野，除了大約二百年前羅馬皇帝哈德連征服諾森伯蘭建造的那片城牆外，這裡一切渾然天成。

我倚靠在這片羅馬人砌成的溫暖的石牆上。城牆依山盤曲。右邊是懸崖峭壁，傍著廣袤的客

列湖，湖水在陽光下波平如鏡。左邊本寧斯山壯麗的景色一覽無遺。在我前方是層層疊疊的山巒，城牆依山而峙，就像馬頸上的鬃毛。

山谷旁有顆大楓樹，輕風一過，樹葉颼颼作響。二隻小羊在五月暖和的陽光下蜷曲的靠睡著，母羊在不遠處躑躅而行。他們睜開眼望我一下，但我除了悠然的抽著香煙外，一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兒兩隻小羊走下溫暖的山坡憩睡。

我徜徉在陽光下，心緒澎湃飛揚，無法駕馭。假如可以的話，我眞希望縈繞我懷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英國。這裡的草皮、天空、三色菫、古老的山脈、田畦和古羅馬道路、城牆，以及北方井然有序的丘陵，此刻一一呈現在我眼前，這就是英國，這個人間的伊甸園，人間的樂土，它那可親可愛的大地啊！

這時麻鷸在我頭上一躍飛起，翅斑蝶在春天的草皮上飛翔，像琥珀般閃爍不定。我和小羊沐浴在陽光下，空氣中流露著孤寂的氣息，也深藏在我們心的深處。在這伊甸園裡我是夏娃，正在五月的陽光下夢想亞當……

「安佩！」

亞當從背後叫成，他沿著草地向南邊的城牆走，一隻狗伴隨在他跟後，他們悄悄的走過來，以致我完全沒有察覺。他的叫聲把我從渾然中驚醒過來，香烟也掉在野仙草和黃洋莓草叢中。

我隱約看到小羊啼叫著逃走了。

這個驚醒我美夢的男人在我不遠處停住了，原來他不是亞當，只不過是個衣衫襤褸，穿著粗呢布的男人。他又高又瘦，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個令人厭惡的傢伙，對於自己闖入這片樂園沒有什麼內疚。他是個道道地地的愛爾蘭人，承襲某種愛爾蘭人好看的面貌，黑髮、湛藍的眼珠，流線型而迷人的嘴唇；皮膚由於經歷風霜而呈現古銅色，歲月在他英俊的容貌上刻下了痕跡。他手上拿著手杖，一隻牧羊犬在身旁繞前繞後。牠和牠的主人同樣具有自信、精力和敏銳。

原來他不是亞當，只不過是闖入我伊甸園的陌生客。也很可能是撒旦，但他看起來卻像黑人奶媽一樣友善和安全。

他氣喘如牛，呼吸嘶嘶作響。

「就是妳！我知道我沒有錯！啊！原來就是妳……老一輩的人都堅持妳不會失踪，他們都說將來有一天妳必定拿回來……老天，誰會想到他們眞的沒錯？」

他以一種愉快而低柔的聲音說著，甚至連那隻狗也豎起耳朵，鼓起頸毛仔細傾聽。

我坐在那裡驚恐萬分，只張口結舌的瞪著這個男人，氣氛由肅靜、憤怒轉爲危急。（在這可愛的下午怎會有這種奇異的事情發生。）

「妳還回來做什麼呢？告訴我！妳打算怎麼辦？直接回家歇歇嗎？親愛的，假如是這樣，請

妳趕快改變主意，現在妳要商談的人不是妳的祖父而是我……甜心，我對妳有責任，而且我也有這種權利，妳應該知道這點。」

面對這樣強烈的情緒，我試著開口說話，然而心裡想的卻只是如何不說得太唐突。最後，我以微弱沙啞的恐懼聲說，「我——我請你原諒？」

「我看到妳在丘勒福下車。」他氣吁吁的說，鼻孔精巧而泛白。「但我不知道妳要去那裡，我想妳是要去懷德卡，眞該死，妳卻搭上往豪斯德的車，於是緊跟著妳，我擔心妳會發現我在跟踪，因此讓妳先上到這兒來。我眞希望好好單獨和妳談一談。」

他故意把「單獨」兩個字拖長尾音，我臉上略過一陣恐懼，他卻感到洋洋得意、心滿意足。或許是由於屈辱的痛楚，使我鼓足勇氣。

我大聲而粗魯的說，「聽著，你搞錯了！我可沒有——」

「搞錯？不要對我這樣說！」他略爲移動一下他那像臉龐一樣優雅的身材，帶著吃驚、眞誠的口吻威脅著說，「妳發瘋了嗎？妳眞該死。經過這麼多年……妳愛回家就回家，而且在光天化日下。哦，現在我就在妳面前……」說著露出他的牙齒，「我們現在不必等到半夜就可以在懸崖邊漫步，而底下是萬丈深淵。妳記得嗎？親愛的，假如妳知道我也來這裡，妳就不會單獨在這裡蹓躂了，是不是？」

這時我驚恐萬分，不必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危險。他那驚人的英俊面貌更加深了奇怪恐怖的感覺。

突然我想到懸崖那樣陡峭，筆直一瀉千里，而我只離它幾咫之遠。崖底下的客列湖，微風一吹，像一張吹縐的絲絹，激起了片片的漣漪。

他向我跨近一步，狂亂中我想轉身就跑，可是背後是個斷坡，右邊是城牆擋住，左邊是懸崖峭壁，何況他還有一隻狗。

「妳去過下面的農場了嗎？懷德卡去過了嗎？」他單刀直入的問，我知道這些問題很重要。事情眞是太荒謬了，無論如何應該及時打住。我充滿恐懼，聲音高而單調的說，「我不知道你胡扯些什麼，我根本不認識你，是你弄錯了，而且你看來像個神經病，我不認爲你跟一個認識的人講話，我從沒見過你！」

他一動也不動，就像挨了一槍似的。我原本半側向著他，這時我站起來面對他，離他幾步之遠。我看到他瞪大眼睛，眼神充滿疑惑、憤怒和威脅。

由於恐懼和自覺愚蠢，我粗魯的說，「現在請你走開，不要打擾我？」

他還是站著不動，只注視著我，然後生氣和懷疑的說，「妳想裝著不認識我嗎？我是妳的堂兄康德。」

「我不是裝的，我眞的不認識你，而且我也沒有什麼叫康德的堂兄。」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還好我不是你堂妹，你一定有個快樂、團結的家族。但是抱歉，我不能留在這裡多了解你一些，再見。」

「不，請妳不要走，只稍幾分鐘。假如我弄錯了，那眞是十二萬分的抱歉！但是，我眞的——」他站在那裡擋住了我的去路。路的一邊仍然是峭壁，直達萬丈深淵，湖水更加平穩安靜，湖面映著萬里晴空。瞬間我心中的威脅突然解放自由了，陽光下站的是位面貌好看，一臉疑惑和歉疚的青年。

「我眞的非常抱歉，我一定把妳嚇住了。老天，不知你會把我想成那一種人？瘋子或什麼的。眞抱歉，我……我把妳當成我認識的一個人。」

我漠然的說，「我想也是這樣。」

「請不要生氣，妳看來每一點都像她，確實——太奇妙了。眞的非常像她，太像了，即使現在我這樣近看妳……哦！或許仔細比較起來，會有不同，但是我敢發誓——」

他驟然停止說下去，呼吸更加急促。顯然，他曾受過很大的打擊。即使他道歉時，仍然注視著我，就像他無法不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似的。

我說，「假如你願意的話，我也可以發誓，我根本不認識你，從來也沒見過你。我也不叫安

佩。我是瑪麗·葛雷，以前也沒來過這地方。」

「那妳是美國人囉，是嗎？妳的聲音很輕細，但是——」

「我是加拿大人。」

他幽幽的說，「她去美國了……」

我激烈、生氣的說，「現在，聽著——」

「不，請不要生氣。很抱歉。我不是這個意思！」說著露出微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終於他由不相信的神情而轉變爲迷人的表情。「我相信妳，眞的。即使妳說話帶有外國腔，但瞧著妳，我無時無刻不覺得奇妙！妳一定是她的學生姊妹……」經過一番掙扎，他把痛苦的眼光從我臉上移開，彎下身撫弄著狗的耳朵。「請原諒我！」他迅速往上仰的眼神充滿迷人的歉意。「我一定把妳嚇呆了，我如此冒昧的向妳談起過去的事情。」

「我的過去？」我回嘴說，「我從未發生過相同的事！這就是你歡迎你心上人的方法嗎？我猜你並不眞的歡迎安培，是叫安培嗎？」

「叫安佩。哦，不，或許我弄錯了。」他從我身上把視線移開，注視下面閃閃發光的湖水，似乎渴望自己是隻天鵝在岸邊長滿蘆葦草的湖上悠游。「妳一定以爲我故意要嚇妳。」

他半敘述半帶疑問的說。我回答，「是的，確實如此。」

「但我希望我沒有胡說。」

我平靜的說，「對於這裡的環境我不了解，只覺得殘崖斷壁，高聳入天際，路又是那麼遙遠。」

「妳覺得這樣？」他話中帶有愛爾蘭人的輕快。這時他轉過頭來，我們四目相遇。

雖然五分鐘前的殺氣騰騰現已淡逝，但我仍然爲自己些微的緊張急促，感到非常惱怒。他笑容可掬、露出愛爾蘭人特有的迷人風采。我心中閃過那不可能實現的少女的祈禱。他遞給我香煙，揚起令人心神盪漾的眉頭說，「妳原諒我了嗎？妳還打算逃走嗎？」

當然，我應該離開。但是情勢已不再有危險。假如現在我馬上轉身就離開的話，將來有一天我一定會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愚蠢，同時，我的好奇心也愈來愈強烈，我渴望和道事情的眞相。何況被誤認與某個去世多年的人相似的這種遭遇，並不是人人都會碰到的。

因此，我留下來，接過他手中的香烟，對於他滑稽的歉笑也報以微笑。

我又在原地坐下來，他就坐在離牆邊不遠的地方。那隻牧羊犬瞇伏在他脚邊。他半側面對著我，一隻手握著弓起來的膝蓋，成縷的烟圈遮髮了他的眼睛。

「妳住在附近嗎？應該不會吧，不然每個人都應該會認識妳……不過看來很面熟。妳今天才上來這裡的嗎？或是來這裡渡假？」

「我在紐加塞爾的一家咖啡店工作，今天正好放假。」

「紐加塞爾？」他驚異的重複說了一次。「妳？」

「是的，有什麼奇怪的嗎？那是個美好的城鎭。」

「當然，只是……喔，怎麼想也想不通妳會來這個山區，妳怎麼會來這裡呢？」

一陣沈默後我粗率的說，「看吧，你仍然不相信我，是不是？」

有一會兒他默不作答，透過層層的烟霧，我們目光又相遇，然後他取出口中的香烟，將它弄熄，凝視著鳥鳥逝去的輕烟。

「我當然相信妳。但是如果你碰到一個人，這個人與你以前認識的人一模一樣，你不覺得奇怪嗎？妳總不會罵我太粗魯吧？」

「你也該相信我，像這樣聽到有人與自己一模一樣，那就更奇怪了，」我說，「好笑的是，每人都討厭這種事。」

「我倒沒想到這點，但我相信妳是對的，想到有人與自己一模一樣，我也會感到厭惡。」

我心想：你說得沒錯，正是如此，然而我沒有說出來，只微微一笑。「這破壞個人的獨立性。不知人家怎麼稱呼這種最基本的心理，是自私？或是叫認同自我？也就是你只想成爲你自己而不是別人。那像照魔鏡一樣令人不舒服，在鏡中你覺得自己像個魔鬼。雪萊有天早上，吃早餐前

看到他自己的前世。

「眞的嗎？」

「他自己這麼說。那是一種不祥的預感，或許是死亡。」

他露出微笑。「我倒要試試看。」

「天啊，不是你死。而是碰到化身的那個人會死。」

「哦，那就是我了，妳不就是化身嗎？」

「這是整個問題的重心，」我說，「我們都同意自己不是化身，而是屬於我們自己。」

「說得好，妳是屬於自己，而安佩是鬼，畢竟，她已死了。」

他用這些不尋常的字眼，似乎沒有太大的驚奇，他的聲音裡似乎也缺少什麼，只像在用一個討厭的話語罷。

我不安的說，「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不是……我知道談這些對你並不愉快，即使你和安佩沒有什麼交往，畢竟，她還是你的親戚，不是嗎？」

「她是我的未婚妻。」

他邊說我邊抽烟。聽到這話時，我幾乎被嗆住了，驚訝的張大嘴巴，然後才微微地說，「眞的嗎？」

他的嘴唇捩成曲線，益添其瀟洒與魅力。「也許妳在想我失戀了，這個可說對，也可說不對。總之，她是在我們結婚之前跑掉的，這是八年前的事了，她音訊全無，除了從美國寄一封短箋給她祖父以外。信上說她很安全，並希望家人不要再等她的音訊。我承認——我們之間曾吵過一場架，也許我——」他聳聳肩停止說下去，「喔，不管怎樣，她是走了，而且不給我隻字片語，妳怎能期望一個男人會忘掉這種事情？」

當然不可能，我心裡想。他的臉上又籠罩著愁雲慘霧。

像這種挫折對他來說，將永難釋懷。

我說，「八年懷恨，確實不是一段短的日子。不過，你一定很高興跟另一個女孩結婚了。」

「我還沒有結婚。」

「還沒有？」我感到很驚奇。他大約有三十歲，而且光論外表，他會有很多結婚的機會。

他對我微笑，臉上恢復自信的表情。「我姊姊在懷德卡料理家務，也許我應該說她是我同母異父姊姊。她是個拿手的廚師，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有了麗沙，我可以不必娶太太了。」

「懷德卡，你的農場在那裡？」我邊說邊撫弄地面罅隙中的一叢海篷草。「那農場是你和你姊姊的？」

「是我的。」他簡單而粗率的說。他必定認爲那農場是他自己的，才會進一步解釋。

「那裡不只是一個農場，而是個叫溫士陸的邸園。我們在那裡渡過愉快的童年……後來當地的一個士紳在我們周圍建起邸園，企圖把我們趕出去，懷德卡是塊被包圍的土地，它比起邸園內任何一顆最老的樹木歷史都還悠久，大約是妳坐的城牆的四分之一年代那樣久。據說是由附近馬路上某個古老的採石場而得名。但是誰也不知道那採石場存在已多久。無論如何，沒有人能將懷德卡的勢力趕出去。當年那士紳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但還是沒辦法。現在那士紳的邸園已毀壞，但我們還屹立不移——妳沒有在注意聽？」

「我在聽啊，繼續說下去，後來那個邸園怎麼了？」

很顯然他腦海中盤旋的只是我像她堂妹，因爲他突然改變話說，「妳在農場上住過嗎？」

「住過，在加拿大時。但那不是我的。」

「妳說什麼？」

「天啊，我不知道，我覺得很煩惱。特別是那段鄉居生活。這幾年和一位行動不便的朋友住一起，她是個小兒麻痺患者，有一幢房子在蒙特利爾附近，我照顧她，幫她整理房子、花園和料理三餐。在那裡我覺得愉快舒適，沒想到她半年前去世了，我只好另謀發展到這裡來，可是我沒有什麼謀生技能，假如這也算是你所說的農場生活的話。」我微笑着說，「我在家賦閒太久了，這實在不合潮流，可是沒有辦法。」

「妳早應該結婚了？」

「也許。」

「妳會騎馬嗎？」

這話問得太突然，而且風馬牛不相及，因此我驚訝的說。「什麼？馬？不，爲什麼？」

「喔，只因爲妳太像安佩。她對於馬很有一套，她能夠把牠們馴得服服貼貼。」

「她能夠怎樣？」

「她能夠像吉甫賽人一樣，把馬馴得服服貼貼，假如她像我是黑頭髮、黑眼珠，而不是金黃色的話，她一定被誤以爲是調皮搗蛋的吉甫賽人。」

「哦，」我說，「我只分得清楚馬頭和馬屁股，通常我只能分辨這兩樣……。我希望你不要再那樣盯著我了。」

「很抱歉，我實在無法不把妳當成安佩。奇怪，我明明知道妳不是她，但是眞荒唐，我總以爲她回來了……假如她還活著的話，她一定會回來，她離開這裡實在不值得。看到妳坐在安佩以前坐過的地方，我彷彿回到八年前的往事。」

「八年眞不算短。」

「是的，那時她十九歲。」

一陣沈默，明顯的可看出他在等待我抱以微笑。「你還沒有問我……我今年二十七歲，快二十八歲。」

我聽到他屏息的說，「我告訴過妳了，這眞是奇妙。雖然我們坐得這樣近聊天，雖然妳說話帶有腔音……但是我想八年來她一定也改變不少。」

「也許她也帶有腔音。」我開玩笑的說。

「說不定。」他的話聽起來有些特別，因此我特意注視他，「妳覺得我還老盯著妳嗎？眞抱歉，我在想一個人不應該錯過某些事情。就像……。」

「你是什麼意思？」

「沒有。算了，還是談談妳自己吧，把安佩忘掉。妳說妳是瑪麗葛雷，加拿大人，在紐加塞爾工作，是嗎？不過我還想知道妳更多的事情。妳怎麼會想到要去紐加塞爾？妳來這個山上做什麼？這裡離溫士陸很近，妳怎麼會搭從伯明罕開往丘勒福的車呢？」說著他把烟蒂往山谷下丟，雙手握著膝蓋。他的一舉一動都充滿著優雅與魅力。「我不認爲我有權利問妳，但是事情未免太奇怪了，妳那樣像安佩我不相信那純粹是湊巧，或只是因爲妳來到這個安佩曾來過的地方。我想大概是因爲這樣，我才感到很好奇。」

「當然這點我可了解。」我停了半晌。「也許你說得對，我們之間相像並非湊巧，而只是因

爲我來到這個地方，我祖母告訴我，我們祖先就來自這一帶。」

「眞的嗎？他們是來自懷德卡？」

我搖搖頭。「打從有記憶起，我就沒聽過這名字。我還很小的時候，我祖母就去世了，她所知道的有關家族的歷史，只有限度的來自我曾祖母口中，而我母親對於過去沒什麼大興趣。不過，雖然我祖母未提到溫士陸，但我確實知道我家族來自諾森伯蘭附近。」

「妳家族何時離開英國？」他問，話中似乎含有某些明確的目的。

「我想是在我曾祖母時代。大約是十九世紀中葉吧。那時他們定居在蘇格蘭一個叫安提諾斯的地方，但是我父親成家後，他就——」

「那妳怎麼又回到英國呢？」他看來像個檢查官一樣，問話充滿明確的目的，也使得他看來唐突、粗魯。

我小心翼翼的說，「什麼原因嗎？我的家人都去世了，家沒有什麼好留戀的，而且我心裡一直夢想著英國。小時候祖母常常談到英國，雖然她自己沒有親眼見過英國，但從她母親口中知道很多英國的事蹟。我也聽過許多有關諾森伯蘭的富饒美麗和紐加塞爾令人興奮刺激的地方，從祖母口中我得知那裡停泊的船隻和驛馬道，使我對它十分神往，而且我還從書上知道那裡的大教堂舉行彌撒的盛況和星期二趕集的日子，從泰因到康橋的那條壯嚴大道，以及羅馬城牆等，還有那

些無數可愛的名字，如尼克堡、約西克堡和。我一向喜愛歷史，發誓將來有一天一定要到那裡遊歷一番，甚致喜歡的話就住下來。」

「住下來？」

看他那樣驚奇，我不禁笑出來。「對，我是這麼對自己說。可是沒想到我回來卻落得這個地步，我窮得發慌，僅籌夠車費和渡過我找到工作的這段日子。聽起來有些不尋常吧？通常大家都赤身到美國去打天下，我卻渴望回到這裡來。我覺得自己在這裡較適合。」

「因爲妳的根就在這裡？」他微笑的看著我。「一定是的。一定是妳的家族中的某個人離開了懷德卡去加拿大，然後又於十九世紀時回來。那個時代每個家庭都幾乎是十幾個小孩，懷德卡容納不下這麼多人，因此有一兩個到加拿大去，其中有一個可能就是妳曾祖母，她嫁給安斯壯地方的人，或類似這種情形。懷德卡的家族譜裡是不是有記錄我不知道，我不是自小在那裡長大的，但是事情一定是這樣子的。」

「或許。」

「喔，」他滑稽而迷人的揚揚眉說，「這豈不使我們成爲堂兄妹了嗎？」

「可能嗎？」

「當然可能。妳是溫士陸的後代已極爲明顯。否則無法說明爲什麼妳那樣像安佩，我不相信

那純是湊巧，妳有各種溫士陸家族的特徵——金髮、灰綠的眼珠和可愛的黑色睫毛……」

「我的睫毛是化粧過的，」我心平氣和的說，「我不喜歡淡色的話就可以化粧成黑色，爲什麼不可以呢？」

「安佩的睫毛可能也是化粧的。喔，老天，是的，她的睫毛是淡色的。我現在記起來了。我第一次到懷德卡時她才十五歲，我想那時她還沒有開始用這種東西。是的，她的睫毛是淡色的。我甚致不記得是什麼時候改變的。那時我十九歲，自然認爲安佩美若天仙。」

他說得那樣自然，我卻兩頰緋紅，就像他是在稱讚我似的。

我爲了掩飾自己的窘困於是說道，「你認爲我有溫士陸家族的特徵，那你又是什麼地方的人？你看來不全像溫士陸族。」

「哦，我是個變種的。」說著笑了出來。「純愛爾蘭人，像我母親一樣。」

「那你是愛爾蘭人了？看起來確實是道道地地的愛爾蘭人。康是康德的簡稱嗎？」

「是的，她來自蓋維。我承襲了她的膚色。但是好看的面貌卻來自溫士陸的血統。說來我們都有足以自豪的容貌。」

「哦，」我淡淡的說，「很可惜我沒有這種榮耀，不是嗎？」隨著我將香烟在石頭上按熄，丟到山谷下，凝視著那個方向一會兒。「我記起了一件事情，不知道它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嗯？」

「我記得祖母曾告訴過我伯明罕附近有個佛斯特，那是不是靠近你的溫士陸農場？或是怎樣——」

「佛斯特！」他興奮的叫道，「確實有！妳記得我剛跟妳說過有關當地大亨的邸園吧？那就是佛斯特邸園，邸園外河流環繞，就像小島般，那裡住著佛斯特家族數代，因此人家就稱那個地區爲『佛斯特』。除了河流中央地帶一小塊地方屬於懷德卡家族以外，全是佛斯特家所有，他們在那裡建造寬敞的佛斯特邸園，並千方百計想把懷德卡家族趕出去。」

「是的，你跟我提到這個，而且還跟我說過那個邸園已不見了，到底怎麼一回事？住在那裡的是些怎樣的人？而且好像我的曾祖母就是那附近的人，不是嗎？」

「一定是。妳和安佩那樣像，我就知道那絕不是巧合。」

「佛斯特家族是怎樣的人？我曾祖母認識這家族的人嗎？後來他們發生什麼事？」

「假如她住在懷德卡，她一定認識他們。這家族在當地並不算特別古老，十七世紀因和東印度公司做生意而發財致富，後來他們建了邸園定居下來，成爲當地的領主。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他們又因鐵路的股權而發了另一筆錢財，於是他們擴充邸園、造公園，蓋豪華的馬廄，最後一位領主還一度把它改爲養馬場，而且費盡心力想從懷德卡家族那裡購進溫士陸。他們當然沒有辦法。

要不要再來根香烟？」

「不，謝謝你。」

他繼續談懷德卡和佛斯特兩家族有一會兒，還說兩家族如此勾心鬥角實在沒什麼意思。溫士陸家族在那塊園邸上佔有一塊上好的土地，儼然以小地主自居，並深深爲此感到驕傲。佛斯特莊園在它全盛時期，曾擁有達克河到綠彎的所有土地，除了懷德卡一小塊外，幾乎壟斷了所有勢力範圍。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佛特家族慘遭巨變，一切都歸於結束。」他露出微笑。事實很明顯，不管是什麼悲劇，一定是與懷德卡家族有關。「即使佛斯特莊園不被燒掉，他們也勢必得放棄它。因爲老佛斯特先生在一次股票暴跌中損失慘重，他死後，各種稅加上遺產稅——」

「燒掉？到底發生什麼事？你說的巨變，是不是指有人被燒死？」

「哦，不是。每個人都安全逃出火場。火警發生時，只有佛斯特夫婦在房間內，強尼路德和他太太在整理花園，喔，那晚眞不得了，火焰衝天，遠在伯明罕都看得見。」

「我猜想當時你也在場？那一定很可怕的。」

「每個人都束手無策。當時消防隊離這裡很遙遠。」他又把那裡的環境描述了一下，然後繼續說：「火在午夜後不久從佛斯特太太臥房開始燒起。她的獅子狗狂吠，引起佛斯特先生的注意

，跑過去看。當時床舖已熊熊燃燒起來，佛斯特太太陷於昏迷狀態，佛斯特將她從棉被裡拖出來，抱下樓。」他四周看了一下。「他們眞走運得到全額保險金。大家都繪聲繪影的說，佛斯特太太的臥房裡有空的白蘭地酒瓶和安眠藥丸，火勢是從那裡開始的。佛斯特早就禁止管家瓦格小姐夜晚放香煙在他太太房間。但是發生這種事時，一時謠言滿天飛；佛斯特家族飽受閒言閒語……。假如一對夫婦感情不睦時，總是會這樣。可喜的是管家瓦格小姐極力護衛佛斯特，她是克麗斯特有意成爲經神病時來看護她的。」

「『有意』這種說法很奇怪。」

「眞的，克麗斯特．佛斯特是個古怪的女人。任何男人怎可能——喔，對了，大家都說佛斯特是看中她的錢才和她結婚的。假如這是眞的的話，那他一定把那些錢都投到養馬場上了，可憐的傢伙。大火過後，他們離開英國後，完全依賴那些保險金，還有賣掉馬匹的錢過活。他們在佛羅倫斯定居後，買了一棟小小的別墅。後來她的病況更壞，已到發瘋的地步時，他帶她到維也納去。二年前她還活着在維也納時，始終一家精神病院轉過一家精神病院。後來佛斯特從澳洲回來，把一切賣得精光什麼也不留。」

「後來，他有沒有回來？」

「沒有，他現在不在這裡。林務局從佛斯特手中買下那片公園林地後，大肆廣植，眞該死！

問題就是出在這裡。假如我也有辦法插上一脚的話——」他縱聲大笑。

「問題在這裡？」

「算了吧。我說到那裡了？喔，是的。整個莊園都付之炬，花園也荒棄了。結果一向在那裡工作的路德夫婦搬到公園的另一邊，西屯莊和馬廐都在那一帶。強尼路德在那裡管理，並擁有小部份產權。去年佛斯特去過那地方，兩人將舊花園重新栽培成花圃，將花朵出售。我想經營得還不錯。現在由強尼和兩個當地的男孩管理。」

他心不在焉，彷彿在訴說一個遙遠的夢般，然後將視線從我臉上移開。那側面瀟洒得如同他身上其他部份，他抬起頭，長長吐煙的那個樣子，顯示他有這種自知之明，同時對於我那樣看他，他也非常明白。

「佛斯特先生呢？」我懶洋洋的問。「他現在住在義大利嗎？」

「嗯，義大利？是的，靠近佛羅倫斯，他放棄這地方交給強尼、林務局…和懷德卡的人管理。」他轉過頭，長細的嘴唇帶著滿意。「怎麼樣？瑪麗．葛雷，妳的故鄉是不是充滿曲折迷離？」我默不作聲，他不滿的說，「妳根本沒在聽！」

「喔。我在聽，眞的我在聽。你說了個好故事。」

我望望他，沒告訴他我心裡正想些什麼：他在談一個他喜愛的人的悲慘故事時，具有的同情

心比讀報紙上的一則消息還少。事實上，他似乎帶著滿意談論一件軼事，除此之外，在談林務局的種植計劃時，他還懷著一股好奇心呢。

他說得那個樣子，好像認定我對每個情節都會興緻勃勃的樣子。我心裡感到莫名其妙。但即使有所懷疑，我也無意留下來證實它。我只看看我的皮包。

他迅速的說，「什麼事？」

我拿起擺在牆脚邊的皮包說，「現在我必須走了。我忘了時間，車子——」

「現在妳不能走！我們正談得熱絡，假如妳的曾祖母知道有關佛斯特莊園的事，一定會說——」。

「是的，我想一定的。但不管怎樣，我該走了。星期天晚上我還要工作。」我站起身來。「很抱歉，但是眞的。溫士陸先生，今天遇見你眞有趣，我——」

「聽著。妳不能這樣就走！」他也站起來，移動了一下想挽留我，但並沒有碰我。一種迷人的表情掠過他臉上。他迅速、著急的說，「我是認眞的。請妳不要走，我的車子就在附近，我可載妳回去。」

「免了。眞的不必了，這眞是——」

「別再說這眞有趣了，應該說是重要。」

我盯著他，「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說過了，能遇見妳並不是湊巧，而是非比尋常。」

「非比尋常？」

「就是命運註定，上天旨意。」

「別荒唐了。」

「一點都不荒唐。事情就是這麼奇妙。我們兩人不應就這樣分道揚鑣，彼此遺忘。」

「爲什麼不呢？」

「爲什麼不？」他幾乎是暴躁起來。「因爲——哦，天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樣，妳應該告訴我妳工作的地點。」他邊說邊摸索皮夾，終於找出一個舊信封和一隻鉛筆。我默不作答，他迅速抬頭看我，「如何？」

我緩慢的說，「忘掉我吧，我也說不上來爲什麼。但是……我不願這麼做。」

「妳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我們該分道揚鑣，將今天所有的事都忘掉。很抱歉，請你諒解。」

「我眞想不通。妳這樣酷似安佩一定不是巧合。妳的祖先一定是附近的人。假如我說我們是遠親，並不是開玩笑。」

「也許吧。我還是坦白說，不過不曉得你是否了解？懷德卡和溫士陸家族，或其他事情對你可能非常重要，但是對我有什麼意義呢？現在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對於這種生活方式我很喜歡。」

「妳是說咖啡店裡的工作？那是什麼工作？端盤子？洗盤子？擦桌子？是不是？別傻了！」

「你就這樣認定我們是堂兄妹，是不是？」

「別說了。我實在太冒昧請原諒。但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就走開，妳說過妳已窮得發慌。」

我停頓了一下才說，「溫士陸先生，你對你家人一向責任感很重，是嗎？難道會是你有意給我一個工作？」

他慢慢的說，「正如妳所料，我有這個意思。」

忽然間他笑了出來，然後輕聲說，「瑪麗·葛雷，畢竟血濃於水。」

一時間我感到迷惑了。「哦，你眞好心。但是眞的，這種事情……我無法接受，即使我們雙方家族遠在一百多年前是一家人。不，我不能接受，非常謝謝你，溫士陸先生。假如我和你一道去懷德卡人家會有什麼感覺？你想過這一點嗎？」

他以奇怪的聲音說，「眞怪，我也想過。」

這一刻我們四目相視，我覺得很奇怪，就在那一瞬間彼此都了解對方正在想些什麼。

我倉促的說，「眞的，我必須走了。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忘掉吧。我想不禪其煩的再告訴你，這眞是有趣，而且很特別。但是請原諒我，我不想再扯下去了。謝謝你有意要幫我的忙。你眞好心。就談到這裡，再見了。」

我伸出手和他握別。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原是中規中矩的禮儀卻顯得有些冒昧了。但是我期望這個舉動能爲我們今天的會談做個了結，同時也表明我會馬上轉身就走，讓他獨自留在那裡。但這時我感到很放心，他略爲遲疑一下後，沒有多作爭論，即禮貌而無可奈何的揮揮手。

「再見，瑪麗·葛雷。我深感遺憾。」

當我轉身離開時，我心裡非常清楚，他一定站在那裡瞧著我逐漸離去的背影。

來吧，我的愛人，越過沙岸遞來吧！
我已虛軟，我已無力，
輕輕地抱著我，
把我拋進深邃的河水，
因爲——
我再也不敢回諾森伯蘭。

2 陷阱

臥室的門響起了一陣敲門聲，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誰。

房東史密遜太太不在，即使我不曉得這回事，也能夠正確預測這陣焦急的敲門聲是誰，房東的敲門聲一向乾脆利落，絕不是這個樣子。我幾乎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誰站在門外，就像那扇厚重，漆得很亮的門是用玻璃做的一樣。過去三天來那位臃腫、著棕色衣服的婦人一直在我工作的卡斯巴咖啡屋徘徊留連，她老是瞧著我，就像我是她生命中記憶的一切。我的一位同事說，「她

像是位精幹的星探正在尋找新星。」我暗自想道可能她覺得我很面熟，正焦急的想辦法如何和我搭腔……。

最近在山上羅馬城牆的那次遭遇，仍深深的印在我腦海中。因此，我對這婦人仔細打量一番。雖然我和她素昧平生，但不知爲什麼我卻覺得她似曾相識，這使我感到很苦惱。

她相貌平庸，年紀大約在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衣著質料還不錯，但搭配得卻極其俚俗。由於臉上略施薄粉和胭脂，使得她沉悶、笨拙的體型看來光彩一些，然而那套棕褐色的衣服帶給人的整個感覺仍然是陰沉沉的。黑色的頭髮挽成一個髻，上面覆著一頂過時的呢帽。眉毛粗濃而整齊，但配在眼睛上又顯得很不協調。眉稍、眼尾、嘴角都微微往下傾，給人一種沉重和厭煩的感覺。無論如何誰看了都會認爲那不是張好看的臉，她的外表看來有些晦暗、陰沉，就像畫家不小心畫錯了像，調錯了顏色一樣。這眞是我所見過最難看的一張臉譜。

雖然我極力想捕捉這個影像，但腦子還是一片空白，就記憶所及，我從未見過這個人。即使見過也不會多注意她，她是那種平庸得讓人不會多看一眼的女人，只消第一眼就可知道她根本沒有什麼魅力。魅力是某種活力和熱忱，或是對生命抱著企盼的態度。而煩悶坐在那裡的這位女人，卻安心滿足的空等待，讓時光在她身旁悄悄溜過。

除了那對棕色的眼睛毫無疲倦的瞧著、瞧著……。

最後她不說一句話悄悄的離開咖啡屋，我也只好無可奈何的目送她離開。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她又再度來到咖啡屋，第三天仍然是透過帽子邊緣下以堅定而惶恐的眼光注視著我，最後我惱火了，向她走過去。

她仍然只是瞧著我一動也不動，但在她那沉悶的面容上卻突然綻出一股生氣，使她霎時看起來煥發一些。

看著她我感到很苦惱，她與康德·溫士陸苦悶、英俊的褐色的面容，有其相似的地方。「我異父同母的姊姊料理懷德卡的房子，」他說，「有了麗沙，我不需要太太。」

她大約比他大六歲。他們的髮色不一樣，也許是因爲遺傳自不同的愛爾蘭父親，她也沒有承襲溫士陸家族好看的容貌，但是他們卻有著相似沉悶、陰鬱。

我從她桌子旁經過，遞上帳單，然後直接進入咖啡屋的廚房。

現在她就站在我房門外，除了她以外，不可能有別人。她是怎麼發現我離開咖啡屋，然後又跟踪我呢？她上樓梯時一定是躡手躡脚的，因爲通往我臥室樓梯上的油布氈會響起足步聲，而我根本沒聽到她走上來的聲音。

我遲疑半晌。她一定知道我在裡面，因爲我門縫下瀉出了燈光，我似乎沒有理由再沉默。

一陣堅定、微細的敲門聲又響起來，我向房內迅速的掃視一周。

煙灰缸擺在床上，上面裝滿了煙灰。床舖零亂不堪，顯示這裡抽煙很凶猛，我瞧著滿是蠅糞斑的天花板，心想該怎麼辦，驚慌使得我很想逃離寓所。房間內箱子堆了半天高。

現在要想整理也太遲了，窗旁的桌子上有項證據洩露我曾和康德·溫士陸見過面。那本我從樓下借來的電話簿攤開在字母「溫」開頭的那一頁。

我走過去把它合起來，然後轉身面對櫥櫃，打開其中一個抽屜。

我應門道，「喂，請進。」

房門打開時，我正背對著它，從抽屜裡取出衣服。「哦，史密遜太太。」我說。一轉身，我突然目瞪口呆，滿臉驚訝，我希望盡可能的表現出我感到驚奇的樣子。

她站在門口說，「是葛雷小姐嗎？」

「喔，恐怕——」我接不下去。由於被識破我感到很窘困。「我好像看過妳？妳是不是今天下午光顧我工作的卡斯巴咖啡屋？記得我還遞帳單給妳。」

「是的，我姓德默。麗沙·德默。」說著又加了一句，「懷德卡人。」

我仍然帶著困惑說，「妳有什麼事嗎？德默太太或德默小姐。我能夠幫妳什麼忙？」

她徑自走進房間內，視線始終不離開我的臉上，砰然關上門後，她開始脫掉羊毛手套。我站在那裡絲毫未動，手上抱滿衣服，根本無意邀請她坐下來。

她自己坐了下來，以單調的聲音說，「我弟弟星期天在豪斯德山上的羅馬城牆遇見妳。」

「羅——哦，是的，我還記得。有位男士叫溫士陸，來自伯明罕附近。」（小心！瑪麗·葛雷，不要說得太過火，否則她會看穿這件事多麼深刻的留在妳腦海中。）我又補充，「哦，是德德卡。他說他是那裡的人，我們談起很——奇怪的事情。」

我把手上的衣服放回抽屜，轉身面對著她。我身旁的化粧台上擺著皮包，裡面放著一包香烟，我抖出一根煙。「妳抽烟嗎？」

「不，謝謝妳。」

「妳介意我抽嗎？」

「這是妳的房間。」

「是的。」假如她是有意諷刺的話，那她的臉上眞是不露任何痕跡。她大大方方的坐在那把還算像樣的椅子上，身旁的桌上放著皮包。她始終還是沒有把視線從我臉上移開。「我是懷默小姐，」她說，「我沒結婚。康德·溫士陸是我的同母異父弟弟。」

「是的，我想起來了，他告訴過我。」

「他向我談到妳，」她說，「雖然我不相信他，但結果證明他說得沒錯。眞是奇妙，即使過了八年，還是令人覺得奇妙，我隨時隨地都可看到妳的影子。」

我小心翼翼的說，「他說我像透了他八年前離家出走的堂妹安佩，是嗎？這名字好奇怪。」

「沒有錯。」

「妳認爲眞的那麼像嗎？」

「確實很像。我並不眞的認識她，我來懷德卡時，她已走了。但是那個老頭子總把她的照片擺在他房間裡，每天我都擦拭上面的灰塵，現在我已很熟悉她的表情容貌，任何認識她的人都會像康一樣把妳們兩個人攪錯，眞的妳要相信，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被妳這麼一說，看來好像不得不相信的樣子。」我深深的吸了一口香煙，「妳提到的那個老頭兒……是不是溫士陸先生的父親？」

「是他伯父，安佩的祖父。」

我在身旁的桌緣上坐下來，不打算瞧她，只盯著我的香煙，接著我以近乎粗魯的口氣冒然的說，「德默小姐，有什麼事情？」

「請原諒我。」

「妳說我簡直就是安佩的影子，姑且就相信它。妳和溫士陸先生已引起我很多煩惱。我想再說一次：我們兩人很像那又怎樣？」

「妳必須相信——」她似乎在尋找恰當的措詞——「我們是因爲興趣，太興趣了。」

我豪無掩飾的說，「你們已超過興趣的範圍了，不是嗎？當然，除非妳對興趣的定義不一樣。」

「我不懂妳的話。」

「不懂，我想妳應該懂。請妳坦白告訴我，妳弟弟是不是仍然堅持我就是安佩？」

「不，喔，不。」

「很好，那妳就不得不承認，你們的興趣遠超過好奇而已。德默小姐，一定是他派妳來看看一個與安佩一模一樣的人，而且不只這樣——」我趕快接着說下去，「不只這樣，妳還跟踪我。妳所謂的『興趣』絕不是這樣子！對不對？」我停下來彈彈煙灰，然後解釋，「這件事情對你們一定是攸關得失。換句話說你們利益一致。」

她的聲音仍然平靜如昔。「我想妳會這樣充滿敵意是很自然的事。」她的臉上突然現出一絲微笑，也許不能說是微笑，而只是一種光彩。「我不認爲康會……他使妳感到煩惱是不是？」

「他嚇昏了我。」我坦白說，從桌邊站起來直走到窗戶前。窗帘敞開，從樓上望下去，外面街上的喧嘩與燈光，顯得很遙遠、恍惚，就像航行的船隻眺望岸上的城鎮一樣。我轉身背對著窗戶。

「聽著，德默小姐，讓我坦白說，事情很明顯，這樣胡鬧下去沒有什麼好處。我很忙，無法

繼續再談下去，妳弟弟對我感興趣是因爲我像那位安佩，他也跟妳談到我，也許，這一切都很自然。但是妳會來卡斯巴找我就不是單純的一件事情，而且我根本沒有告訴他找工作的地點。星期日他一定跟踪我有一哩路，他不是問別人我在那裡工作就是看見我在咖啡店裡穿梭走動，然後回去告訴妳這件事。第二天妳就來到我的咖啡店……是嗎？今天妳又尾隨到我家中，對不對？」

「多少有道理。」

「德默小姐，我想坦白告訴妳，我不喜歡星期日妳弟弟告訴我的那樣，也不喜歡被跟踪和監視。」

她點點頭，好像已感到我有些生氣，而又說得很有道理。「當然妳會不喜歡，但假如妳耐心一些，我會好好解釋，相信妳會感興趣的……」

她始終都在瞪著我，我感到很不舒服，老想躲開她的眼光。康・溫士陸也是這樣瞧著我，但那含有異性的讚美，較容易了解和接受。

最後她終於把視線移開，轉而注視這設備簡陋的小房間：鐵製床架，虛飾的油布地氈，毀壞的壁爐和粗俗不堪的壁爐架，磁磚台上已破裂的煤氣爐。她兩眼搜索，似乎在懷疑我還有什麼更簡陋的東西。她注意到櫥櫃裡掛得零亂不堪的衣服，還有我的皮包也未合上，裡面散亂著香烟、未蓋蓋子的口紅、扁梳子和金黃色的小打火機，小火機上清楚的印著兩個字母：M. G.。

不久她的視線又投到我的臉上。我眞想尖酸刻薄的問，「滿意嗎？」然而我卻只說，「妳眞的不想抽煙？」這時我又燃起另一支煙。

「還是抽一根好了。」她接過香煙，有些笨拙的點燃它，顯示她對這個動作並不習慣。她吐了一口烟。

「妳說我們的興趣遠超過正常的好奇心，倒是很對。說這件事對我們得失攸關也對。」

她停下來彈煙灰。將雙手放在腿上，向前靠坐著。「我們期望的是，」她說，「安佩回來，這很重要，我無法形容有多重要，但她一定得回來。」

她的聲調毫無變化，但措辭卻離譜的充滿感情。我覺得我的心在緊張的激動中夾雜著一絲痛楚。雖然我懷疑這種事是胡說八道，但我仍然禁不住血液澎湃，然而我什麼也沒說。

她那棕色的眼睛此時正與我四目銜接。她似乎把每件說過的事情重新想過一次。怒氣湧上我的心頭，心想爲什麼人在自己受痛苦折磨時，也總認爲別人應該了解他。由於內心殘酷在作祟我幽幽的說，「但是安佩已經死了。」

某種難以解釋的感受閃過她的眼睛。「是的，她死了。她永遠不會再回來，葛雷小姐，她不會回來……破壞妳……或破壞我們。」

我注視著烟灰掉進垃圾桶裡，根本不瞧她。最後我毫無表情的說，「妳希望我去懷德卡充當

安佩。」

她往後靠，椅子發出長的吱響聲就像嘆氣。

「是的，」她說，「沒錯，我們希望妳來懷德卡……安佩。」

我禁不住笑出聲來。也許是因爲緊張和她那荒唐的提議所致。假如那是歇斯底里的提議，那她自己並不知道，仍然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裡，以旁觀者冷靜的眼光上下打量我的容貌、聲音、姿勢和反應。並和安佩加以比較一番。顯然過去三天來她和她弟弟一定花很多時間討論這一點。

我再度覺得有些緊張，試圖想放鬆自己。我的笑聲突然中斷地說，「原諒我，這樣說實在太荒唐了，爲什麼安佩一定要回來？這是——不可能、一廂情願的想法。聽著，德默小姐，很抱歉，那眞是瘋了，妳不是開玩笑吧。」

她平靜的說，「有過這種事。」

「不錯，是在故事裡發生過。這種事寫在書裡沒什麼不對，但在現實裡就太荒唐了。除非眞正有兩個完全一樣的學生子……或複製人。」

「這個，」德默小姐說，「是主要的問題，對不對？我們已找到完全一致的學生子。」

「聽著，」我說。「妳提到妳有辦法，但是想想今天律師、照相術、筆跡鑑定……都那麼有效率，這樣做太冒險了。除非很僥倖，否則很容易露出破綻。」

她點點頭。和她爭論就像和枕頭打杖一樣。妳累得半死，枕頭却無動於衷的躺在那裡。「當然這要有好運氣，也要小心計劃，這眞像謀殺案，是不是？」

我注視著她。「謀殺？」

「是的。妳只看到事情壞的一面，沒想到好的一面。」

「也許吧。但是——」

「問題是妳不必向任何人申張自己的權利，也沒有人會和妳發生爭端。唯一可能的就只有茱麗，但茱麗已擁有太多的東西了。除此之外，她很仰慕安佩，見到妳她會很高興，根本不可能想到妳回懷德卡與金錢有任何關係。」

「茱麗？」

「安佩的堂妹。現在她不在懷德卡，但是今年夏天她會來。妳不必擔心。安佩走時，她才不過十一、二歲。因此她不會認出妳來。我告訴妳，這絕不是冒險，請相信我，康和我也不敢冒險！到了懷德卡後，妳不會感到有什麼不安的。除了廚房的女傭外，農場上的那些工人妳不可能見到他們，大部份時間，妳會和康、我在一起。我們會盡可能讓妳感到賓至如歸的。」

「我不懂。假如朱麗不在這裡，你們又試著讓誰——」

「我們提過的那個老頭子，他一直不相信安佩已經死了。他絕不會懷疑妳。相信我，妳可以

安心的來懷德卡。」

我驚異的注視著她，香煙只送到嘴巴的一半。「老人？是誰？妳到底在說誰？」

「老溫士陸先生，安佩的祖父。我剛才提過他。他一直忘不掉她，房間裡貼滿她的照片——」

「但是我確實……知道他死了。」

她驚異的抬頭看我。「誰告訴妳的？不，他還活著。」突然間她扭動嘴唇苦笑著，眞像她的弟弟康德。「也許妳會認爲這就是整個事件的起因。爲什麼妳說他死了？」

「我沒有想過。但是妳以前提到『那個老頭子是安佩的祖父』時，用的是過去式，因此我有這種印像……」

「我眞的這樣子嗎？也許。但是，當然要用過去式，」她低沈的說，「對安佩來說確實如此。」

「現在我知道了。星期天妳弟弟告訴我的話也加強我這種印像，不過我已忘記他說什麼……哦，他說他管理農場。」

這時她微微一笑。第一次我見到她臉上露出如此和煦、溫暖的表情，看起來就像一位母親看著她頑皮搗蛋的兒子那樣充滿憐愛、縱容和欣喜。「是的，他確實料理農場，可憐的康。」她沒有說太多，僅補充道，「不，懷德卡不是他的。他只是老溫士陸的經理……而且不是繼承人。」

「我知道了，天啊，我知道了。」

我迅速起身再度走到窗前。對面是幢高大土褐色的房子，正巧有人走進臥室扭開燈光，窗帘未拉上之前我清楚的看到黃色的壁紙，青綠、棕色與粉紅相間的塑膠罩燈，擦得閃亮的收音機，這時收音機扭開，輕快的旋律在夜色中飄盪旋轉。有個小孩正傷心的哭泣著，臨街某婦人正高聲呼喚她的小孩，叫聲悠揚有致。

「妳知道什麼？」

我仍然注視著窗外緩緩的說，「沒什麼，眞的。只是我知道康有意弄到懷德卡，假如我能夠充當安佩的話，他就有辦法得到它。否則茱麗就是繼承人了。但是有什麼辦法幫助康喚回安佩。」我大聲說，「哦，天啊，無論如何，這種事荒謬絕倫，我眞奇怪，爲什麼聽這些煩人的話。」

「或許不尋常，但絕不是狂想。」我背後傳來她沙啞的聲音。我並未轉身，只是把額頭靠在窗上，心不在焉的瞧著窗外，此時街上車燈來來往往。「妳不認爲這家族很不尋常嗎……雖然他們有缺點，但這家族絕不愚蠢……只要妳再多了解一下，妳就會了解我和康打算做什麼。」

我讓她在那裡自說自話，我只希望靠在窗上，瞧著熙來攘往的街頭，讓她那低沉聲音流過，流過……。我突然覺得很累，無力阻止她說下去。

她在一旁簡短的告訴我最近家庭的歷史。老馬遜·溫士陞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有一個女兒叫

安佩，和她的父母住在懷德卡，安佩十四歲時，她的父親在一次拖引機意外事件中死亡，母親一年後也得肺炎病亡，留下她一人由祖父撫養長大。老溫士陞的小兒子幾年前在一次戰爭中陣亡，拋下妻子和一個剛滿月的女兒茱麗，老溫士陞馬上請他的媳婦來懷德卡同住，但她寧願留在倫敦。最後她帶著小女兒再婚，移居肯亞。後來茱麗七歲大時被送回來英國就學。現在冬天時她就到非洲和父母一起渡假，春天和夏天與祖父留在懷德卡，她把懷德卡視爲自己的家。

大兒子死後不久，老溫士陞想到康德。於是供給他食宿和工作，這是他家族中碩果僅存的男性。老溫士陞有個姪兒在愛爾蘭蓋維的一家大的養馬場工作，在那裡他邂逅了一位年輕的愛爾蘭寡婦默德太太還帶著一個兩歲大的女兒麗沙，一年後他們生下了康德，他成了父母的寵兒，難得的是麗沙也非常喜愛這個弟弟，對於母親偏愛弟弟並不嫉妒。然而這個快樂美滿的家庭在康德十三歲時却發生了劇變，他的父親在一次政變中被送上了斷頭台，這個悲痛逾恒的寡婦十個月後又高高興興的第三度結婚。

年輕的康德突然間發現自己被母親和缺乏同情心的繼父冷落、遺棄。康德的父親沒有留下什麼財產，益發使他們不想爲這個前婚姻的兒子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因此馬遜。溫士陞，這個他幾乎忘掉的大伯，在他憂鬱中寫信邀請他來懷德卡管埋農場時，他幾乎是像箭飛也般的奔去，那時他十九歲。繼父和生母對於他的離去自然一點都不在乎。但是麗沙是否傷心哭泣，就沒有

人知道了。況且她這樣傷心也沒有人會埋她。

無疑的康來到懷德卡就決定留下來，並爲自己找得了安身之地，但很快的這種決定就轉變成對溫士陸財產的野心和安全感的渴望。看來安佩是唯一可得這筆財產的人，但康很快就發現其實不然，溫士陸的大筆財產全歸馬遜處置，他要給誰就給誰。

因此康一開始即積心處慮。他認眞學習，像一名苦力般無所不做，因而贏得當地保守、遲鈍的農人的尊敬和讚美，原先他們都認爲這個來自愛爾蘭，面貌好看的村中青年，只不過是個花花少爺，對農事一竅不通，但是他向他們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馬遜雖然沒有公開承認他對康德的看法，但事實上他同樣抱著懷疑的態度。康德了解這點，因此想盡辦法改變他的偏見和取悅這個大伯。但他的方法並不太高明，因此始終未從安佩那裡得到懷德卡。「康也承認自己費盡心機，」麗沙說。「但這老頭兒像魔鬼般的頑固，他希望安佩繼承這筆家產，沒有人能改變。即使她已死了，」麗沙聲音中帶著痛楚，「情況還是沒有一點改變。這老頭兒即使是黑的，他也硬要說成白的。他永沒有犯錯的時候，有一次他說安佩會回來，就這樣他始終不改變自己的想法。現在他快死了，在遺囑中他會把每樣東西都留給安佩，這樣造成的糾紛需要好幾年才能澄清，而且很有可能朱麗變成受益人，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太清楚，那老頭兒根本不提這個。但這對康是不公平的。」

她沈默一會。我半轉過身，倚靠在百葉窗上，一點都不瞧她，甚至不予置評。我似乎覺得她注視我有一會兒，然後才繼續說下去。

看來好像沒什麼指望了，康下一個策略很明顯。假如能將安佩和懷德卡結合起來，那他就能一舉兩得。確實，他眞的和她墜入情網，他們兩人深知那老頭兒都很疼愛他們，也樂於見到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麗沙躊躇半晌不知該怎麼說下去，「事情開始不對勁，原因在那裡我也不太清楚，因爲那時我還沒有來懷德卡，康也沒有說太多。只知道他們兩人吵得很厲害。康脾氣暴躁，安佩總故意惹他嫉妒，要惹他嫉妒很容易，有一晚他們吵得特別兇，我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但我猜想一定是康說了些什麼，把她嚇住了，她也威脅只要康留在懷德卡，她就不踏進家門一步之類的話。後來她跑去見她祖父，康不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什麼事。當然也可能他知道，只是他不願告訴我。無疑的那老人很生氣、失望。就這樣安佩當晚逃離家門，不留下半句話，只留下一張字條給她祖父，說她不想再回來。這個固執的老人震怒異常，根本不想去找她回來，也不准康找她。康只有私底下去尋找，但始終找不出線索。一個月後她祖父接到一封郵戳蓋著紐約的短箋，上面只說她平安順利，並找到一個工作，還說她已不再打算回英國。從此以後音訊全無，直到三年後有人從洛山磯寄來一張剪報說，當地某平交道發生火車與汽車相撞事件，死亡很多人，其中

有一個名叫安娜溫士陸小姐，只知道她住在城市的公寓裡，卻不曉得她的住址，但相信她是英國人。我們詢問過很多人，但他們都否認曾做過這種事，那一定是安佩自己攪的鬼，她希望我們相信她已死了。」她停了半響。「整個事情就是這樣。」

我轉過頭來。「妳呢？妳什麼時候來懷德卡？」

「她走後，」麗沙德默說，「康想起了我。」

她只簡單的回答，低沉而單調的聲音裡沒有半點自憐或抱怨。我瞧著她，看她端端正正，毫不吸引人的坐在那把舊椅子上。我低柔的說，「他請溫士陸先生讓妳來懷德卡？」

她點點頭。「一定要有人管理房子，這是最好不過的機會。即使我們兩人已盡最大能力，事情還是處理不完。」

我的憐憫之心油然而生，但很快的就消失了。我彷彿看到一幅生動的畫面：他們來到懷德卡，康勤勉工作並極力取悅他的伯父，麗沙則表現在家務事上，兩人堅決要達到他們對財產的權利……麗沙說過，那是不公平的，或許是，每個人都應承認他們兩人有權利表示意見，問題是馬遜溫士陸同樣也有權利財產要給誰。

「妳知道，」她說，「這是多麼不公平，妳了解嗎？」

「是的，我了解。但是我還是不知道對這件事我能幫上什麼忙。妳希望我到懷德卡去幫助康

繼承那筆財產，是嗎？」

我說著離開窗戶，向桌邊走去。她向我靠近一些，從帽緣底下瞧我。她的眼神閃過一陣興奮的光輝。

「現在妳有興趣了是不是？我知道只要妳多了解一點，妳就會感到興趣的。」

「妳錯了，不是我有興趣。而是因爲妳弟弟告訴我，我的祖先也一定是來自溫士陸家族，我才對這個故事感到好奇，我可沒說對妳的提議感興趣。絕不是這樣！這種荒唐的事只有在十九世紀的羅漫史裡才能找得到。」突然間我發覺自己態度惡劣，近乎發怒，於是我對她笑笑，溫和的說，「下一步妳要告訴我的是安佩有個草莓色的胎記——」

我停止說下去。這時她迅速的拿起桌上的電話簿，我才發現自己剛用鉛筆把它夾在中間。

電話簿很自然的在「溫」姓的那個頁碼上打開來，她看著它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接著她的手指順著第二行找下去，上面寫著：

馬遜溫士陸，懷德卡農場，伯明罕二百四十八號。

字旁還有鉛筆畫過的痕跡。

雖然我力圖鎮靜，但聽來仍然有些驚慌。我說，「是的，我查過你們的住址。我感到困惑不解，妳弟弟告訴我農場是他的，但這本電話簿不是舊的。因此，妳第一次提到的那個老人，我想

他是最近死不久。」

她默不作聲，把電話簿合起來，身子往後靠，靜靜的注著我，打量我。我幾乎是用輕蔑的眼光看她。

「說來我也是感興趣的，誰不呢？自從星期天發生過這件事後……哦，不提也吧，我也是人，妳就稱它爲好奇心好了。老天，這件事除了好奇心以外還能怎樣！妳那種提議沒人會苟同，不，請妳不要再提它，我不願再聽到這種事。我不相信妳是認眞的，對不對？」

「沒有錯。」

「很好，但妳能告訴我，什麼理由要我去懷德卡嗎？」

她茫然的注視著我。

我發覺自己不知不覺又想點一根煙，想一想又把它放回皮包裡，我已抽得太多了，眼睛和喉嚨都感到燒痛，頭也昏昏沉沉的。我說，「聽著，妳悶聲不響的來找我，告訴我妳的家庭背景，這可能是詭計。但對我完全沒有用。假如我幫了妳，這多少是爲虎作倀。這件事對妳可能很重要，但對我並沒有什麼意義，妳說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爲什麼我要理會，爲什麼我要把自己牽涉進去？平白說，爲什麼我自己的事放著不管，而去幫助妳和妳弟弟康？」

我差一點補上一句，「我不很喜歡妳，也不信任妳弟弟。」雖然我沒有說出來，但空氣中似

乎彌漫著這幾句話。

即使她聽到這些話，她也懶得和我爭論。她完全不在乎我粗魯的態度，只平淡的說，「爲什麼？當然是爲了錢，還會有什麼理由呢？」

「爲了錢？」

她以輕淡、迷惑的眼光環視一下房間。「請原諒我這麼說，妳會需要錢的，這是妳告訴我弟弟的，也是我們認爲應該來找妳的原因之一。妳會獲得一筆不小的錢財。請原諒我如此冒昧的說。」

「喔？」我諷刺的說。

「看得出妳是個淑女，」德默小姐說，這種過時的字眼由她口中說出來似乎再恰當不過了。「這個房間……還有那可怕的咖啡店工作……妳從加拿大來到這裡多久了？」

「只不過幾天而已。」

「妳所能找到就是咖啡店的工作嗎？」

「就目前來說，我只能這樣。德默小姐，不必爲我擔憂，或許我會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不一定要把卡斯巴的工作當作永久的職業。」

「沒有什麼不一樣，」她說，「請聽我說，我提供妳一個工作，一個上好的工作，妳只要充

當安佩回到懷德卡，讓那個老人相信就行了，保證妳會有個舒適的家，和一筆小收入。妳說那是詐欺。也許是，但並不是很壞的詐欺。那老人很樂意看到妳在懷德卡，妳回來一定會讓他高興死了。」

「爲什麼他把安佩的照片取下來？」

「對不起，我沒聽懂。」

「妳不是說他把安佩的照片，貼滿整個房間嗎？現在還是一樣？」

「妳眞聰明。」她的話中充滿讚許。「他沒有把那些照片丟掉，只是把它放在抽屜裡，現只剩下一張掛在他的臥房裡。去年他把朱麗的照片掛上去後；就把安佩其餘的照片拿下來。」她注視我一會兒。「夏天她會來這裡渡假。」

「現在我了解，爲什麼妳和妳弟弟要趕快行動的理由了。」

「當然。妳要在朱麗未說服那個老人相信安佩已死亡，並取代她的位置之前，來到懷德卡。事情要發生的話會很快，那個老人漸漸明白，自己可能無法渡過今年的冬天。」

我迅速的抬頭望他。「他病重了嗎？」

「三個月前他得了輕微的心臟病，而且拒絕看醫生。他一向堅強，現在仍然是，雖然有關節炎，還是到處活動，從不接受別人的勸告多休息……」她的雙唇緊閉，接著又說道，「醫生已警

告過他。他會再活一段時間，但假如他稍爲愚蠢一下，心臟病可能會隨時發作，而且很可能是致命的一次。因此，妳可以了解爲什麼要那麼緊迫？爲什麼康遇見妳時認爲這無異是天賜良機。」

我停頓了一下說，「他何時會去世？」

她很耐心的繼續道，「大家都在猜測。以後我們再仔細的談。簡單說，妳來懷德卡冒充安佩，並繼承家產。我告訴過妳，這絕不會有問題，只要妳回懷德卡住就行了。一旦那老人去世了，妳就可以毫無問題的得到那筆財產，等過一段時間，事情都已順利解決後，妳再把遺產交還給康。但不必擔心，妳也可以得到一部份。安佩的母親留給她一筆錢，無論如何，妳可以得到這筆錢。假如妳要把它讓給別人，那才是荒唐。轉移懷德卡的財產權會進行得很正常順利。以後妳可以任意住什麼地方……國外，或任何妳想去的地方。事實上妳可以重新安排妳的生活，而且還有一筆不錯的收入。假如『安佩』決定再度離開懷德卡，把這個地方留給她的堂輩，沒有人會干涉，因爲康已照顧這個地方多年。」

「堂輩？是茱麗嗎？」

「我告訴過妳，不必擔心她。她繼父有的是錢，又沒有其他孩子，因此她不會在乎這點錢。但她仍然有權利擁有溫士陸先生的資產。不過，妳會從她手中搶過懷德卡的。她除了來這裡做短暫的渡假外，從未表示過在乎這筆財產。去年她離開學校後，在倫敦找到一份工作，只上來過這

裡住兩晚。假如德德卡眞的歸她所有，頂多把它賣了，或請康管理而已。因此妳不必把茱麗放在心上。」

「但是——」眞荒唐，我心裡想，她仍然執迷不悟——「但是，假如那個老人知道自己有病在身，而安佩又不可能回來，他不就把財產留給康。或留給茱麗，茱麗又將它歸給康管理。這樣豈不是很好嗎？」

她的唇抿成溫柔而堅決的樣子。「這誰也無法預料。難道妳看不出這有多困難嗎？不，親愛的，這是唯一的方法，妳是天賜的良機，康認爲除了用這種方法外，不能獲得懷德卡。只要妳答應幫忙，我一定講得更多。妳會了解這對我們三人是多好的機會，而且不會有什麼傷害。何況那個老人天天盼望安佩回到懷德卡……」

我心不在焉的又燃起另一根煙，手不由自主的撫弄那包香煙和打火機。我靜靜的站在那裡聽她講話，她透過灰藍、刺鼻的烟霧瞧著我……瞧着那凹陷下去的床舖，紫色的壁紙，木製的衣櫥和化粧台，紅色和深藍相間的碎花桌布，牆壁上貼愛爾蘭地圖留下的污蹟。我想起高大的石南，麻鷸在枝頭啁啾，山毛櫸在防風林內吐著嫩牙。還有搖著尾巴的牧羊犬，藍眼珠、兩眼凝視着我的康德溫士陸……。

突然間我感到不知所措，皮膚因緊張的刺激而感到熱辣辣的，心跳也加速，呼吸有些氣喘。

當然，這件事看來多麼瘋狂不可思議，而且具有危險性和困難，這個愚蠢、冷漠的婦人當然看不出來。

不，絕不能去，我心裡想著，但假如一切順利的話，爲什麼不去呢？

「哦？」麗沙說。

我走向窗邊拉上窗帘，然後轉身面對著她。窗帘拉上後，瞬間我們兩人在這間充滿煙味、簡陋的密謀小室裡，似乎更加靠近。

「哦？」我附和著她，迅速的說，「好吧，我很感興趣，假如妳能讓我相信那事辦得到，我會去懷德卡……妳繼續說吧，我仔細聽。」

噢，北國的原野，
鬱鬱葱葱，綿亙千里。
有橡樹、白楊，還有那——
茂密的長青樹。

3 春日山林

三星期過去了，麗沙懇請我一定得答應。她說現在她和康知道，有關懷德卡和安佩的事情沒有一件我不知道的。

我的筆跡也符合標準。簽名是麗沙最擔心的問題，但她已拿過數封安佩的信要我臨摹練習，最後我把簽名字跡拿給她看時，她說可以輕易過關。

那是第二星期的一個禮拜四，麗沙突然出現在我的寓所。我們第一次見面後，我就搬到另一

幢公寓，並改用溫士陸這個姓，避免以後被發現瑪麗葛雷與康和麗沙有任何牽扯。我打開門請她進來坐時，發現她一向沉靜的外表上，竟然有一些煩亂。但她仍然謹慎有禮的脫下手套和外套，在火爐邊坐下來。

「我猜想，」我說。「一定發生了什麼事。」

她抬頭睨視我一眼，我看得出那是焦慮，甚至是惱怒的神情。「茱麗要來懷德卡，就在下個禮拜。」

我坐在桌邊，抓起一根香煙。「哦？」

她不高興的說，「妳看來倒很鎮靜。」

「哦，妳不是說過她夏天會來懷德卡嗎？」

「是的，但比我們預料的還早。我猜想是那老人請她來的。因此她請了個特別假。雖然他沒有這麼說，但我知道她一向都是八月才來的……妳知道事態有多嚴重嗎？」

我從容的燃起一根煙，將火柴頭丟入爐火中。（金色的打火機藏在抽屜底下。）「我可以了解。」

「假如我們不趕快採取行動，茱麗就會悶聲不響的取得懷德卡，包括每一分每一文。」

我沉默不語。

「妳很清楚？」麗沙道。

「是的。」

「康說一定是那個老人覺得自己身體不行。顯然是茱麗在他生病的時候寫信給他。我知道他回了信。一定是他在信中要她快點來。他很高興她能那麼快就來。她說她下個星期會到，但事先會打電話通知我們。」麗沙憂愁的說。

「聽著，」我溫和的說，「妳不必那樣擔心。或許他只想看看茱麗而已，而茱麗也很想知道他的近況。事情就是這樣單純。不要疑神疑鬼。」

麗沙雙唇緊抿微微一笑，那倒不是因爲有什麼好笑的，而是我說話的音調。「哦，我們不能再等了。這個星期以前一定要把事情弄好。妳星期天打電話到懷德卡，假如三點打來時，那個老人剛好在午睡，電話就由我接。妳最好星期一來懷德卡。康說我們不能再拖了，妳要在茱麗還沒來之前就到達。否則天曉得溫士陸先生會怎麼樣。」

「但是，聽著。麗沙——」

「妳一切都會很順利的，不是嗎？我還要再花一星期將事情確定一下。」

「我沒問題。我說的不是這個。我的意思是康看錯了茱麗。不管茱麗在不在懷德卡，我想她對康不構成威脅。」

「據我所知，」麗沙帶點嚴厲的說，「茱麗和安佩一樣重要。那個老人健康一天比一天壞……天知道他心裡想些什麼。妳不知道康擔心的是什麼嗎？他一直認爲茱麗現在是繼承人了。但是假如在安佩沒有回來之前溫士陸先生改變主意，讓茱麗成爲繼承人……。」

「哦，是的，我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最好不要引起任何麻煩。但是會不會老溫士陸最後放棄安佩，把所有財產都歸給康？妳說茱麗只是來懷德卡渡假而已，又是住倫敦。怎能期望——」

「問題就在這裡。去年茱麗在這裡時，時常和尼德郡費克家的一個男孩約會。但是在沒有人發現之前就已吹掉了。那時他天天來懷德卡，走得之勤簡直就像懷德卡是他家的廚房一樣。」

我不禁笑出來。「哦，麗沙，她幾歲了？十八歲嗎？」

「我知道，這都是推測，希望它是無稽之談。但是康卻如坐針氈，那老人又旦在危夕。一旦妳在懷德卡，事情就好辦了：他就不會把財產轉給茱麗。而茱麗是他的孫女兒，康只不過是他的遠親……而且他也喜歡那個比爾·費克。」

我瞧著手上的香烟。「康從不把比爾當做情敵嗎？可以想像得到，康動的歪念頭是針對著安佩。」

麗沙激動起來，眼睛瞧著地面。但在我還未來得及看清楚之前，這種表情已消失了，迅速的

回復到原來那副面無表情的樣子。現在我終於認清那是一種嫉妒。對於她相信已去世好幾年而不快樂的女孩的嫉妒。然而這種嫉妒現在會是轉向茱麗？「告訴妳，」她說，「任何人看了茱麗都不會把她當成年的女人看待！她只不過剛離開學校而已！康從未正眼瞧她一眼，他認爲她只不過是學校的小女孩罷了。溫士陸先生更是這樣認爲，茱麗和費克的事使他非常高興。」

「她已在倫敦呆了一年，也許早就把比爾忘得一乾二淨，」我打趣的說。「妳可以什麼事都不必擔心。」

「希望如此。但是只要妳在懷德卡，康就會很放心，到時茱麗就沒有什麼威脅。」

我凝視她一會兒。「眞的嗎？」站起來走到窗前，注視著窗外的景色。空氣頓時一陣沈默。

「到底什麼原因？」麗沙問，然後又說，「妳感到不安？不必擔心，不會有問題的。」

這時我轉過身來，事實上我根本沒有想到會不會出問題，但是我認爲自己不必解釋。我想到的只是茱麗，這個陌生的女孩也許會對溫士陸家族的財產很在乎也不一定。不知爲什麼這字眼使我想起康，想起那天山谷下閃爍的湖水，以及他那低柔的聲音說，「不必等到午夜我們就可在懸崖上漫步了，不是嗎？」

我向麗沙微微一笑，將煙蒂丟進爐火裡。「妳別擔心。」我說。「星期一我就到懷德卡。」

通往懷德卡的小徑是條兩旁種滿山楂的碎石路。路口沒有門，大路和小徑叉口的右方有個殘破的舊路標，字跡斑駁，隱約寫著：「通往佛斯特莊園的私家道路。」左方則是個嶄新明亮的路標——懷德卡。這三個字似乎隱含一段膾炙人口的故事。這條小路就在這兩個新舊路標間。在掩映的山楂林裡，迤邐地伸展到遙遠的地方。

我早到了一個鐘頭，沒有半個人影來接我。我身邊只有兩三只箱子。我提著箱子，一步步走下小徑。

轉過第一個彎時，旁邊有個荒棄已久的採石場。我走進一叢荆棘林，把箱子留在那裡。我想，放在這兒夠安全了。等會兒再回頭來拿。當時，我迫切的想獨個兒到處瀏覽一番。

小徑沿著採石場四周蜿蜒下山坡，大約在籬笆前兩百碼處，路右旁陡地有一片高牆，左邊則有一道柵欄。從柵欄望去，前頭那處正是麗沙曾經比手劃脚，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向我說明白的地方。

我停下脚步，倚在柵欄，極目四望，眼前一片景緻。打從伯明罕直走而下，到懷德卡大約有八哩路。在那地方，河流沿著山谷緩緩潺流，在一個彎口不慌不忙地自繞了兩個圈圈，剛巧圍繞了佛斯特莊園中那塊起伏、林木蒼翠的地方。在彎口較窄處，左右兩邊河岸大約有兩百碼長，其

中有個小地峽，我走的小徑就是在這地峽上。這是通往莊園的唯一道路，就在門房旁分成兩道。一條通往懷德卡，一條通往位在莊園旁邊的西屯莊。

汽車走的大路高出河面幾尺，而由採石場到莊園門口這段路的坡度相當陡峭。打從我站的這個地方，一眼望盡前頭整個小島靜躺在蜿蜒的河流懷抱中。小島上林木青蔥，綠野遍地，叢綠中偶然隱現幾道烟囪。

向東望去，就是佛斯特莊園，凝望這片景色，不禁令人想起先前美麗的莊園和林蔭道路。莊園的兩旁繞著彎延的河水。另兩旁則是一片茂密的樹林。除了沿河的一條林蔭道外，唯一的進出口只是門房旁豎著大柱的大門。我知道這大門在逐日頹廢前已有好長的一段歷史了。從我站的地方看不到大門，但是通往懷德卡及西屯莊的路就在那裡分道。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通往西屯莊的道路在秩序井然的松樹間，從東向西穿越佛斯特園。我瞥見河岸遠方的屋頂和烟囪，也看見陽光中日光浴房的玻璃在莊園的老花園中閃著細碎的光芒。那兒還有馬廄，還有那間名叫「西屯」的房子。河流上有個小橋，走過小橋才能穿越荒地，通往尼德雪德農莊，或是伯明罕。

懷德卡位於河道彎曲處的中心地帶，前頭則是莊園大門的道路分叉處，看來就像佛斯特莊園裡一顆富庶美麗的新月。它就在莊園和西屯莊之間，不巧的是我眼前一片起伏的高地遮蔽了它秀麗的景緻，我只能隱約地看見幾道烟囪和林梢。

我極目望去，不慌不忙地走下小徑。右側牆後朦朧隱現佛斯特森林，除了新植的細碎如花邊的栲木外，那些大樹一片翁鬱。牆角下的壕溝邊緣長滿了荷蘭芹。一面望去，這牆已是年久失修，牆簷的洞中還有個鵝鳥巢。石隙中糾結盤纏一束束的雲蘭草及剪秋羅花。

在莊園的入口處，小徑至此已是一條死巷。路口有著三道門。左邊是個嶄新的橡木門，守著林務局的一片樅林及通往西屯莊的路。右側是莊園進口的大柱。前頭則是一個牢靠的五根木頭圍成的白色大門，在最上一根木頭上寫著「懷德卡」的親切字眼。過了這門以後，小徑朝著前頭稍微起伏的一片草原彎延而去，隱約在遠方的山脊處。從這兒望去，不只是懷德卡的烟囪頂端一目瞭然，還可看見陽光下的青翠草原。硬石陡峭地削成一道牆，投下陰鬱的影子。在高坡下的一個小窪地中，樹梢隱約搖擺著。

然而走過右邊大門後，可能是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原先豎著一些大柱的莊園大門之間，已變成一條汽車溝道。溝道上青碧一片，綠苔處處，道上原先的那兩條車痕已不再有汽車慢馳而過，而是長滿了車前草和水蘭草。微風中，草兒們掩映輕躍，片片清波，如同投石入中，滿池水漾開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在車道的邊緣也長滿了高草，荷蘭芹、剪秋羅、忘憂草恣意叢生，圈圈圍遍了石南花叢。長在延展捲葉上的石南花靜靜開放，有如溫柔細緻，姿態優美的燈籠。在這些花上、草上，佇立著翁鬱的大樹。

在入口旁的樹林深處，先前還有一座門房。那一定是個相當潮濕沈鬱的居所。現在牆幾乎已傾頹，屋頂上已無片瓦，牆上長遍了半邊的尋麻草。烟囪聳立，就好像斷傷的腿突出了一塊骨頭，只有那一排大黃，還有恣意攀爬在破窗戶間的老紅薔薇，還隱約叫人想起昔日的小花園。

在此，佛斯特沒什麼軼事好叫人前往尋幽探訪。對民俗有研究的人來說，他們可在柱頂上看到一些動物形狀的紋飾，青苔下隱蓋著古老的鎧架，打從大柱的一邊伸展而去，就是那道昔日做爲邊界的高牆，也處處呈現破裂的凹痕，有些接合處也有龜裂，在進口處不遠有一棵大橡樹佇立著。原先它生長在牆裡頭，隨著年月流轉，樹幹加粗，濃蔭四佈，漸漸漸漸地壓向了石牆，直到它那巨大的樹幹壓頹了牆壁，最後把牆也撐裂了。現在這棵橡樹就長在一堆傾頹而又荒草蔓延的石頭上。自作自受永遠是不變的道理，那傾頹的牆上又爬遍了長青藤，長青藤又攀爬上樹，圈圈盤繞著它，直到樹幹都爬滿了蓊鬱的藤葉，只有那上頭的枝椏，仍兀自努力掙開騰空的捲繞，極力在初夏的天空中，伸張翠綠的新葉。終有一天橡樹將敵不過藤蔓的糾結，自隱身亡。現在在密密捲繞的藤幹中，已有一些垂死的橡樹枝幹。其下更有一隻斷裂已久的大樹幹，裂開的木質已腐朽，留下個深深的洞，足可讓老鷹在裡面築巢棲息。

我舉目四望，通往懷德卡的陽光小道正寂靜的伸延在綠蔭道中。

遠處有隻斑鳩咕嚕咕叫，一隻林鳥鶯鶯轉鳴，清脆的聲音震顫在空中，然後又歸於沉寂。我

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地走過大門，走向林蔭車道上已有一兩碼遠。我在蔭影下停住了脚步，望向前面的原野和山谷，懷德卡的白色大門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這時我抖擻，好像準備開始一段賽跑般，我口乾舌燥，喉頭又緊又痛。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試圖使自己鎮靜下來，腦海裡不斷湧現「事情會變成怎樣」？現在我是安佩了，不是別人，正回到懷德卡來。我必須忘掉自己是瑪麗葛雷，瑪麗不應該再出現，除了對康或麗沙之外。

我迅速的穿過那些橫七豎八的柱子，推開了大門。

門靜悄悄的滑開，隨即在我身後輕巧地拍答關了起來，像在說「金錢」。

哦！難道不就是它使我來到懷德卡的嗎？

我走出葱鬱的佛斯特林園，踏上通往懷德卡充滿陽光的小徑。

在這晴朗、寧靜的午後裡，農莊看來像玩具般精巧而潔白。我站在斜坡上，俯視著這片麗沙曾仔細描繪給我看的平原，它曾多次引起我無限的遐思。

懷德卡莊園是幢兩層樓的建築，房子狹長而低矮，寬敞的窗戶崁在厚舊的牆壁上。這幢房子

與其他建築不一樣，不是用水泥石灰築成的，而是用沙岩造成的。隨著風霜雨淋已變成灰綠色。青苔已爬上屋頂，遠遠看去，就像生銹的銅碟子覆在輕藍色的石板上。

屋前面對一片狹長的花園，青草、花兒與紫丁香散佈其間，花床較低的一邊緊鄰河流，從花園這裡有一道側門可通往河上的小橋。河水流到此十分寬廣。河面倒映著樹木、小橋和兩旁夾岸的忍多，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靠近房子與花園較近的這一面是農場，即使這樣遙遠，我仍然可看出庭院的水泥牆，以及顏色鮮艷的大門；庭院周圍牛棚、馬廐和小屋居中散佈，紅色醒目的穀倉屋頂上鋪晒著去年留下來的麥稭和蘇格蘭松柴。

我被眼前這片景色迷住了，竟然沒有注意到遠處有個男人向我走近，直到他的釘鞋碰到牛舍的鐵柵欄，發出叮噹聲，才激起我的注意。

他是個魁梧、穿著粗布農裝的中年男人，懷著一種不討厭而興趣的眼光注視著我，並向我走近，我幾乎來不及弄清楚情況，他已站在我面前。

我腦中突然閃過一陣念頭，心想我一個人隻身來到懷德卡，難道註定是一種不測嗎？但不管怎樣現在已來不及拔腿跑了。正當我手足無措時，他紅潤的臉上綻開了笑容，我聽到他以濃重的鄉下人的聲音說，「哦，什麼，是安佩小姐！」

那是張紅潤的臉色，有著藍色的眼珠；粗壯的胳膊至肘間都赤裸著，露出被公牛撞傷的疤痕。貝特是懷德卡牧牛場上的工頭。康曾說過，妳會一眼就認出他來。但是我並沒有冒然就叫出來。過去三星期來這些話像在我耳際不斷縈繞：不要着急，慢慢來。不要太急躁，衝破自己的圍牆。永遠不要太確定……。

現在這是第一道圍牆。我告訴自己在儘可能的範圍內說實話。接著我以愉悅的聲音說，「你認識我，眞高興！這使我覺得有回到家的溫暖！」

他握住我的雙手，力量大得幾乎把我從地上抓起來。這時他的牧羊狗在我們周圍不斷的繞轉，還不時的嗅嗅我的脚跟。

「認識妳？」他的聲音低沉而愉悅。「當然，打從妳踏上這裡的那一刻起我就認識妳。即使德默小姐沒有告訴我們妳要來，我在一哩外就知道是妳。姑娘！眞的我們非常高興妳回來。」

「回到這裡眞美妙，你一向都好嗎？你看起來氣色很好，八年來你似乎沒有一點改變。」

「我很好，貝特太太也是。妳知道我娶了貝茜嗎？也許他們告訴過妳了？她和德默小姐兩人爲了妳要回來，忙了一個早上，又是烤糕餅，又是打掃的。妳會很喜歡那些點心和馬斯鳴餅。」

「馬斯鳴餅？」

「不，不要告訴我妳已忘了。我不相信妳會忘掉。小時候妳最喜歡吃。」

「不，我沒有忘記。只是——再聽到這個名字，覺得很親切。」我吸了一口氣。「貝特先生，祖父還好嗎？」

「怎麼啦，他這種年紀，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硬朗。但我告訴妳，天氣好時他很好，天氣壞時就背痛。這是風濕症，妳知道嗎？這個病使他幾乎不能行動，據說他還得了另一種病，妳該知道這個消息吧？德默小姐說昨天妳來過電話，很關心的問起妳祖父的情形，他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妳了吧？」

「是的，我——我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本想寫信，後來想想打電話給康會比較方便。結果接電話的是德默小姐，她說其餘的人都外出了，我們談了很久。她告訴我這裡的情形。我本來不知道祖父有心臟病，還好我沒有突如其來的寫信給他。也不敢太驚動大家。」

他的聲音粗啞。「這種驚動會令人喜出望外，安佩小姐。」

「你眞會說話。哦，德默小姐告訴我一大堆事情……整個來說，祖父還不錯，眞高興。」

「是的，還不錯。」他迅速的向我瞥了一眼。「不過妳會發現有一些改變。」

「我想一定的，經過這麼久的日子。」

「確實，安佩小姐，妳離家的那天，我們都感到日子眞難挨過。」

「這個我知道，」我說。「不要怪我。」

「姑娘，我不怪妳。我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妳和妳祖父爭吵了一番。」他苦笑著。「我知道他日子也沒多好過。三十年來我們朝夕相處，我很了解他。妳和妳父親一樣倔強。溫士陸先生也是那種硬嘴巴的人。假如妳那時大一點的話，妳就會知道他不動聲色比起大發雷霆更可怕。我想妳會有一點麻煩。」

空氣中頓時一陣沉寂，「我會有——麻煩？」

他看來有些窘困，爲了掩飾，他用手杖敲敲地面。「也許我不該這麼多嘴。我的意思只是妳和康一點都合不來。十九歲就發生這種事也太爲難了。」

我微笑著。「確實。哦，現已事過境遷，讓我們忘掉吧。你也不必責備康或我祖父。我太年輕太愚蠢了，當時我只是想出去走走，不想一直綁在懷德卡或什麼的。因此我不加思索的就走了，十九歲還不懂事。不過現在我又回到老家來，我會試著忘掉過去的不愉快。」

我移開視線俯視著農場。白雞正在乾草堆裡振翅叫鳴，鴿子在屋頂上憩息，晴朗的天空裡烟囪吐著陣陣白烟。我說，「景色依舊，甚致更美好。也許是因爲我離家多年，非常懷念故鄉的緣故。」

「我相信懷德卡以後會更入佳境，就像和祖父時代一樣好。」

我瞧著他。「你好像在談一件過去的事情。」

他再度用手杖敲著地面。「確實發生過一些事情。」

「你在說些什麼？」

他迅速的抬頭望我一眼。「安佩小姐，妳會看到一切都改變了。」

我沒有追問下去，話題很快的就中斷了。他遠眺著我背後圍繞著佛斯特莊園的那片高聳的樹林。「現在改變很多了，而且是每況愈下。德默小姐告訴過妳佛斯特的事情嗎？」

「有。」我望著背後長青藤纏繞的橡樹樹梢，高聳入天際，黝黑的長青藤使它看來就像一座毀壞的高塔，在這片仲夏翠綠的林園中，顯得特別突出。「有，德默小姐告訴過我，是不是四年前發生的？那扇舊大門看來更加落魄。我已不記得有誰住在那裡了。但至少那條通往莊園的道路看起來還像樣，門也還存在。」

「大火過後那裡幾乎成爲廢墟，雖然沒有完全付之一炬，但我們已損失了一片莊園。後來他們把西屯莊的馬廐改飼養家禽，舊有的花園培植得更好。佛斯特先生和強尼路德兩人親自整理花園，妳記得強尼嗎？雖然馬廐裡只剩一隻馬，但他還在那裡工作。佛斯特先生把所有的馬都遣走了，只剩下這一隻，他不忍心割愛。但我猜想現在他會把牠賣掉。牠已成爲一隻脫韁的野馬，好吃懶做，而且沒有人敢接近。」他對我笑笑。「現在妳回來了，妳自己馴馴吧。」

「我？沒有你的——我的意思是那是過去的事了，貝特先生。」

「怎麼說？」

我已經和麗沙編造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故事。「在美國時我重重的摔了一交，跌傷了背，因此再也不敢大意了。」

「那可糟了。強尼聽到妳回來一定很高興，現在他已沒時間管那隻野馬了。有時康想幫助他，但那匹馬很討厭他，不讓他接近。在懷德卡牠已不適合騎了。」

「恐怕我都忘掉怎麼騎了。」

「唉，」他說，「就像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改變了，而且變得更加令人同情。每次我躑躅在這條路上都有這種感慨，看到這老地方頹唐下去，家人四處遷散眞令人傷心，但有什麼辦法。」

「確實。」烟囪聳立在長春藤纏繞的橡樹林梢，陽光照耀著圓潤的石頭，洋溢著一片溫暖。樹林間屋頂上的瓦礫隱約可見。住家的烟囪餘烟裊裊，輕風一過，煙霧隨之消散，殘破的屋頂隨即呈現在眼前。

貝特在我身旁突然說，「我發現妳已變了，也許我錯了。雖然改變的不多，但現在我看得出來。」這幾乎把我嚇了一跳。

「你看到什麼地方變了？」

「我不知道。安佩小姐請別生氣，妳不只老了一些，而且看來也不一樣。」他那和煦的藍眼

珠不斷的搜索著我。「妳在外面一定過得很苦，是不是？」

我微笑著說。「確實有一些苦。」

「妳還沒有結婚？」

「沒有。生活都成問題了那能想結婚。」

「沒錯，就是這樣。現在妳住在這裡會好些。」

我想起了康，想起了那片寂靜、毀壞的林園。我有些乾笑著說，「你認爲這樣嗎？」

「確實這樣。」他故意強調語氣說。銳利的眼光直逼著我。「哦，我們不能再談下去了，他們會找妳的，但是安佩小姐請留在這裡，留在妳祖父身邊，不要再離開我們。」

他迅速的道別後，呼叫著那隻牧羊犬，即沿著小徑走開了。

我轉身向懷德卡前進。

午後穀倉的斜影映在庭院的大門上。快到大門時我才發現有個男人，一動也不動的倚靠在那裡，靜靜的瞧著我走近，原來是康。

對一個女孩子來說，再遇見八年前她所離開的男人，無疑的會感到有些困惑。

他那慣有的庸懶、和煦的容貌綻出了開朗的笑容，看不出有絲毫困惑的痕跡。他伸手拉開門閂。

「哇！安佩，」他說，隨即旋開大門做了個迎迓的姿勢。「歡迎回老家！」

我嘀嘀的說，「嗨。」然後約略的掃視了一下四周，看是否有人會瞧見。顯然庭院杳無人跡，但我仍不敢大意。我覺得自己又愚蠢又惶恐的說，「回到家裡眞——眞好。」

「妳到得比我們想像的還早。我本想用車子載妳的，妳的行李呢？」

「我先把它放在採石場那裡。能派個人去拿嗎？」

「我去拿。妳應該讓我去紐加塞爾接妳才對。」

「不，我——我喜歡自己來。不過還是謝謝你。」我當我自己還像學校女孩般的結結巴巴感到懊惱。我想這時假如被人撞見的話，一定會看出我們的見面是多麼的虛假與拘謹。

我仍然未正眼瞧他。身後的門早已關起來，但我仍然站在那裡，怯弱、慌亂的提到行李的事。

「你一定知道大一點的行李還在利物浦，不過我可以郵寄——」

「當然。」我聽到他在笑。抬頭一看，出乎意料之外，他看來很愉快、興奮的樣子。我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他已伸出雙手握住我的手，笑容可掬的注視著我。他的聲音充滿親切、熱情，並逐漸靠近我。「能再見到妳……眞是太好了。我們從未想到……」他略爲掙扎一下又低聲的說

，「親愛的，眞是令人狂亂的時刻。」（該死，你竟敢對我說。）我沒有說出來，但他很快的從我的眼神裡看出來。接著他從容的對我做個迷人的微笑，把我摟近他、吻著我。他一定感到我的驚慌和出之於一種本能的抗拒，於是放鬆了我。低聲的說，「親愛的瑪麗，從窗戶那頭一定可以看見這。雖然如此，我還是想吻妳，妳認爲如何？當然是因爲出於愛情和堂兄妹之情。」

他仍然握住我的手。我咬緊牙根輕聲的說，「最親愛的堂哥，難道你沒有想到她可能重重的給你一巴掌嗎？當然也是出於愛情和堂兄妹之情。」

他呵呵的笑個不停，然後放開了我的手。「有人會看見或聽見嗎？」

「我不知道。」

「哦，確實——」

「噓，不要說得那麼大聲，你怎知道不會有人聽到。」他把背往後靠在牆壁上，低頭看著我。「妳眞的對我發脾氣嗎？」

「當然！」

「我大概昏了頭，請原諒我。」

「算了吧。」

突然間，我感到一陣輕鬆，將身子倚靠在大門上。我們彼此會心的微笑著，即使外人看了也

會覺得這是一幅美好的景像。我兩頰緋紅，康就站在我面前，假如不是看見他的眼神，還眞以爲他充滿遲疑，甚至有些靦覥呢！

我說，「你應該知道，即使這件事一點危險都沒有，我也很不想回來扮演安佩這個角色。」

他微笑著。「不，我可以了解，這完全是出於懇求的結果。」

「在你未吻我之前，一定早就想到……。」我靠在大門上冷冷的說，「你將來是否眞的有意和我結婚？」

由於一時的震驚，空氣中一片沉寂。那倒不是因爲某些不愉快，而是被我的大膽所嚇住了。我側著臉，仰頭向他微笑。「我想你和麗沙一定沒有想到這點。但祖父也許會認爲這正是挽救的時候。可能這次我會接受你。」

空氣中再度瀰漫著寂靜。

「哇，妳這鬼靈精！」這是我們見面以來他第一次表現如此純眞。「誰會想到——」他縱聲大笑，長長的嘴唇微微往上翹。「親愛的姑娘，我怎麼稱呼妳這種虛張聲勢？也許結婚對我們這小小的『遊戲』也許是個美好的結局。眞妙，我從來沒想過這種事。但是我可以想到比和妳結婚更糟糕的事！」他看我笑了笑。「妳明白嗎？不要虛張聲勢，或是妳對這個另有說法，愛人。」

「康，不要對我要聰明，否則受害的是你自己。現在我可以再和你吵一架，這次誰知道，祖

父很可能排斥的是你，而不是我。」

「說來，」康輕輕鬆鬆的說，「我們彼此都虛張聲勢。」長長的睫毛下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閃動著。很明顯，不管這騙局結果如何，康是會窮開心的。八年前傷痛的往事如今已是過眼雲烟。假如那曾烙下創傷的話，現也已痊癒了。「我們就照妳的意思做吧，」他說，「我會處處留心的，眞的我會注意。我無意反對妳。」

「除了這樣以外還能怎樣呢？」

他仍然背靠著窗戶，臉上帶著興奮。「瑪麗葛雷——對於我們即將展開的搭擋，妳有什麼較好的名稱。妳眞是個不可多得的女孩！妳知道，我們兩人收穫會不少。」

我帶點冷淡的說，「謝謝你，實在過獎了。」

對於我的話他並未加以理睬，也許因爲沒聽到的緣故。「這個搭擋是由妳發號施令，我執行。但是我們必須密切合作：是二重唱，而不是決鬥（譯註：英文二重唱爲duet，決鬥爲duel）。麗沙是從旁協助的角色。」

我心裡在想，麗沙對於被指派如此一個舉無輕重的角色，不知會有何感想。「好吧，我們已談得夠多了，祖父什麼時候醒過來？」

「他現在還不會見妳。別擔心。麗沙說他午睡過後想在他臥房見妳。在他還未見妳之前，我

能帶妳四處看看嗎？」

「不，我不想現在就到處瀏覽。你知道，還是人重要，地方其次。趕快帶我進去，介紹認識麗沙和貝特太太吧。」

「妳做事一絲不苟，是嗎？」

「當然，我已越過第一障礙欄。」

「我是這個障礙欄嗎？」

我笑了出來。「你？不是，我是指碰到貝特，我一路走過來時遇到他。」

「哦，天啊。我忘了剛才看見他走上山來，不過，那時我沒想到妳那麼早就來了。你叫他了沒？」

「我老早就知道是他，但是我等到他提到他太太時，才叫他的名字。何況他手臂上有個疤痕。」

「妳在什麼地方碰到他？」

「經過高岡時。」

我看見他眼睛瞪得大大的，低聲的笑著。「親愛的康，你該學學別大驚小怪，在這方面你要向麗沙學習的還很多。爲什麼我就不應該知道高岡這個地方？幾百年來早就這麼叫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會好好學習的。現在我才眞的覺得妳來到懷德卡。」

「我們還是進去好了。」

「好吧。麗沙和貝特太太在廚房裡。」

「我聞到烘焙的香味了。你猜貝特太太會爲我做馬嘶鳴餅嗎？」

我說得若無其事，但他卻一臉驚駭。死瞪著我，就像從未見過我似的。

然而他卻裝著抿抿嘴唇。「妳怎麼會——我從不——」

他欲言又止。在那張驚愕的臉孔下，我再度看見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相同的表情。

我抬起頭看他。「親愛的康，假如你今後對我有什麼懷疑的話，我可要自作主張了。」

他那繃緊的臉鬆弛下來了。「聽來好像很平常的樣子，但是沒想到妳鉅細靡遺……。妳站在門邊的情景，宛如昨日。」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像是會議中第一個站起來要發言的人，然後像隻落水的狗猛然搖搖頭。「很抱歉，我眞蠢。正如妳所說我要學的地方還很多。但是像這麼細心的事情妳怎麼會知道？我自己都不記得了，麗沙恐怕也不曉得。即使知道也是貝特太太今天才告訴她的。」

「是的，她知道。貝特告訴我她正在爲我做馬嘶鳴餅。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哦，那是一種特別烘製的餅。」他笑了起來，聲音帶著興奮、愉快。「那妳等於是十分鐘

前才知道的，眞是現買現賣！妳眞了不起，是個好搭擋。瑪麗葛雷，妳爲我帶來財運，這是我最後一次這樣稱呼妳！妳是顆福星，在羅馬牆邊時我根本沒想到這點。」

「我很高興聽到這些。我們在外面逗留太久了！現在進去如何？」

「當然……安佩。走吧。」他將手搭在我肩膀上，對於康來說，身體上的接觸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不是，不是這條路。妳應該知道他們從來不用前門的。」

「抱歉。」我迅速環視了一下寂寂無聲的庭院，和空曠的窗子。

「一點都不害怕嗎？」

「焦急，但不是害怕。」

他捏捏我的肩膀。「我的好女孩。」

我縮回自己。「不要這樣，記得嗎？」

他刺探、迷人的低頭瞧著我，眼裡帶著一絲揶揄的快樂，但是我發現其中已無任何喜悅。他說，「親愛的女孩，假如妳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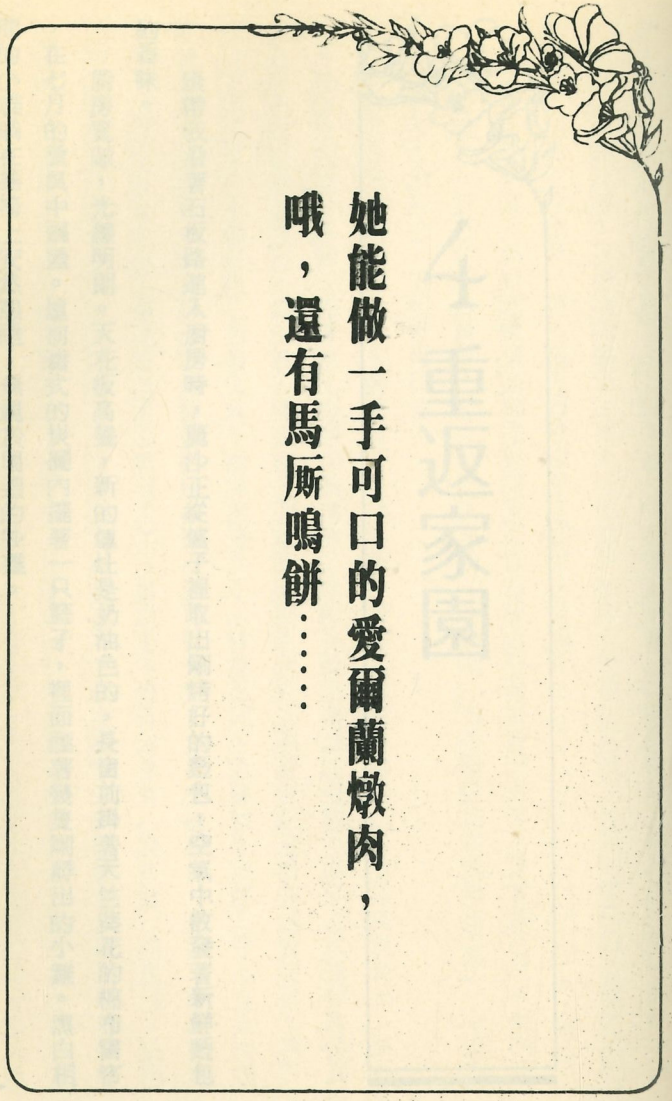
「聽著，」我說，「假如我知道，我就不會在這裡了。我們都同意忘掉這件事，是不是？等會兒要在祖父面前和你面對面眞尷尬。」

「我只說——」

「我知道你說什麼。我意思是從現在起我們不再談這個話題。假如我是安佩，難道你希望我和過去看來不一樣嗎？」

接著一陣短暫的沉默。

「好吧，好吧，」康邊說邊笑。「安佩，親愛的，我們進去吧。」



4 重返家園

康帶我沿著石板路進入廚房時，麗沙正從爐子裡取出剛烤好的麵包，空氣中散發著新鮮麵包的香味。

廚房寬敞，光線明朗。天花板高聳，新的爐灶是奶油色的，長窗前掛著天竺葵花的棉布窗帘，在七月的微風中飄盪。爐前舊式的炭欄內擺著一只籃子，裡面圈著幾隻剛孵出的小雞。黑白相間的小貓躺在搖椅上安然憩睡，無視於周遭的吵雜。

我略爲遲疑一下才走進廚房。再沒有比這時更令我感到悔恨了，我竟然會從事這種陰謀。假如有兩個門的話我眞會當場拔腿就跑。這件事在紐加塞爾時看來似乎有些新奇，甚至是合情合理，在高岡遇到貝特先生時也很自然，然而現在在庭院外，在這充滿愉快與溫馨的家裡卻變成一種罪惡。這只不過是我爲了康的權益而必須踏入的一幢房子，也可說是我「玩遊戲」的詭計，這個家經過世代已自成一格。在紐加塞爾我那幢簡陋的公寓房子裡，生活充滿孤寂、無望，連那雙腳的打工活兒也只不過是爲了逃避未來，兩相比較之下，迥然不同。在懷德卡這裡，那不甚高明的陰謀似乎與這裡不相容。像這樣一個地方，應該是單純而善良；陽光穿透過碎花的窗帘射了進來，新鮮麪包的撲鼻香味，還有地上咯咯叫的雛雞；然而那個不複雜的陰謀，卻是在一間破舊的臥房裡，與這位愛爾蘭投機分子，還有這位不慌不忙，對家務很能幹的婦人一起策劃而成的。這時她正放下手上的烤盤，走過來歡迎我。

他們兩人一定注意到我猶疑不決，但沒有其他人注意到。經過兩扇式的門後進入另一小房間，這時傳來水流動的聲音和碗盤清脆的碰撞聲。有個婦人我猜是貝特太太，可能是出於本能的圓滑世故，她有意的退到一旁，讓我會見懷德卡的女主人麗沙。

一向不動聲色，可信賴的麗沙，看來似乎應與過去一樣應付良好。可是沒想到在最緊要關頭時，她是我們三人中最不重用的一個。她一向憔悴的兩頰，已轉爲緋紅，雖然這可能只是爐火的

關係。她趨前但卻遲疑不決，同時也找不出該說什麼話。

康倒是很平靜，他緊挨我身旁說，「就是她，麗沙。她早些抵達，我恰巧在大門碰到。我想告訴她，她多麼受歡迎，但我想在這方面妳做得比我更好。」他綻開迷人的笑容看著我，像親兄弟般的拍拍我的背。「安佩，這是我的姊姊麗沙。她照顧我們無微不至，妳知道的。」

「我們在電話中聊了很久。」我說，「妳好嗎？德默小姐。很高興看到妳。不用說，回家眞眞是太欣喜了。」

她微笑著和我握握手，但我卻看到她充滿焦慮的眼神，柔軟的手也在發抖。

然而，她的語氣卻很自然。「眞歡迎，溫士陸小姐。妳一定會覺得很奇怪，我突然在妳自己的家歡迎妳，但我相信不久妳會和我一樣覺得這是個家。我要告訴妳，每個人都很歡迎妳回來。我昨天告訴過妳了，我們——我們都以爲妳死掉了。因此妳回來給我們很大的驚喜。」

「喔，德默小姐，妳眞好，謝謝妳。」

「希望如此，」她說得更加平靜，「妳就叫我麗沙好了。」

「好，謝謝妳。請妳也不要再叫我溫士陸小姐。我們是堂姊妹了，或是半堂姊妹，我不太清楚？」我對她笑笑。我說話時碗盤聲也沒有了，隔壁房間有人正摒息傾聽，我擔心是否有人覺得我們的談話太虛假。假如這眞的是我第一次和麗沙認識的話，無疑的場面一定會有些尷尬，而且

談話也不會那麼順暢。

我以一種近乎自言自語，音調高且急促的聲音繼續說，「說來我在這裡還是個陌生人，而且妳對我的歡迎已經夠熱烈了。當然，這是妳的家——」我四處看了一下——「比說是我的家來得更像。我已不記得這裡這麼漂亮！妳把它裝飾得那麼可愛……新窗帘……新油漆……大小一樣的小雞……哦，還有那舊茶罐，很高興妳沒有把它丟掉！」

我帶著淘氣的表情對她笑笑，然後走向爐邊。「天啊！這把舊搖椅……」我順手搖了一搖。那隻甜睡的貓張開細長的綠眼睛，厭惡的看看我，然後又閉上眼睡著了。我不禁笑了出來，彎腰去撫摸牠。「歡迎我回家嗎？牠的下顎圓渾渾的。提比怎麼啦？」

「牠呀壽終正寢，」康說。「我把牠埋在妳的紫丁花叢下。」

「牠的壽命不長也不短，」麗沙站在桌子後面把熱騰騰的小圓餅放進漏杓子裡，既不看我也不看康，似乎這樣會使她減輕一點重量似的。「貓兒都已知道廚房是牠們的地方。」

「妳沒有想辦法把提比趕出去吧？」

「提比，」康愉快的說，「牠是妳的貓，因此像聖物一樣被保護著，准許睡在妳的臥房。不要掛慮提比，快死時牠眞把麗沙攪得筋疲力盡，牠已享盡榮耀和富貴。」

我笑笑的搔弄貓的耳朵。「一點都不像佛列斯，對不對？」

「佛列斯？」麗沙說。我突然立刻明白她話中的弦外之音。

康對她笑一笑。「是伊麗沙白·巴特的狗。伊麗沙白像安佩一樣，在一個清晨中離家出走。她的父親爲了報復聲言要宰掉那隻小狗。」

「哦——哦……我知道了。」

他看看我。「不，安佩，提比的遭遇絕不像佛列斯。報復不是……我們的辦法。」

「這一隻貓？」我說，「躺在廚房最舒適的一把椅子上。」

「湯咪？這隻又肥又懶的畜生？」麗沙很明顯的帶著氣憤。關於貓的話題，只不過使這件事看來更複雜，其實沒什麼意思。然而麗沙條頓民族的審愼周密，卻要使事情看來天衣無縫。她近乎暴躁的說，「天曉得我已把牠丟出去幾次了，每次牠都再跑進來。現在我也懶得理了。」

康慵懶的說，「我親愛的麗沙，牠比妳還倔強。」他從烤盤中取出一個小圈餅放在嘴裡。「嗯，不錯。麗沙，這些餅今天可以吃掉？我想貝特太太也是爲了今天才做的。」

他姊姊的臉上一向沒有什麼表情，這時突然綻開感情的笑容。這種笑容只有對弟弟才有。

「哦，等到喝午茶時再吃。你到底長大了沒？」

「貝特太太在嗎？」我問。

麗沙朝我看了一眼。「在，她在小房間裡。妳想要——」

未等她說完，門已推開。一個婦人出現在走道裡。她身材矮胖，就像玩具店裡諾亞方舟上的女人。她站在門檻裡，兩手叉腰，用銳利的眼光上下打量我。

麗沙趕忙介紹說，「喔，貝特太太，這是安佩小姐。」

「我知道，我又不是瞎子，也不是聾子。」貝特太太連珠帶炮的說。她的嘴唇細薄，眼睛小而兇猛。「我能問妳，過去都住那裡？有工作嗎？妳看來眞可愛，瘦如竹竿。再不留意一些，就成明日黃花了。到了三十歲，我看妳什麼都沒有了。美國，眞是的！妳自己的家還不夠好嗎？」

她邊說邊擺動身子，每個擺動都是代表一種責罵。我看見康對我投以同情的眼光，然後又轉向她姊姊。但他無須憂慮。麗沙已解釋得很清楚。她喜愛安佩，不准任何人罵她一句話。自從安佩離家出走後，她和溫士陸先生鬧得很僵，她稱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君……她實在也很霸道，連我她都憎惡，但我必須雇用她。貝特是本郡最好的牧畜工人，她也是個了不起的女工……。

「讓我告訴妳一件好事情，」貝特太太尖銳的說，「妳失蹤的這段時間我們非常思念妳。現在既然妳回來了，有些事情我要告訴妳，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既不巴結人，也不威脅人，有什麼就說什麼，妳那樣三更半夜溜走，一句話也不講，妳知道每個人都怎麼樣了嗎？」

我笑了出來。「妳知道我並非半夜走的。」我走上前摟住她的肩頭，並在她圓滾滾的兩頰親吻了一下，然後溫柔的說，「貝茜，讓我高高興興的回到家吧。天曉得我有多難過，不用告訴我

，我也知道妳很傷心，眞抱歉。我——我那時非常不快樂。一個人假如太年輕又不如意的話，考慮事情就欠周到，是不是？」

我再吻了她一下，隨即挺身。她那細小的黑眼珠抬頭瞧瞧我。我微笑輕聲的說，「我留個字條在針揹下。發生像那樣可怕的爭吵，妳不得不承認我這樣做，還算恰當。」

「針揹？妳那來的針揹？那天妳做過一件像樣的事情？不是與馬、狗、拖引機爲伍，就是到處閒盪，對於女孩子的家務事妳從來就不管的。針揹！」她不屑的說，「妳從那裡找到針揹？」

「哦，」我溫和的說，「那我放在那裡呢？」

「在壁爐上。」她搖晃的走過廚房。「那個早上我下樓來發現字條放在那裡，我嚇呆了，幾乎不敢拿起來看。我知道那是什麼。那天晚上我聽到妳和妳祖父發生爭吵後，妳回到妳房間裡，我湊近妳房門外仔細聽。」

我知道康就在我後面，於是很快的說，「親愛的貝茜——」

康有些勉強的挪動了一下，這使我了解到：他不希望我阻止她說下去，他認爲這是了解一些事情的好機會。

他不必擔心這種事情，而她也無意停止不說。

「但是裡面卻悄然無聲，也沒聽到哭聲。妳好像只是靜靜的走動，在舖床的樣子。我心想，

只不過是一場爭吵，明天早上醒來，那個老人會感到難過。那安佩小姐會對他說以後她決不再騎佛斯特先生的那隻勇士馬兜風，或逗留在外晚歸，那個老人雖是個老古董，不喜歡安佩的這些行徑，但是至少明天一切會言歸於好。因此我只是咳了幾聲讓妳知道我在那裡，然後湊近門邊說：安佩小姐，我要去睡覺了。妳好像被這突來的聲音嚇住了，不再走動，過一會兒才打開門說，『晚安，親愛的貝茜，謝謝妳。』然後親吻了我一下，記得嗎？那時妳看來臉色蒼白，好像生病的樣子。我說『安佩小姐，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事情沒有那麼糟。』妳對我笑笑說，『對』。接著我就回房睡覺了，也沒有再聽到任何聲音，假如有人告訴我：第二天早上妳已離家出走，而且在外逗留這麼多年，妳祖父也在妳離開後心臟愈來愈衰竭。這一切都歸罪於他請康來的後果。我認爲茱麗非常像妳，她這星期就要來。」

「我知道，麗沙告訴過我，現在我很想看看她。」我再次的握著她的手。「不要再難過了，讓我們把它忘掉吧？現在我——我已回來了，而且不再離開。請不要爲我過去的事情發脾氣。」

麗沙帶著烤盤，故意走過來替我解圍。「妳祖父快要醒過來了。妳最好現在就上樓，他想立刻見妳。」她解下圍裙。「等我洗好手後，我帶妳上樓。」

我看見貝特太太有些不服氣的樣子，於是平靜的說：「麗沙，省得妳麻煩了。我——我等一下自己上樓，請妳別見怪。」

麗沙很洩氣的在半路上停下來，看來猶豫不決和十分驚訝的樣子。

貝特太太再度的晃動起來，堅決的雙唇帶種勝利的驕傲。康再抓起一個小圈餅，要轉身離開時，對我揚揚眉示意。「當然妳自己上樓，」他說，「麗沙，不要把安佩當外人。安佩，不要擔心。祖父看到妳會很高興的，他不會再想過去痛苦的事情。」

康再度對我揚揚眉，然後走開了。

麗沙鬆懈了下來，回復泰然自若的樣子。「很抱歉。」她的聲音單調、平坦。「我忘了妳要單獨見祖父。現在就上去吧，親愛的。再過半個鐘頭我們就要吃茶點了……貝特太太，妳願幫忙拿點心嗎？妳一向比我還能幹。」

「不用說了，只要看看我這個北方人，就知道我糕餅做得多好，還沒有一個外地人能做得這麼好呢！」這女人尖聲的說，卻靈巧的向桌邊移動。

麗沙彎腰向著爐火，背對著我們。我說，「貝茜，眞難得，妳做的『馬斯鳴』餅與過去一樣好！」

這時麗沙手中的烤架掉到烤盤上，發出一陣刺耳的咔啦聲。我聽到她說，「抱歉。我笨手笨腳的。」

「妳有沒有想到，」貝特太太爽朗的說，「那些馬斯鳴餅是爲妳做的？現在妳上去見妳祖父

吧。」

這個說話急速的女人，這時平靜的說，「不要擔心，上去吧，事情會很順利。」

我離開廚房，門在我後面關起來。

很明顯的，我是不是安佩，對於貝特夫婦兩人來說沒有什麼問題，但眞正的困難才在眼前。假如有什麼置疑的話，我第一天的策略就非常重要。

我推開廚房的門時，感到麗沙和貝特太太正在背後瞧著我走過石板地的後廳，再推開通往前廳的綠色大門。然後毫無置疑拐向右邊。

「這幢房子構造很簡單，」麗沙曾這樣對我說。「房間的排列成L型，翼側有廚房、小廚房和乳酪房以及擺著一台彭狄克斯機和電熨斗的洗衣房。那扇綠色大門正好隔開廚房和主屋。

「那稱不上是典型的農莊，或許可說是小莊園吧。大約一百五十年前拆下一片老房子蓋成的。妳會發現它有著諾森伯蘭農莊的遺風：U型，外型陰森森的。但懷德卡這幢房子卻很不一樣，它看起來像鄉間的小房舍、樸素、堅固，但卻很優雅……。主廳是方型的，幾乎是自成一系……前門的對面有寬敞的樓梯……會客室和飯廳、圖書室分別座落兩旁……會客室的前端是妳祖父的

大臥房。」

當前廳的門關起來之後，我倚靠在那裡一會兒，希望自己能冷靜冷靜。在我上樓之前，我需要一兩分鐘恢復一下神智。

我四處觀望了一下。地板是橡木鑲嵌成的，靠牆的櫥櫃也是橡木彫刻的，非常精緻優雅。兩塊地毯舖在蜂蜜色的木製地板上，看來富麗堂璜。牆壁是象牙色，上面掛著一幅金盞草油畫，和褪色的北泰因地圖；地圖上清楚的標明佛斯特莊園，旁邊用較小的字體寫著佛斯特林園，我在上面找到了懷德卡三字。

地圖下方，橡木櫥櫃上擺著一個藍色的鐵礦壺和一個漆亮的古銅盤，裡面插滿了紫羅蘭和三色菫。

懷德卡在麗沙的管理下顯得井然有序。我一直想麗沙把貝特太太看錯了，她絕不是討厭她，任何像麗沙一樣把懷德卡照顧得如此周詳的人，一定會贏得貝特太太的忠誠和尊敬。

我慢慢的走上寬敞的橡木樓梯，地毯是厚甸甸的青苔色，我脚下悄然無聲。沿著一道走廊可通往前廳，在那裡可以俯瞰花園。

前廳的門也是橡木做的，樓梯上的走廊洒滿一地的陽光。一隻蜜蜂不斷的撲撞著窗戶，發出如夢般、催眠似的嗡嗡聲，響徹夏日炎炎與昏昏欲睡的午後……。

時光似乎已靜止，倒流……。

這一刻眞令人摒息。我轉身用力推開旁邊的窗戶，蜜蜂盲亂的撲撞了一兩下，然後飛遁出室外的陽光中，我迅速的關上窗戶，轉身敲門。

馬遜溫士陸全神貫注的注視著門口。

他躺在一把寬大、舊式的沙發上。大床上舖著一張白色的棉被，緊靠著牆壁的盡頭。臥房寬敞，擺飾著大件亮麗的桃花心木傢俱和厚重的印度地毯。窗戶優雅迷人，是長型格子狀的，正迎接滿室的陽光和窗外潺潺的流水聲。一枝亞伯丁種玫瑰正懸掛在窗台上，蜜蜂在花朵上面汲汲採蜜。雖然地毯厚重，裝飾雜亂、傢俱看來也笨重，但室內卻充滿陽光、新鮮的空氣以及玫瑰花的香味。

床舖旁的小桌子擺著三張照片。其中一個是康，穿著開領的襯衫，輪廓明朗、機敏，看來甚爲英俊瀟洒。另一個看來較年輕，一張熱切的臉龐上，有雙生動活潑的眼睛和一頭雜亂的金頭髮。我猜想那是茱麗，至於第三個，從我站的位子卻看不清楚是誰。

對於這一切我只能浮光掠影般的掃視過，眞正佔據我心靈的是斜椅在沙發墊上的那個老人。

馬遜溫士陸高而削瘦，一頭濃厚的金髮，隨著青春的消逝已變爲灰白。他的眼睛是灰綠色的，深鎖在濃眉下，瞳孔已不再那麼清晰明徹，但眼光仍然像年輕人一樣炯炯有神。嘴唇薄而堅毅，像一道平行線橫在鼻孔與下顎間。這副嚴峻、凜然不可侵犯的面孔，在嘴角或眼尾處找不出一絲幽默感。乍看之下，誰都會認爲馬遜堅忍不拔，無須任何護衛。看起來就像印地安人一樣強壯，任何人都無法欺瞞他的樣子。

在他忽促的招見下，我走進了他的房間，門在背後碰然關上。空氣中頓時一片沉寂，蜜蜂的嗡嗡聽來也令人覺得刺耳。

我帶著痛苦的猶疑叫道，「祖父？」

他的聲音沙啞，態度也不親切，最後勉強迸出三個字，「哦，安佩？」

難道他會像聖經上那位父親見到兒子，浪子回頭時，跑過去摟著他的頸項，吻著他……。

不可能，馬遜絕不可能這樣，那應該是我跑過去。

我迅速的穿過房間，在沙發旁跪了下來。雙手握著他的膝蓋，他那削瘦、佈滿青筋的手也握住我的手，力量之大與如此的暖意實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緊接著說，「我眞是罪有應得，祖父你還歡迎我回來嗎？」

他把我握得更緊，爽朗的說，「假如我說不歡迎，對妳應該不過分。」他清清喉嚨，「我一

直認爲妳死了。」

「我眞是不該。」

他舉起我的臉，湊近窗邊仔細端詳。我咬緊下唇，把眼光避開。有好一段時間他一句話也不說，最後才嚴厲的問道，「妳是不是一直很不快樂？」

我點點頭。爲了躲開他的眼光，我將頭埋在地毯上，蜷伏在他脚邊。他說，「我們也一樣不快樂。」接著似乎也不知該說什麼，空氣頓時肅穆起來，於是他只摸摸我的頭。

我從眼角裡看見照片上康充滿陰詐、險笑的嘴臉。哦，康竟然把我蒙在鼓裡，忙著出點子，要我在這次陰謀中當擋箭牌。

康緊緊的盯著四周。我應該就在此時抬頭說，「你喜愛的康背棄了你，他收買我僞裝成你的孫女兒。他看好你不久就日薄西山，試圖佔有你的財產。」

然而我只靜靜的跪在那裡，一句話也沒說。

這個老人更是三緘其口。蜜蜂已不見踪影，一隻小鳥正在玫瑰花枝上啁啾，它那輕快的跳躍，使得花朵也隨之婆娑起舞。

終於我抬起頭，對他微笑著。他皺著眉頭仔細的打量我，臉上頓時毫無表情。

「拉把椅子過來。」他斷然的說，「坐在那裡，好讓我仔細的瞧瞧妳。」

我順著他的旨意，拉過一把椅子，正襟危坐，就像一個小女孩接受盤問一樣。

我確信自己看見他的眼神閃過一陣讚賞。「哦？」他說，「姑娘，把妳所有的事情都說說看吧。」

有些人腰纏萬貫，頭腦簡單；
有些人家徒四壁，足智多謀。
腰纏萬貫頭腦簡單的人，
永遠受制於家徒四壁足智多謀的人。

5 親情

「怎麼？」麗沙說得像回聲般的柔弱、悠遠。

她站在樓梯口等我，陽光透過大廳的窗戶照在一盆三色堇的銅花盤上，發出耀眼的光芒。這時麗沙背著光，我看不出她臉上的表情，但從她那怯弱的聲音裡，我可以看出她內心焦慮不安。她說，「怎麼了？」

看她等候在那裡，我不自覺的停下脚步，最後很不情願的走下樓梯來。

「好了，比我預期的還快。」

她對我羞怯的，淡淡的微笑著。就像她終於把我拉回那間她自己、我和康共享的陰謀小室，在那裡他們可以分享我們想法和期望似的。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不情願卻又不得不維繫的親密。

她說，「我不是告訴過妳不必担心了嗎？」

「我知道，但事實上我們都覺得膽怯。」

「妳說什麼？」

「沒有。我只不過引用沙士比亞的一句話而已。」

她看來有些憤怒，當她在厨房時，我和康似乎把她逼急了。也許是我引用的那句話使她厭煩，或是她發現我在祖父面前缺乏自信。不管理由是什麼，總之她碰然關上了那間密謀小室的門。

「妳今天看來文謅謅的，妳要當心，這看來不對勁。」

我微笑了。「我在國外住了那麼久，當然會改變。」

「嗯？你認爲他一點都不——不懷疑嗎？」

「當然。」我謹愼的說。「妳和康不是早就說過了嗎？他沒有什麼懷疑的理由，事實上，他想都沒想過。」

她滿意的抿抿嘴唇。「哦，剛才你們談些什麼？」

剛才樓上的那一幕歷歷如繪。

我慢條斯理的說，「妳喜歡的話，我大略的說一下。我告訴他過去我住那裡，做些什麼事。妳應該知道我們要儘可能把事情說得愈簡單愈好。」

「他有沒有……提到那次爭吵？或是妳爲什麼要離家出走？」

「這點你不必擔心。我只是明白的告訴他，過去發生的事情，已使我無法再和康繼續來往。」我看看她，然後再婉轉的說，「這固然是爲了保護康和我自己的利益。妳應該知道，祖父苦口婆心的希望我和康重修舊好。我必須堅持我和康之間的關係已中止，除非——」我猶疑不決，不知該怎麼說。

「是的，我了解這已經是——」她停止說下去，這個陰謀者朝四周看了一下。「我想妳是對的，再也不可能？將來——再也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她四處觀望了一下。「喔，現在不要再說，等會兒他就下樓了，等到晚上我們再單獨談談。我想聽聽你們談些什麼。」

「妳要我向妳報告？不，我不這麼做。」我低聲的說。

她驚訝的張口結舌，就像我打了她似的。「妳的意思是什麼？妳不認爲妳可以——」

「妳可能不了解我的意思。不過讓我們說個明白。要我扮演安佩這個角色實在很難。唯一的方法是化入其中。換句話說，不要老想自己是在僞裝。麗沙，我一下子要對妳解釋，一下要對康解釋，我實在無法在這小小舞台上扮演這種雙重角色。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或我有要妳幫忙的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否則請忘掉上三星期發生的事情，把我想成安佩重回自己的家園吧。假如妳老是問東問西的，把我扯回那個騙人的瑪麗葛雷……哦，麗沙。這樣有一天我會搞混出亂子的。甚至很容易就精神錯亂。」

我停了一會兒，又輕聲的說，「哦！就忘掉瑪麗葛雷吧，忘掉有這個人。請相信我，只有這個辦法了。」

她遲疑的說，「哦，是的，但是……」

這時我笑了一下。「哦，麗沙，不要那樣看我，好像我是怪物一樣，妳應該記住，我和康之間彼此有共同承諾。就算安佩她本人再度回家的話，這次她也會站在康這一邊的。」

「我——哦，那當然。請原諒我，我眞的不是懷疑妳。但是下午實在令人驚心膽跳了。妳……妳應付得很好。我是最膽小的一個。」

「告訴妳，我雖然外表鎭定如常，但內心卻是驚恐不已。就算我敢騙妳的話，我也不屑於這樣做。」

「敢？」

我默不作答。過了一會兒她眨眨眼說，「哦，就這樣。妳說得有道理。以後除非有要緊的事情，否則忘掉過去的那些事情。親愛的，看來妳好像也不須多幫忙的樣子。假如妳忘掉瑪麗葛雷——」

「哦，我會的。現在就讓我們忘掉它吧。妳不是說過有茶點嗎？」

「我正要去弄。」

「需要幫忙嗎？」

「今天不要。這是妳第一天回家的日子。」

「那我想上樓一會兒，我還是住我那間舊房間嗎？」

她微笑了。「是的。妳和茱麗共用浴室，介意嗎？」

「沒有關係。她知道我要來嗎？」

「知道。昨天晚上她打電話來，說星期三會抵達這裡。溫士陸先生在電話中向她提到妳。我知道的就是這些。」

「星期三……」我在樓梯口放慢了脚步。「哦，那還有兩天的時間。麗沙，我想起來了，我忘了我的行李——」

「康剛把它拿進來放到樓上去了。」

「哦這樣子。他眞好，手脚那麼快。妳要在那裡喝茶，我就在那裡和妳見面。」

「我通常是獨自一個人在厨房用茶，不過，今天例外，我們在客廳用茶。我想妳祖父也會下來，他說過嗎？」

「說過。他說喝完茶後，要帶我走走看一看。」

她那棕色的眼睛瞪著我，瞧了好一會兒。

「當然，」麗沙不再那樣咄咄逼人的說，「他這樣做是很自然的事。好的——我們等會兒見。」

我轉身上樓，幾乎可以看見她在背後瞧著我，我毫不猶疑的拐向左邊，穿過走廊的盡頭。（妳的臥房是第二間。）那是間明朗亮麗，有著長方形窗戶的臥室，同樣有一枝亞伯丁玫瑰抬頭探出窗外。窗台寬廣，上面鋪著漂亮的波斯圖案的棉布。窗帘、床鋪也是同樣系列的色彩，家俱是素面、白顏色的、地板光滑，上面鋪著兩塊地毯，牆壁和天花板都是象牙色。

康早已把我的行李放在床頭邊的地板上，而且他很細心的把我放在厨房的皮包拿來，擺在床頭。

現在我還無心打開行李。我拿起皮包走到窗台邊，坐到窗台上，取出香煙。

我抖出一根煙，看到門上掛著一支鑰匙，這再好不過了。在這場欺人的「遊戲」中，我須要個隱避的場所，以便恢復精神，雖然這場遊戲看來並不難應付。

我將香煙叨在口中，想找出放在皮包內袋裡的小火柴，但卻找不著。只抓到一張薄紙，突然間我生氣起來，從紐加塞爾來的一路上我還在抽煙呢？……我將皮包打開得大一些。立刻看到寫著「卡斯巴咖啡店」的紅色小册子，正塞在我皮包另一層的袋子裡，而這裡我一向是放帳單、收據和其他雜七雜八的東西的。

皮包正打得開開的，擱在我腿上，我坐在那裡百思不解。後來我又注意到其他奇怪的現象。我口紅上的蓋子也鬆了，幾張紙胡亂的塞在另外一個地方。其中有一張寫著懷德卡的電話號碼也跑到皮包內袋裡，而平常這裡是放火柴的。從整個看來，那個在忽忙中慌亂的翻我皮包的人，曾煞費苦心的想掩滅他的行跡。

難道是康嗎？或是麗沙。我對自己苦笑著。他們怎麼稱呼這種行爲？叫反間諜嗎？不管怎麼稱它，現在才來偵察我的忠誠，確實有些晚了。

我迅速離開窗台。電話號碼八年後已改變了，我當然應該記下來，還有到這裡的班車時刻表也是必要的。我住在乾草市場附近的旅館帳單也沒什麼問題，上面寫著「溫士陸小姐」。

這張帳單使我猶疑不決。心想它眞的安全嗎？雖然祖父看到它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然而最

好還是不要留下任何線索，因此我把它揉成一團，丟進空壁爐裡，我下樓之前要好好把它燒掉。

我翻翻其他紙張，包括購物收據，一張用過的來回車票，以及一張折好、淡綠色的紙……。就是這張使我忐忑不安，我把它抽出來攤開。「汽車執照持有者……瑪麗葛雷……」上面寫著靠近蒙特利爾的住址，是由加拿大政府當局發給的。

哦，我又把它揉成一團，心想麗沙和康一定認爲這東西很容易就惹禍。但是我心裡一點都不痛快，他們有意警告我，就可以不必承認他們搜過我的東西嗎？但至少他們不能搜查我的行李，因爲鑰匙就掛在我脖子上，而且我要一直把它掛著……。

我聽到外面麗沙的叫聲和康的回應聲。他的脚步聲穿過庭院向著這幢房子走近。接著是一陣窃窃私語。

我起身，劃了根火柴把壁爐內已揉成一團的帳單燒了，然後小心翼翼的把駕駛執照也放在火焰上。我舉起一根鐵棒攪動那些灰燼，直到它化爲烏有。然後走回洒滿陽光的窗台，撿起那剩半截的香烟，希望藉此能夠鬆馳一下自己。

從這裡可以俯瞰前面的小花園。花園四周用石灰牆圍著，並微微的向河邊傾斜。前面的大門有條荒草蔓延碎石子路，直通往白色的側門，側門正臨河而居，當中有一道小橋跨越其上。碎石子路兩旁歐薄荷叢生，樹叢下還長滿了金戔草和三色堇。歐薄荷後面野草蔓延，直達花園畔。

這裡確實荒野一片。羽扁豆任其野生，顏色由灰色變爲藍色。牡丹夾在紅醋粟花和吊鐘花叢中苟延殘喘。長青樹、旋花草和石南、柳蘭則恣意叢生。乍看之下，這些花朵彷彿把花園點綴得五顏六色，但只要細看那些蒲公英，蔓延的玫瑰花叢和紫丁花以及草叢中的酸模……就可以了解這是個荒棄的花園。

我環視著這片雜亂的花園時，兩隻畫眉鳥正飛入紫丁花叢中，彼此吱吱喳喳爭論不休。紫丁花在牠們的跳躍中擺首弄姿，散發著陣陣醉人的香味。

（安佩爲自己花園栽植各種花草。假如康知道的話，問他裡面種了什麼東西。）

他什麼也不知道，我很清楚。

我將香煙按在窗外的石台上捏熄。

是該下樓的時候了，我、康與麗沙又要一起回到那個陰謀者的房間。

我發現自己盼望康不要出現在茶點上。

他眞的沒有來一起喝茶。祖父下樓稍爲晚些。喝茶時氣氛融洽，雖然八年不見，但卻不覺得有隔閡。

喝完茶他帶我走出室外，朝著農場走。他健步如飛，枯瘦的身材舉止輕盈。夕陽的餘暉照在他的背部，使得他那瘦骨嶙峋的容貌形成了一道陰影，灰白的頭髮也染成金黃。任何人看了這個充滿活力、固執而急躁的老人，都不難略窺出他曾爲懷德卡費盡了多少心血，才使得懷德卡有今天的局面。連我都看得出來，但爲什麼康卻不顧這個老人的意願，而對懷德卡虎視眈眈。

祖父在庭院前停下脚步說。「改變很多嗎？」

「你是指農場？這——這很難說。」

他迅速瞧了我一眼。「妳的意思是什麼？」

我遲疑的說，「喔，對某些事情來說確實改變很多。例如新油漆過的牆，不是嗎？還有整套的排水設備。但是我的意思是——我離開這麼久了，腦海中有的只是記憶中的懷德卡，因此現在看起來覺得很奇怪。但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我低聲的笑，「就是懷德卡始終陽光普照。」

「別人也這麼說。但我想妳在那種情況下離開懷德卡一定比別人記憶深刻，妳離開那天眞是愁雲慘霧。」

「是的。我離開前金色的陽光照耀著原野，大地一片綠油油。那時還種著玉蜀黍是不是？我——我都不太清楚了。」

「是蕪菁，不過，妳說得也對。今年玉蜀黍到處亂長，都荒蕪了。」

「眞奇怪，」我說，「我幾乎一點都不記得了。或許心理學家會說我由於離家心情沈痛，因此故意將它遺忘。」我笑著。「是不是眞的這樣我不曉得。離家這麼多年，我所記得的只是陽光……晴朗的天氣以及以前常做的事情……大部份都是孩提時代的記憶。」我靜默一會兒。「我已將虛幻中和現實中的懷德卡混在一起了，很難再正確的描述它。」

我邊走邊揮手指著井井有條的庭院、穀倉陰暗的洞口，還有正敞開的馬廐的雙扇門。

「假如你以前問我那些是用那一類材料砌成的，我可說毫無所知。但現在我回到家裡來，任何事情都逃不過我的眼光。即使未見過或任何微不足道的東西，對我都擧足輕重。」

「嗯。」他兩眼瞪著我瞧，目光透著嚴厲和無情。他匆促的說，「康是個好青年。」

我聲音隱藏著幾許驚呀說。「當然。」

他似乎誤解了我這種謹愼的態度，以一種更粗啞的聲調說，「不要擔心。我不會重提八年前的舊事，妳已告訴過我妳的理由，我很了解。」

我靜默不語，他瞄了我一眼，我又急躁的說，就像我在和他爭吵似的。「好的。好的。該談的也都談了，現在我們還是忘掉過去的事吧。但不管過去怎樣，康確實是個好青年，八年來他像我兒子般隨侍在側。」

「沒錯。」

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幾近於不友善。「沒有他眞是不行，特別是近一兩年來。康能夠把事情處理得有條不紊。」

「這個我知道。」

他揚起眉頭看著我。「嗯，嗯。」

我對他莞爾一笑。「祖父，你希望我說些什麼呢？我遠走高飛，康卻留在你身邊，這是事實。假如你有什麼打算的話，請說來聽聽。」

空氣中一陣沈默。突然他縱聲大笑。「妳還是老樣子，」他說。「妳是因爲這點回來和我爭吵的嗎？」

「親愛的祖父，」我說，「絕沒這回事，我只是不太了解你話中的意思。你不斷的告訴我康有多好。好吧，我也要告訴你這件事：康曾親口向我說，我們之間的事早就吹了，八年都過了。祖父，希望你明白我們之間已不可能破鏡重圓。」

「嗯。這妳早就說過了。但誰能信任一個女人到什麼程度，特別是當她由愛生恨的時候，最言不由衷了。」

「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我也不懷恨康。假如我恨他的話，我就不會回來了，是不是？老實說，我對康的感覺是冷淡和侷促不安。我儘可能不想和康碰頭，但這並不容易……」我微微一笑

。「算了吧，祖父，不要再提這些。你向來是不太開玩笑的，你到底要說些什麼呢？」

他呵呵的笑起來。「好吧。妳應該知道我死後懷德卡就是妳的吧？」

「這點我知道。」

「妳有沒有想過，自己不在懷德卡時，我會將它另作安排？」

「哦，當然想過。」

「現在妳又回來了？」

我半向著他，倚靠在大門上，就像稍早我和康談話時的姿勢一樣。「親愛的祖父，關於這一點請說下去吧。」

他低頭凝視著我，目光犀利，幾近於惡意，這使我想起了康，雖然他們外貌上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好吧。他們一定告訴過妳說我來日已不多。」我表示不同意。「別擔心。我們都了解我大限來臨時，關於財產會引起很多糾紛。八年前妳離開後音訊全無，我們都認爲妳死了，沒想到妳又回來了。」他停頓了一下，看我有什麼反應。

我堅決的說，「妳認爲我回來就是要爭取那些我該得到的東西？」

他突然放聲大笑。「姑娘，別傻了，我知道妳善良多了。但是假如妳沒有想到這些，就是傻瓜，妳想過嗎？」

「當然。」

他讚許的點點頭。「很坦白。我也要坦誠地告訴妳。八年前妳一走了之，而康留在這裡胼手胝足，現在妳就這樣回來想捷足先登，這對康和麗沙來說公平嗎？我絕不幹這種事。」他突然向前仰。「什麼事讓妳那麼好笑？」

「沒有，沒什麼事。你是想告訴我，你把每一分每一文都留給康和麗沙了嗎？」

「我沒有這麼說。但妳爲什麼不替他們想一想？我還沒死，妳有沒有想到爲什麼我沒有把財產給康和麗沙？」

「我一點都不知道。」

他看起來惶恐不知所措，緊緊的瞪著我。那表情像透了康，是一種自大與權力欲的表徵。

他暴躁的說，「我倒想知道這有什麼不對，妳竟然笑得那樣厲害。」

「請原諒我，」我說，「我想到了康。眞是害人反害己。」

「什麼？姑娘，妳在說什麼？」

「只是一句引言，」我忙加掩飾的說，「很抱歉，祖父，我是一本正經的。」

「最好是這樣。還什麼引言不引言的。我看得出來，妳在國外白費心血了，有些人充其量只是現代的垃圾。哦，妳覺得康這個人怎樣？」

「沒什麼，眞的。你不是要告訴他，要把遺產歸給他嗎？」

「我沒說我要這樣，我也不准妳對他講，坦白說，我要把它留到妳呆久一些再決定該怎麼辦。妳知道茱麗要來這裡嗎？」

「知道，麗沙告訴我的。」

「我寫信請她快一點來，她說馬上就可以抵達。她來了後，我要將事情做個了結。依薩斯，妳還記得這個人嗎？」

「我——我不太清楚。」

「是個律師，人不錯，我相信妳見過他。」

「哦，我想起來了。」

「他星期五會來，然後下個星期五再來一次。我建議他二十二號上來。」

「二十二號，不是你的生日嗎？」

「天啊！妳的記憶力眞好。」他高興得不得了

「麗沙告訴我要辦個生日茶會，來個大團圓。包括茱麗在內。」

「是的，家族團聚。」他冷冷的笑著。

我仰起頭看著他。

「祖父——」

「什麼事？」

「家族團聚時——」我躊躇不決不知該怎麼說，「你要告訴我們每個人應得的產分。」

「妳是說我是俎上肉囉？妳認爲我喜歡談這種身後事嗎？」

我莞爾一笑。「你自己先提起來說的。而且是你告訴我做人要實際一些。請聽我說，祖父——」我極力壓抑自己使聲音聽起來沒有那麼急切，「假如你有意讓康成爲繼承人的話……就告訴他吧。求求你。」

「爲什麼？」

「這對我會更好過些。」

「更好過？妳是什麼意思？」

「只有這樣他才——才不會厭恨我。你不會罵他太現實吧，你該知道他想得到那筆財產。」

「假如他眞想要，」祖父漠然的說，「那表示他是個有進取心的人。」他看看我，笑了出來。「安佩，我知道要怎麼處理財產，假如讓他們自己處理，後果不堪設想。妳了解嗎？」

「了解。」

「很好。妳一定認爲，我該自己處理。」

「對，你有絕對的權利。」

兩人一陣靜默不語。他想找出更適當的措辭，卻反而落得冒失不堪。「妳知道我很希望妳嫁給康。」

「是的，我知道，很抱歉，祖父。」

「對我而言，這是最好不過的了。」

「對懷德卡來說，確實如此。但對我卻完全不是這回事，對康更不是。說實在，這件事情辦不到。」我笑了。「你會發現康變了，八年前的心境也已消失了。」

他那雙眼睛突然變得非常銳利。「就算懷德卡留給妳也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我感到侷促不安。「祖父！不要這麼老古董了。」

他仍然炯炯有神的瞧著我。「假如把懷德卡歸給康呢？」

「這是威脅還是巴結？」

「都不是。我爲妳的將來著想，假如懷德卡歸給康，妳會留下來嗎？」

「我怎麼留下來？」

「這是讓我至感痛心的地方。」

「天啊！不，你不要爲我煩惱。我有媽媽留下來的一點錢。」

「那懷德卡怎麼辦？」

我沉默不語。

「妳不在乎嗎？」

「我——我不知道。你剛說過經過了八年，我不能奢望想回來就回來。」

「哦，這是眞的。我很高興妳想到這點。妳知道人生有限，我不可能長久呆此。」

「我知道，但至少我可以陪你到死爲止。」

他哼了一聲。「妳眞會諂媚，孩子這樣會弄得妳流離失所。不要那樣看我。妳眞的希望把財產分給康和茱麗嗎？妳自己一點都不想要？」

我挺挺身，不再倚靠在門上。

我說，「祖父，你總是令人難捉摸，我怎知道你對財產計劃怎麼分配？你向來隨興之所至，也不管公平不公平。」

祖父的臉色絲毫未改，但是在眼神之後卻隱藏著一絲笑意，他溫和的說，「不要詛咒我，安佩，我的乖女孩，妳已經這麼大了還詛咒我，我要把妳的嘴巴洗乾淨一點。」

「抱歉。」我們彼此默默的微笑著。

「孩子，妳回來了眞令人高興，眞是太好了。」他伸手拉開門閂，「到河邊的草地看看。那

裡有一隻小野獸妳一定很喜歡。」

我們沿著一條小路走下去，兩旁吐著嫩芽的繡線菊正在微風中窃窃私語。熟得透紅的山櫨花堅硬得快結成果實。

小路的盡頭有一扇門，門內一片金鳳花和杜鵑花。有一頭灰色的母馬甩著尾巴向我們走過來，牠的臀部光滑、圓潤。在一科大山毛櫸樹陰下，一隻小馬柔和、怯生生的注視著我們。

「牠眞漂亮。」

「眞的嗎？」這個老人的聲音透著滿意和憐惜。「牠生產最好的小馬。不錯，牠是隻純種馬，三年前馬場要賣掉時，我從佛斯特手中將它買過來。安靜，蓓蒂，安靜！」這時這隻母馬用牠的頭部推開了門，並讓我走過去。「進來，草皮已經乾了，妳的鞋子不會弄髒的。」

我跟隨著他走進那片草地。「這隻母馬怎麼了？」

「妳說什麼？喔，佛斯特的馬？沒什麼，只是疏於管教吧。牠是一隻上好的山馬，和長壽馬交配後生下那隻小馬。妳記得長壽馬嗎？現已被賣到丘勒福的一個馬場，眞是一隻壽命很長很長的馬，他們管佛斯特的那隻母馬叫羅文。」

母馬向我挨近，那隻小馬似乎覺得很有趣，也湊近來。這時我聽到後面的小路上傳來一陣腳步聲。那兩隻馬向我靠攏，我本能的向後退到門邊。她再度用頭廝磨著我，嗅嗅我的衣服。

我摒息的說，「要問誰呢？」

「當然是佛斯特。安佩，這個壞蛋對妳做什麼？」

「沒什麼？何必多此一舉問佛斯特呢？」腳步聲漸漸近了。

祖父用奇異的眼光看我。「妳白得像一張紙！妳怕那隻馬！」

我低聲笑了出來。「怕她？眞荒唐。過來，蓓蒂……」我向她招招手。我的手抖動不停，希望祖父沒有看到，母馬輕咬我的鞋帶。小馬抬頭瞧著我，直漸的向我靠近……。

我迅速的躲開祖父奇異、困惑的眼光說，「我想佛斯特先生在義大利。」

「強尼路德告訴我他這星期要回來，他們都認爲佛斯特不會那麼快回來。但我想他把義大利的別墅賣掉比預期的還快。」

我用力的推開母馬的頭，緊張的說，「我——我想他離開這裡是好的。我的意思是說他賣掉莊園以及——每樣東西——」

「不，不。強尼說他計劃在西屯莊定居下來，由路德一家人照顧他。去年他回來把燒剩的莊園清理一番，自己和強尼親自整理花園；我想他計劃在此定居。」

「是的。康說過——」

這時康的聲音從路彎處傳過來，他叫：「馬遜伯父？安佩？」

「這裡！」祖父回答道。

母馬咬著我的衣服向前拉，我則拼命往後拉，由於出力太大，整個人卡在門柱內。祖父看著我，皺皺眉頭。「安佩——」

「正如我所料，」康在我背後說，「我想你一定帶她來這裡。」

他一定是在轉彎處一眼就看出這個情形：祖父兩眼瞪著我那奇怪的動作和那隻小馬。我則卡在門柱內，驚惶失措奔命的拉住衣服免得被牠扯下來。

我看見康眼裡閃過一陣奇異的表情。接在他走到我身旁，用力推開那隻糾纏不休的母馬，這隻母馬搖搖尾巴，垂著耳朵走開了，小馬舉起牠那可愛的頭，也跟著走開。我鬆了一口氣，康推開門，走了進去。

祖父瞧著小馬優雅的跑入樹蔭底下。「牠的動作眞好看是不是？」他天眞的說。

「牠眞是又嬌小又可愛。」康附和道。

「嬌小？」我搖搖頭說，「牠看起來很大呢？」

康向我使了個眼色，似乎在說，妳眞愚蠢，一個日夜與馬相處的人會懂得比妳還少嗎？接著他像老練的演員一樣圓滑，馬上轉換口氣說，「是的，牠長得很快，你看牠還不到一歲……」

這時祖父說，「我告訴安佩，假如她想騎馬的話，可以去見見佛斯特。」

「佛斯特？哦，他回來了嗎？」

「還沒有，這星期會回來。強尼告訴我，他們認爲他秋天以前還不會回來，但是很明顯的，他已賣掉義大利的別墅，想回來西屯莊定居。」

康倚靠在我身旁的門邊，斜視著我，眼光裡隱藏著一絲微笑。「佛斯特要讓妳騎那隻小母馬是你的運氣。」

我仍然對剛剛那一幕心有餘悸，但我不願他嘲弄取笑我。因此，我立刻好奇的說，「你眞的認爲他願意借給我騎嗎？這太好了！」

康瞪大了眼睛。祖父很快的說，「當然他願意，除非妳完全忘記怎麼騎。要不要現在就過去看看？」

「好的。」

「等一下好嗎？」康說。「妳看來好像很累的樣子。」

我有些驚奇的看著他。「我很好啊。」他伸伸懶腰，看來似乎很做作，其實就像呼吸一樣自然。此時，那隻母馬仍在附近悠閒的吃草，接著牠對我們眨眨眼，然後走開了。

「牠像不像妳一樣調皮？」馬遜溫士陸說，「親感的，過來吧。康，你呢，要不要過來？」

康搖搖頭。「不，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只是來看看你們是不是來十七坪嶺，幫我看拖拉機

的刀片？安佩今天趕了很多路，不宜再冒險騎馬。我開車載你們好了。」

「刀片？天啊，難道你不能把它弄好，不要再煩我嗎？」這個老人停了一會，轉變口氣，不再那麼不高興的說。「哦，假好這樣——」他看看我。「也許下次，妳自己去看看。他在森林後面的牧場上。妳知道那個地方嗎？」

「知道，」我說，「我現在就去。」

我多麼渴望藉此離開他們，有個獨處的機會，也因爲實在不願回到那幢屋子裡與那群人爲伍，但是當我轉身要走時，我看見了康臉上焦慮的神情。

我突然明白康這時候出現在這裡，絕非偶然。他並非眞的來看拖拉機修理的情形，也不是來揶揄我，而是要來替我解圍。他猜想我一定被帶到賽馬場來，在與祖父漫長的會晤裡一定充滿緊張。因此他來救我出困境。事實上，拖拉機一點毛病都沒有……。

於是我轉換口氣說，「我想我還是不要去。我回屋裡好了。我——我今天已經夠累了。」

馬遜皺著眉頭，疑惑的看著我。「孩子，妳看來好像不大開心的樣子。到底什麼事情？」

突然間我想哭出來。「沒什麼，眞的沒什麼。康說對了，我很累。我那樣不告而別，現在回到家裡，每人都對我那麼好……眞的那樣好。但是，我實在累得筋疲力盡。這裡的事情改變得太多了。」

我們沿著小路走回去。當大門在背後碰然關上後，康擁著我的手臂，似乎想給我一些信心與慰藉的樣子。

「眞是緊張。我們都了解這點。現在妳應該進去休息，晚餐時再起來。」

他仍然謹愼如昔。我發現祖父看看我，又看看他，然後再看他，又看我。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康非常掛慮，我了解其中的緣由，但是我不希望祖父瞎猜。因此，我縮回手臂，迅速的說：

「我會的。」然後我轉身面對這個老人。「你還玩拿破崙嗎？」

他臉上綻開了笑容。「當然，妳還記得怎麼玩嗎？」

「我怎麼會忘呢？」（她常常和他玩拿破崙，妳知道怎麼玩嗎？很好。）我又說道，「祖父，我還記得你欠我一大筆錢呢。」

「胡說。我向來都贏妳。」

「哦，這樣子啊，」我愉快的說，「八年來我進步不少了。我要把你的房子和田地都贏得精光，你可要當心！」

他呵呵的笑起來，康站在我身旁，忙打斷話說，「無論如何，今晚不要玩。」

「好吧。她今天應該早一點上床也許我今晚要和你留在十七坪嶺。你到那裡如何？」

康回答了他。我們走向庭院時，他們兩人就這樣隔著我邊走邊交談。車子停在庭院裡。康和

他大伯相處時顯得那樣輕鬆自在、親切而迷人，但是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的順從是一種諂媚。康精明能幹，而這個老人表面看來耀武揚威，實則非常脆弱，只要一點輕風即能把他吹倒。

祖父說，「胡說！拖拉機修好後我還可幫你割麥呢。」

康神采奕奕充滿摯愛的對他笑笑。「你不可以做這類的事。走吧？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讓你做！」

「你們太寵愛我了。我還沒老呢。別待我像女孩子一樣。」

康微微一笑。「不管怎樣，這個女孩子想幫忙。妳還會開拖拉機嗎，安佩？」

「我不敢說一定會。」我平靜的說。

最後我們來到庭院的大門。祖父有些笨拙的爬進停在那裡的大福特車。康進去後碰然關上車門。

即使距離高岡的田野如此遙遠，拖拉機的嗡嗡聲還是陣陣傳過來。假如不是我弄錯了的話，拖拉機應該是沒有什麼毛病。康關上車門轉頭正好與我四目銜接，他的眼裡盪漾著笑意。他低聲地說，「來，妳會開拖拉機嗎？」

「我開過。」

「還有，」康說，「汽車呢？」

我審視了他一會兒，然後微笑著。不管怎樣，他明知故問嘛。我說，「在加拿大我有一輛車。我剛把駕駛執照燒掉，但這無關緊要，假如我須要的話，我可再領一張英國駕駛執照。」

「哦，」康說，「假如妳不介意的話，請把車門關上。」

就在花木扶疏的園林中，
愛人，我們曾低訴情懷，
只是，
那年最嬌艷的玫瑰，
而今凋落在何方？

6 疑雲

和麗沙、祖父共進晚餐倒沒有遭到什麼困難，這是我原先一直很擔心的。這個老人精神健旺，雖然不時問上幾句「妳還記得嗎？」，麗沙則低垂著眼簾，焦灼不安的望著我們兩人，但大致說來，一切進行的很順利，沒有什麼尷尬的場面出現。康沒有和我們共進晚餐，他一直在牧草場裡工作，直到天黑，因此來得晚了一點。

晚餐後，祖父進去他房間裡寫信，我和麗沙則幫忙收拾餐桌，貝特太太五點就走了，厨房和

牧場上的女傭也已收工，晚餐後麗沙和我默默的收拾盤具，我已精疲力盡，無心多說話，麗沙可能也看得出來。因此，無意問我什麼。九點過後不久，我就回房休息了。

上了樓我在窗邊坐下來，薄暮中瀰漫著玫瑰花甜蜜的香味。我的心思像隻籠中的小動物，不斷的爲白天的事反思覆想。

太陽的餘暉逐漸的逝去。天際一片灰暗，陣陣寒意襲人，穹蒼一片清晰寂靜，不一會兒抹上一層淡綠色，晶瑩剔透。夜幕漸漸低垂，像隻鳥輕盈般的降臨鳥巢。接著，月亮懸掛在天際。

大地寂然無聲。屋頂上一陣搔抓聲和鴿子的咕噥聲，不一會兒又歸於寂靜。窗外的花園飄來陣陣的紫丁花香。一隻飛蛾掠過我的面頰。我抬頭正望見一隻蝙蝠劃過長空。一隻黑白相間的小貓蹲在花園的草叢中甩尾巴，不一會兒溜煙逃跑了，草叢中蟋蟀唧唧叫。

我意興闌珊的擦擦飛蛾剛掠過的面頰，找出一根香煙。這時屋旁的某扇門急遽的打開又關上。一個男人的脚步聲跨過庭院，又歸於沈寂。那是康，他進來吃晚餐後，現在又要出去了。

我立刻起身，披上外套，把香煙塞進口袋裡，然後迅速下樓。

麗沙這時正在厨房收拾康用過的餐具。我匆忙的說，「我要出去散散步。順便——順便走走看一看。」

她毫無懷疑的點點頭。我迅速跨入濃濃的夜色中。

在那條通往河邊的小路上，我趕上了康，他手上拿著一捲電線，一把鐵垂和鉗子。聽到我急切的脚步聲後他轉身停下來。他看到我來到臉上掛著笑容，但一見我的表情，笑容頓時消失。

我上氣接不到下氣的說，「康，我要和你談一談。」

「好的。」他的聲音帶著敵意。「什麼事？有什麼困難？」

「沒有——至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須說出來。今晚我——我一定得和你談談。」

這時我和他靠得較近。透過黝黑的夜色，我清晰的看見他臉上一副充滿敵意的神情。我心想，對康來說，只要你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一切都很好。但是，一旦他懷疑你心懷二意時……。

「哦？」他說。

我原本想冷靜、合理的和他談一談，但一聽到他那粗率，甚至帶著威脅的「哦」，我原先想好的解決方法一時被粉碎了。我像多數的女人般忘掉了理性，忘掉了冷靜。

「不能這樣子下去。你一定要了解，不能這樣子。」

他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妳的意思是什麼？」

「我說事情不能這樣下去！我們都瘋了，」一開始我似乎就不能控制自己。我對別人，甚至對自己我都不願承認今天有這麼驚慌。

「我們——我們可以想想其他辦法告訴——祖父——我相信有一些辦法的！你知道我無意留在這裡，即使我能夠得到——」

他呼吸急促的說。「即使能夠得到那筆錢？妳意思是說他發現妳的破綻？」

「不，不，不！」我聽到自己愈說愈大聲。我們兩人站在今天下午站過的門邊。我走開一步，伸手握住那扇門，以便穩住自己。接著我顫抖的說，「康……聽著，很抱歉——」

他站在我背後冷冷的說，「妳發瘋了嗎？」

他說得確實有道理。因此，我一句話也沒回答。他放下手上的工具、線圈，走到我身邊，不悅的說，「親愛的，妳後悔了？可惜，太晚了一點。」

他的聲音令我猛然驚醒，我急遽轉頭。「眞的嗎？不見得！」

「不見得？好好想一想。」

我注視著他。「你想威脅我嗎？康，假如是這樣，那是什麼？」

夜色幾近漆黑，他原本背對著光，這時轉身倚在門上，看來十分舒坦的樣子。我似乎覺得他仍然帶著敵意，一心一意的瞧著我，可是他的話卻無比的輕柔。

「威脅妳？沒這回事，我的愛人。妳知道我們倆携手合作，我不會讓妳……那麼快就忘掉……我們的交易，妳做得那樣天衣無縫，比我想像的好得多了……親愛的，就這樣繼續下去，直到

我——和妳——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爲止，好嗎？」

「哦，當然。」

月兒這時悄悄的躲在叢林後，微弱的月光在河面上閃爍著，石竹樹後的夜空月華如洗。離我們不遠的母馬正抬起頭，豎著耳朵瞧著我們。在幽暗的灌木籬下牠看來像鐵鈀般泛著微光，淒冷而又光滑。小馬倚偎在它身旁，也瞧著我們。

在茫茫的夜色中我好奇的注視著康。「我在想……」

「嗯？」

我慢條斯理的說，「我在想你到底還要費多少勁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有時我自己也懷疑。」他聲音狀似愉快。「小堂妹，妳對於自己會做這種事一定感到很震驚，特別是妳一向是自己謀生。但是，這有什麼不對呢？一個男人知道他自己能夠——」他停止說下去，我看見他臉上抹過一層微笑。「親愛的女孩，我不願再度流離失所，像我繼父曾對待我的那樣……我要盡量用公平的方法取得懷德卡，但是我可以看出事情存在著許多不公平。」

「我了解。哦，我們知道我們該怎麼做，是嗎？」我從大衣的口袋裡掏出香煙。「想抽煙嗎？」

「謝謝，妳的烟抽得太兇了，不是嗎？」

「大概是吧。」

「到底有何困難？我這裡有打火機。」

打火機閃亮的那一刻我看清楚了他的表情，那絲毫尋不出一點喜惡或人性的痕跡，有的只是一個男人專心一致，帶點狡滑，甚至陰險的容貌。看來我是必須事事順所願了。

但打火機熄滅時，我心想自己大概弄錯了，因爲他的聲音相當和善。「一定有些事情讓妳感到難過，到底是什麼事？今天下午的那兩匹馬嗎？下午我來時妳簡直面如死灰。」

「眞的嗎？」

「妳應該知道，假如妳不喜歡去佛斯特家，大可不必去。」

「我知道大可不必——謝謝你替我解圍。」我倚靠在他身旁的門上，猛吸了一口煙。「很抱歉。一開始我就把事情搞砸了。我希望沒有讓你失望。我——我今天遭透了，無法控制自己，就是這樣。我希望自己能理智、合情合理的解釋，而不要像個女人般的意氣用事。」

「妳說吧，甜心，我洗耳恭聽。」

「我想告訴你有關改變計劃的事情。康，我的意思是事情有了變化。」

「變化？怎麼了？什麼時候？」

「今晚我和祖父在這裡聊天的時候。」

「我……看到妳面如死灰，」他說，「我就知道出問題了，我以爲是那隻馬的緣故。」

「康，這都沒什麼。我——我想他要把懷德卡留給你，我感到很驚奇。」

「什麼？」

「這是他親口說的。」

「他眞的這麼說？」

「幾乎是。我敢說他就是這個意思。你知道他的律師依薩斯，是不是叫依薩斯？星期五要來這裡？」

「不，我不知道。」他有些喃喃自語。

「他是叫依薩斯。茱麗星期三抵達，依薩斯星期五。祖父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是他意思就是這樣。我覺得他有意在他生日時，全家團聚，並請來律師處理有關遺囑的問題。他說，『我希望把事情安排妥當。』」

他猛然動了一下，門吱吱作響。「沒錯，但這只是一種臆測！關於懷德卡，他說了什麼？」

「沒有說很多，但是——康，這已夠了。假如不是很有把握的話，我不會對你這麼說，我發誓他的意思就是這樣。他雖然沒有說太多，但已夠清楚了。」

「他怎麼說呢？」

「哦，他首先告訴我懷德卡早就答應留給安佩了。『本來應該是給妳父親的，現在留給妳。』」

「眞的？」他急躁的問。

「眞的。然後，他開始稱讚你。講起你就像他兒子般，沒有你不行之類的話。他眞的把這個地方當做是你的，康。隨後他又說，『妳這樣悶聲不響的回來，我就把懷德卡給妳，是對的嗎？是公平嗎？我不幹這種事！』」

「天啊，假如妳說得沒錯的話！」他吸了一口氣，「那茱麗怎麼辦？他有沒有提到她？」

「你永遠無法知道得太清楚。即使我追問他，是否把懷德卡留給你時，他還是不願仔細說明二十二號要告訴我們些什麼事情。他似乎很喜歡人家猜測他，是不是？」

「他就是這樣，眞該死！」

他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我驚訝半晌。對於今天下午他如此取悅那個老人，我至爲驚愕。奇怪的很，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態度，他卻表現得如此自然。

我溫和的說，「康，你看不出來嗎？他已老了，對於歲月的逝去深爲感傷，他又是個支配慾很強的人，現在只有財產象徵他的權力。因此，他不願將這項權力交出來。他從不認爲不把財產轉給年青人，或轉給你是不公平的。他想到的只是那是他的財產。然而現在他已打定主意將財產

移交出來了，他派依薩斯來這裡，一定是這個原因。」

香煙已快燒到康的手指了，他似乎未注意到，只是全神貫注的聽我說話。

他痛苦掙扎的說，「他一定是妳來時才做決定的……或是一知道妳要來即做決定。麗沙一把妳要來的消息告訴他後，他馬上打電話。我記得麗沙曾這樣告訴我，我想他打的那個電話就是打給依薩斯。」他抬起頭。「我的天，妳一定弄錯了，爲什麼他現在要請律師來，除了把我剔除，而把妳列進去以外，還有什麼好解釋的？」

「他絕不是這樣子的。我跟你說過了，他問我好幾次說，我這樣回來繼承財產是否公平。他說你那樣爲懷德卡奉獻心血，難道我就應該搶先奪走嗎？」

「他這麼說，天啊？」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然後愉快的笑出來。「妳怎麼回答他？」

「哦，我想還是說不應該爲妙。他聽了我的回答似乎很驚奇的樣子。」

「他一定會驚奇！安佩從來沒有想要一分半毛給我，而且她知道她祖父也不會給我什麼。」

「哦，」我說，「說不定八年來她成熟世故多了，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妳說放棄權利是世故？」

「權利？安佩的權力？那溫士陸先生的權利呢？難道他就沒有權利高興給誰就給誰嗎？」

「沒有。」

「哦？算了，我不想和你討論安佩的事。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我不要跟你爭吵。但不管怎樣、看來你是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妳知道嗎？」康說得很慢。「妳比安佩好得很多。」

「天啊，爲什麼？因爲我請求祖父給你那個可憐的女孩子的財產嗎？」

「不是，因爲我相信，妳眞的希望我能得到那筆財產。而且不是因爲妳可以分到一筆錢的緣故。」

「難道你不認爲我是個貪財鬼嗎？」我打趣的說。

他無動於衷。「妳說她『八年來或許成熟、世故了，已經知道什麼才是重要的。』對妳而言——眞正重要的是什麼？」

我清楚的知道他看不清我的臉，但我還是把頭轉開了，我迅速的說，「我是個女人，這就是最好的答案。」

空氣剎時靜止，我聽到一匹馬向我們走過來，離我們只幾步遠。草坡下河面波光粼粼。一道鬼影幢幢般的向我們移近，仔細一看原來是小馬走過來依偎在牠母親身旁。

康再度拉回原來的話題時，我才發現他對於我的回答根本未予理睬。

「眞的一點都沒有提到茱麗嗎？」

「眞的。」我摔掉香煙，將它踩熄。「哦，倒有一件事是眞的。他請我不要告訴你任何有關財產的事情。」

他臉上閃過一陣微笑。「他眞的這麼說？」

我生氣起來了，厲聲的說，「假如他沒有這麼說的話，我就不會告訴你，也不會要求你改變我們的……計劃了。」

他若有所思的說，「假如這都是眞的話，我眞的不懂了，這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是不是？我們的小小陰謀就這樣成功了嗎？我發現了妳，千辛萬苦、冒著危險把妳送到懷德卡來……這些都是多餘的。他就這樣把懷德卡留給我嗎？」他手中的香煙掉在潮濕的草叢裡，「眞可笑。多年來他始終把妳列爲遺產繼承人，根本沒想到我。現在妳回來了，卻反而把妳摔在一邊……我不了解，眞希望我能弄清楚。」

「我知道，但我該怎麼說呢？不管多年來他自己有多懷疑，他始終懷著安佩會回來的夢想，然而你卻堅持她已死亡，加上他知道你想要懷德卡。因此，他更加固執，堅持己見……那使他認爲安佩會回來不可能。……或許部份原因是他想多替你保管一下財產。」我停頓一下。「現在我回來了，終於，證明他是對的。他發現自己一向用來威脅你不要太自信的法寶，意然不是夢想，而是眞實的。但是現在安佩在這裡，很多跡象顯示八年音訊杳無，如今一朝回來卻對懷德卡也沒

什麼眷戀。但是你呢？完全相反，你充分顯示是個有資格的繼承人。因此，他覺得應該儘快做決定。最後他終於付之實現。」

「也許妳說得很對，但一點都不合乎邏輯。」

「而且，」我說，「有一件事我非常確信。」

「什麼事？」

「你是繼承人沒有錯，只是可能和茱麗共同繼承，或你單獨繼承，我想他心底裡早就認定安佩已死亡，只是他很固執，堅持要將她的名字列爲繼承人罷了，但我相信他最近幾年很希望你能繼承。因此，我驀然出現給他很大的震驚。所以這時他發現應該盡快把事情處理好。」

「也許妳說得對，我的天，也許妳對。」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只要我們了解茱麗的立場。」

「是的，茱麗妾身未明。你聽過他請她來？麗沙說得沒錯他寫信邀請她來，你知道嗎？」

「不知道。」他的聲音有些變了調。「妳知道嗎？妳回來只不過——十二小時，但他告訴妳的卻比告訴我一年的還多。」

「康，不要如此自貶。」

我不加思索的說。然而他卻低聲的笑了出來。「好的，親愛的，我們等著瞧，希望妳說得對。但不管怎樣，妳仍然是我的守護神！」

「這個我可就不知道了。但即使我不來，幸運仍然跟隨著你。就像你自己說的，你可利用雙手得到你想要的東西。」我半面向著他，聲音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康……你仍然不理會我說的。」

「什麼事？哦，天啊，妳仍然感到難過。妳認爲這一切都白費了是嗎？或是妳開始擔心我食言背信，不給妳該得的酬勞？放心，寶貝。我絕對遵守諾言，不用擔心。我一定會給妳的。」他的聲音帶著微笑。「甜心，假如我不守信的話，妳可以報復。」

「不，我不是擔心這個。我不會傷害你。我只希望離開這裡。我對你說過了，是吧？」

「離開？」

「是的，馬上離開。」

他憤然的說，「妳——瘋了！」

「不，我不需要什麼東西，因此——」

「聽著——」

「不，康，請聽我說！即使我不來這裡，你也能得到一切東西。我來了，使得祖父急於做決

定，我們不知道他會怎麼處理。因此，這個騙局倒值得一試。但是如今已很明顯，不需要這樣。現在我在這裡沒有什麼用處，我很想離開。請你不要生氣。我——我很想走。講不要逼我再解釋，我也說不出來。你盡管笑我優柔寡斷或什麼的。你能夠了解這個事實——」

「我拒絕接受！」我們背對著背，氣氛充滿敵意。「假如妳深感不安的話，看在老天爺的份上，忘了它吧！事實上，你根本沒有搶奪任何人的財產——妳甚致不必將妳分配到的轉給我！對於這點妳大可放心。」他停了一下，語氣較愉快的又說，「放心好了。妳根本不損害任何人。那個老人看到妳回來，高興的像狗一般。因此，妳不必擔心什麼。」

「我知道，但是——」

「妳現在怎麼離開？告訴我。妳想別人會怎麼想，何況溫士陸先生？妳要找些什麼藉口？」

「這很簡單。我只要今晚去告訴祖父說，我回來看他，但一見到康……我深覺自己很愚蠢。畢竟，他不能期望我和你破鏡重圓，是不是？這點他會很了解，甚致他可能會想是因爲他把懷德卡留給你而把我惹火了。」

我靜默一會兒，而他也沈默不語。我轉身雙手握住門柱。「康，這是最好的了，眞的，就這樣辦。幸運之門會爲我們而開。我們要好好想一想，告訴祖父些什麼，然後，我明天就走，我可以留在紐加塞爾直到星期三——假如我不見見茱麗，人家會覺得很奇怪——而且我可參加祖父的

生日會。然後我轉道倫敦。以後我還會常回來，諸如他去逝或什麼的。」我的聲音失去了控制，聽起來就像嗚咽般。「你——你不能要我留在這裡，康。你看得出來嗎？我離開對你只有好處。假如我立刻離開，祖父就可以按照他原定的計劃付之實行。他什麼也不給我，一毛錢也不會。你會和茱麗平分這筆遺產。」

在黑暗中，他迅速動了一下，抓住我的手，將它緊緊的壓在門柱上。「別再說了！」他咆哮著。「妳瘋了是不是？妳今晚到底怎麼搞的？假如妳現在就走，人家會怎麼問？」

「我看不出他們會發現——」

「問題不在此，在於妳找不出合理的藉口。妳應該知道，妳自己要理智些，不要像個歇斯底里的女孩。」

「我對你說過——」

「哦，別傻了。」他震怒異常。「妳要回來時——妳，安佩，早就應該想到會碰到我。現在僅僅經過二十四小時，妳就說不能忍受我，妳想溫士陸先生會怎麼想？他並不笨啊。他會認爲是我勾起妳過去不愉快的回憶……或什麼的，總之——這次他不會再原諒我。絕對不會。」

「是的，是的，我了解。哦，那我們想想其他方法——」

「我告訴妳絕不。而且我們還不知道他的遺囑怎麼安排，也許他改變主意也不一定。就算妳

對，妳以爲我喜歡他把妳排除在外嗎？」

我難過的四處張望了一下。「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親愛的小傻瓜，妳認爲我喜歡他把財產分成三份而不是兩份嗎？假如妳留下來，我就可以得到妳的份和我自己的份。一旦離開開了，幸運的話，我就和茱麗平分……現在我考慮的是金錢的問題，我需要錢整頓一下這地方，道理就這麼簡單。因此，親愛的，請妳留下來，至少留到妳得到安佩的錢爲止。知道了嗎？」

「不。」

「親愛的姑娘，我說得還不夠清楚嗎？不管怎樣，妳要遵照我的指示留下來。」

「不。」

空氣中一陣沉寂。

我氣得發抖，「我沒有說我不清楚，我只說我不同意。」

他保持沉默好一會兒。但我想這無非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從他握著我的手，我可以感覺他的血液正加速的奔流。然而這種緊張卻瞬間化解了，他透過濃濃的夜色緊緊的凝視著我。

他緩緩的說，「妳還沒有告訴我妳的理由是什麼。妳大概……哦？一定有些事情把妳嚇壞了，是不是？應該不是……那兩隻馬吧。我可能要花費很多精神才能了解到底什麼事情……」

他的聲調改變了，怒氣已消失，有的只是好奇心，甚至是一種刺探。

我忽忽的說，「沒有什麼事情嚇倒我。只是……我告訴過你了，今天像一場夢魘一樣……很抱歉，哦——請不要再問我什麼問題。我——我今天已夠受了。我們可想想其他辦法，假如你肯幫忙的話……」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這是我第一次碰觸他。

此時月亮已步臨高空，懸掛在樹梢後，銀色的光輝洒滿大地，深邃黝黑的樹影遮隱著我們。我清楚的看見他的臉部，正低向著我。月光從他背後照過來，在臉上形成一片陰影，一雙黑亮的眼睛正一心一意的瞧我。

接著他十分溫柔的說，「妳眞的要中途放棄，離開這裡嗎？」

「是的。」

「好的，親愛的，就照妳的方法吧。」

我一定是高興的跳起來，因爲他露出笑容。我幾乎不敢相信的說，「你意思是說你要幫忙我？讓我走——放棄原有的計劃，聽其自然……？」

「假如妳希望這樣子的話。」他停了半晌，溫和的說，「我們現在就進去告訴妳祖父說，妳根本就不是安佩，妳是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名叫瑪麗葛雷，正想在舊大陸尋得一棲身之所和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們要告訴他，他一向信任的麗沙還有我們兩人都欺騙了他。我不知道今天下午你們在他的臥室裡談得怎樣，但我猜想他一定已感覺到我們欺騙他，是不是？……我想一定是的。經過愉快的一天一旦我們告訴他安佩早在五年前就死了……妳了解會怎樣嗎？」

兩隻馬靠得更近，正嚼著青草。月光透過樹林，照在河面上粼光閃閃。一隻蒼鷺悠然的降落在河的下游。

最後我說，「是的，我了解。」

「我知道妳會了解。」

「我倒沒有這個意思。」

「但妳的作法就是這樣。甜心，妳要當心。」

「這一定害死他，是不是？我意思是，一旦我們告訴他眞相，情景不知怎樣……？」

「這幾乎會害死他，任何震驚、憤怒或恐懼……都會對他造成危險。但我們——還不——希望他死，對不對？」

「康！」

他哈哈大笑。「別擔心，甜心，不是計劃這樣。我只是提醒妳可能碰到的情況。」

「你只是想嚇嚇我，是不是？」

「只要是妳喜歡。妳知道我要使事情弄得更糟的話，我就有辦法。」

我不加思索的說，「我知道。不要認爲我沒有想到你曾計劃謀殺安佩。」

一陣長而屏息的沈默。接著他挺直了身子。「哦，妳是說二加二等於五嗎？聽我說，我們還是按照計劃進行。妳還是遵照指示做吧，好嗎？」

「也許。」

他仍然握住我的手。另隻手舉起我的臉向著月光。他臉上仍掛著微笑，就像初戀般的少女充滿歡欣。

我把頭轉開。「不，康。讓我走吧。」

他未加理會。「不要爲難我了。甜心，我已經告訴妳我的處境了。這件事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攸關得失。妳今天已經表現得夠好了，我們還是不要想太多好嗎？明天早上醒來，妳會覺得好多了。」他撫摸我的臉頰，小聲的笑著。「妳看吧，我眼光多棒，選了這樣好的一個女孩。我相信這種眼光會爲我們彼此間的『勒索』帶來利益。」

「好吧。你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你不後悔的話，我也不後悔。走吧，我累壞了。」

「等一下，妳想我們該不該爲這個勒索一吻？」

「不，我今天下午告訴你——」

「求求你。」

「康，今天已夠戲劇性了，我不想在你懷中掙扎使你高興。現在讓我回去吧。」

他不理會，反而把我拉得更近，以一種任何正常的女人聽了都會神魂顚倒的醉人聲音說，「爲什麼我們要讓費時間在爭吵上？難道妳不知道我爲妳瘋狂了嗎？」

「我覺得，」我漠然的說，「那是你一貫表現的方式。」

他放鬆了我。我心滿意足的想：終於我挫挫他的銳氣了，但還是不夠厲害。他小聲的笑了出來，有意製造一種親密的玩笑，隨著他又把我拉攏近一點，幾乎是在我耳際喃喃的說，「月光下妳的秀髮閃閃生輝。眞的，我——」

「喔，康，不要！」一個人怎能如此不領情？我有些意興闌珊的說，「康，我很累——」

那隻灰色母馬專心一致的低頭嚼草，毫不在意的一步步靠近門邊，突然間牠抬起牠那美麗的頭，將門推開梗在我們兩人之間，牠自己卻繼續嚼草。謝天謝地，牠終於替我解圍。

母馬用牠的頭磨擦著我，我竭力不使自己笑出來，一隻手抓住牠的額頭，一隻手握住鼻頭，使牠不靠近康。我驚慌的說，「不要生氣！牠——牠一定是嫉妒了。」

他沒有作答，轉身拿起地上的工具和線圈。

我馬上說，「請別生氣，康。很抱歉我今晚很愚蠢，但我確實感到難過。」

他站直身子，轉身走了。他看來並非生氣，只是他看著我和馬時，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妳那樣難過，顯然不是因爲被馬嚇壞的緣故。」

「這——哦，」我邊說邊把馬推開，離開門邊，「我不是跟你說過不是馬的緣故。事實上，牠是一隻馴良的馬。」

他站在那裡瞧著我。過了一會兒以一種單調、粗率的聲音說，「好吧，再見了，妳認得路吧。」

「喔，是的，」我疲倦的說。

我轉身走開，留下康一個人佇立在小路上，手裡拿著線圈。

通往佛斯特的路是條荒山小徑，彷彿已廢棄多年。

我並不眞的想走這條路：我只想避開康，並遠離麗沙久一點。我發現自己還來不及想清楚爲什麼走這條路時，就已忽忽的離開室內，沿著河岸向佛斯特莊園走去。

綠草在我脚下寂寂無聲。左邊河面的波光映著小徑。高大的樹木沿著河岸整齊排列著，月光透過樹枝照在路面上，斑斑駁駁。山毛櫸葉在我脚下沙沙作響，茴香發出醉人的香味。我沿著小

徑直達圍繞佛斯特莊園的高牆，這裡荒草蔓延，空氣中散發著強烈的長青藤香味、朽木、野蒜和忍多花香。

再深入叢林中可發現莊園的門，門前是一片林地，忍多樹叢和攀延過高牆的長青藤幾乎遮隱了整個門。我推開它，門扭歪歪斜斜，一陣吱吱響。

叢林一片漆黑，透過樹縫可以看見明亮的天空、點綴著慘白的星光，空氣肅穆靜止，高大的樹林靜悄悄的矗立著，河面傳來一片潺潺的流水聲。

佛斯特莊園的別墅，不易發現，它座落道路稍後邊，隱秘在一片樹林裡，山楂在別墅周圍蔓延，只在入口處形成一個方形的缺口，我朝前走過這道缺口時，一隻貓頭鷹像片黑雲橫掃而過然後悠然的降落在屋頂上，我驚懼的轉過頭去看，見到月光洒在屋頂上，前面有一道淺台階，上面爬滿了青苔。

我停下脚步看了一會，然後爬上台階，乾燥、衝鼻的山楂葉清脆的響著。

別墅是十八世紀充滿羅曼蒂克的典型建築，方型、小巧閣亭式的外型，前面有石灰長柱頂著。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三邊各有一把木板凳。一張沉重，看來好像生銹的桌子擺在地板中央。我用一根手指在上面滑過，一層厚厚的灰塵，我懷疑是鳥糞。在天氣晴朗的仲夏裡，假如那些樹叢修剪得整整齊齊，加上蜿蜒而過的河面景色，長凳上再鋪上布幔，這一定是個迷人可愛的地方

。然而在這陰森的夜晚，鴿子到處結巢，椋鳥和貓頭鷹棲息屋頂上，顯得鬼影幢幢，我步下台階，再次踏上山路。

然而我猶疑不決，不知要不要回懷德卡。白天發生的事件令我心煩意亂，森林則一片寧靜和清新，雖然不是令人覺得頂舒適，但至少這裡孤寂無垠，遠離塵囂。

我想我應該再走遠一點，到達別墅那裡。月光皎潔，即使山路遠離河邊，我仍然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道路。

這裡森林更加茂密，山路沿著座小山丘蜿蜒，山丘上有顆巨大的香柏，參天聳立在夜空裡，枝葉層層疊疊。我步出黝黑的香柏樹影，置身在一片空曠的月光下，月光後面，森林的盡頭有幢房子佇立在那兒。

空地前有片花園，花園四周圍以杜鵑和山楂，現已蔓延恣生。花園到處都留下先前灌木和裝飾用的矮小樹根，隱蔽在草叢裡。花園中央有個日晷儀，埋在深可及膝的多年生灌木叢中。花園另一頭有道階梯通往別墅的陽台。

我佇立在日晷儀旁。薔薇花飄來陣陣濃郁的香味，夾雜著山楂花香。花瓣和香草都掛滿豆大般的露珠兒。

我跨過潮濕茂密的草叢向著陽台的樓梯走去。一隻貓頭鷹在某處梟叫，不一會兒牠倏忽的飛

過窗戶，消失在森林後面，我猶疑了一會兒，才謹愼恐懼的爬上階梯。在這陰森幽靜的別墅裡，我不禁毛骨悚然，彷彿看到鬼影般。

然而事實上什麼也沒有，在這空曠的房子裡連一絲鬼火也沒有。透過長長的窗戶，我看到這幢房子昨日的影像……。客廳裡的壁板已燒焦，門也毀壞，還有曾是很精緻的壁爐，如今只剩一片殘垣。圖書室裡有幾個書架靠牆排列，燬壞的壁爐架像件破衣垂掛著，起居室的木製地板已穿裂，一隻白楊樹苗正從裂口裡探出頭來，羊齒爬滿龜裂的牆壁……。樓梯頂端的走廊上有一拱型的窗戶，鉛製窗框正與月光交互輝映。

這裡空無一物，淒測蒼涼，我轉身離開了。雜草叢生的碎石子路在我脚下沙沙作響。我停在陽台的階梯上佇立片刻，然後再回頭望望那死寂的屋子。這就是康嘲笑的沒落的佛斯特莊園。這個宅邸沒有一點貴族氣息，只有暴發戶的門面，漂亮迷人，聲勢浩大，如今却只剩一座廢墟，往日的榮耀、美景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了無痕跡。

這時空在旁的樹叢裡，傳來一陣踩在枯葉上的沙沙聲，我驚恐萬分，心跳不已，握在台階欄杆上的手突然間僵硬起來……。

一隻母羊伴隨一隻肥胖的小羊在杜鵑花叢中躑躅而行，赫然間看到我，驚懼得不能動彈，月光照在牠的眼瞳和掛着露珠的短毛上，發出光澤，小羊驚慌得啼啼叫，聲音迴盪在樹林裡，然後

兩隻羊像鬼影般消失在叢林邊。

這時我才發現自己震顫不已，三步拼作兩步的奔下階梯穿過空地。我忽忙的跑入漆黑的杉樹影下時，正踩中了一顆杉果，杉果直滾到杜鵑花叢中。一隻棲息在樹叢中的掠鳥驚叫一聲，撲翅飛起。

我停下脚步，發現自己來到河邊的小路口，河面的月光反射在樹林裡，突然間陣陣孤寂襲上我的心頭，我有一種需要家的感覺。因此心想該是回去的時候了。

於是我轉身沿著寬廣的馬路，急急忙忙的走，穿過山楂籬，殘破的門房和長青樹，最後抵達漆有「懷德卡」三個字的大門。

徘徊在羅馬古牆邊，
徜徉在羅馬城堡下，
往事如烟，
不堪回首……

7 往事如烟

茱麗在一個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來到了，空氣中到處瀰漫著乾草的味道。繡線菊沿著溝渠一叢叢的探出頭來，遠處拖拉機的引擎聲就像玫瑰花叢中嗡嗡作響的蜜蜂一樣，構成了這沉悶鬱熱午後的一部份，拖拉機的聲音使得大家都沒注意到駛近的車子，直到麗沙從桌子上抬起頭來才注意到。「有輛車停在大門前，一定是茱麗到了。」她輕咬著下唇說道。「不知道誰帶她來？一定是她通知費克到火車站接她。」

我小心翼翼的放下刀子，她深深的瞧了我一眼。「我不應該擔這個心的，休息了這陣子，不會有事了。」

「我也不擔心。」

她注視我好一會兒，然後微微一笑並點點頭，我停留懷德卡的兩天中，麗沙好像克服了精神緊張，說眞的，她對我給她的勸告太在意了，因此有時候（顯然僅是一陣子）連我都懷疑，她是否一直設法把我當安佩。無論如何，她似乎把我當成眞正的安佩，這是她自我保護的一種方法。

「我出去接待她，妳要一起去嗎？」

「去吧！我要妳第一個見她。」

我跟隨她走向通往後門舖有石板的走道，我在門口的陰影下止步，她直走出大門，站在陽光下。

茱麗正坐在一輛做篷車上，車身漆著黑色和銘黃色，看起來顯得刺眼不調和。茱麗拉動煞車器，車子滑行了約四碼遠才停住。她飛也似的跑下車來，連引擎都來不及熄火。

「嗨！麗沙，謝天謝地，總算到了。熱死人了，一路汗流夾背。咦！我聞到茶點的味道。祖父還好吧？她來了沒？喔，我希望你們不介意唐納。這是他的車子。本來他不讓我開的，他說我是世界上最恐怖的駕駛。可是後來他還是讓我開了，因爲我採不合作主義，賴在屋裡。我想要他

留在這兒，你們不介意吧！這樣他可以幫忙照應，我也可做大大小小的活兒。到底『她』來了沒？」

她穿一件寬鬆的白上衣，藍裙子，纖細的腰上緊緊的繫著一條深紅色的皮帶。這身打扮雖然簡單，但仍顯出她那高雅的氣質。她一頭金髮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有如棉絮。灰綠色的眼睛猶如一波秋水。黃褐色的臉孔，和琥珀色的臂膀、雙腿，看起來光滑圓潤，厚重的金手鐲使得手腕更加纖細。

她呵呵的笑著和麗沙握握手，我注意到她並沒吻她。只要看到這種欣喜望外的見面場面，任何人都將感染那份欣喜。

她鬆開麗沙的手，轉個身，藍裙子也隨之飛舞旋轉，她走向那個此刻我才發現站在那裡的男人，他剛把院子的大門關上。茱麗向他招招手，要他過來見見麗沙。他順手熄掉引擎，拔出鎖匙，小心的放進衣袋裡，然後靦覥的向我們走過來，他那羞怯的樣子正和茱麗的熱情洋溢成對比。

後來我才知道唐納只不過二十七歲，然而看上去卻要老一些。他的神情拘謹、畏縮，臉頰狹長，顴骨高聳。眼神流露著優柔寡斷的樣子。淡褐色的眼珠子不很清澈，看起來似乎變幻莫測，這是他臉上唯一流露情緒的地方。他似乎很嚴肅，除了有時候打開大門，接觸到刺眼的陽光時，才露出那罕見卻特別迷人的笑靨。一頭金色的捲髮，在陽光下就像鳥巢一樣。他衣著古板，甚至

有點寒酸，那一身裝扮與他的那部車子頗爲相像，即使名牌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不惹眼。但他人卻一副聰明相，溫和、動作敏捷，他那個樣子和茱麗站在一起，倒反而惹人注目。

茱麗興高采烈的說個不停。「麗沙，這位是唐納，親愛的唐納，這是麗沙，我向你提過。這位是我堂姊，她燒得一手好菜。麗沙，他留在這兒，沒問題吧？你們到底把『她』藏到那裡去了？」

「當然，當然，那還有問題嗎？」麗沙說道，表情看起來有些吃驚、意外。

「你好。你帶茱麗從倫敦到這裡嗎？你們兩位一定都累了。不過還好，你們趕上了午茶時間。現在進來用吧，唐納，我沒叫錯吧？」

「祖父沒告訴你們嗎？」茱麗大聲說道，「他總是認爲我毛毛躁躁的成不了大事，可是我在電話中早就告訴他唐納要帶我來呀，這也是我此次來的主要原因，唐納研究羅馬古跡，或著隨便你怎麼稱呼它，而且在這方面是重要的學者。他到這兒目的是想在燒毀的西林區做研究，那兒有個研究羅馬的營地——」

「要塞。」唐納插嘴道。

「要塞？噯，總之還不是一樣？」茱麗急切的說道，「我來這兒，不外乎爲了隨他東奔西跑，並參加祖父說的生日宴會，六月是吉祥平安的月份，八月就不行了。下雨下個不停，唉，到底

『她』來了沒有？」

麗沙一向沒有表情的面容這時閃過一陣掙扎。我看得出她對茱麗愉快、漫不經心的談到懷德卡和生日宴會，感到放心，她對唐納有相當的好奇心，但對於我和茱麗之間的會談卻感到憂慮。不過，像她處理別的事情一樣，這並不成問題。

「當然，這沒什麼問題，你們可以留在這裡。」她溫柔的對茱麗說，「絕不會有問題的，這兒的大門永遠爲妳和妳的朋友而開。」

「喔，你們眞是太好了。不過我不敢太打擾你們。」唐納平靜的說，好像他無意多說的樣子。「我對茱麗說過，我必須呆在離工作不遠的地方。當學生還沒來時，我想在那邊紮營，這一兩夜我已訂了旅館。」

「哦？是這樣嗎？」麗沙說道，「假如你已安排好，那就不勉強了，不過你一定要留下來喝杯茶再走。」

「謝謝，謝謝，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你這個人怎麼搞的！」茱麗叫道。「唐納，我不是告訴你留在這兒嗎？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不要因爲祖父忘了告訴麗沙你要來，你就這麼見外拒絕人家的好意，事實上，也許我是眞的忘了告訴祖父。你知道安佩要回來的事，實在太讓我高興了，三分鐘一下子就到了，而我當時打的

是宿舍公用電話，祖父一向小氣出名，他才不肯付這電話費的，無論如麼說，親愛的唐納，你不許在西林區紮營，那不是個適當的地方。我看過你住的地方，周圍都是些搗蛋的笨貨，而且你不可能成天和那些羅馬古物在一塊兒，有時候總得出來透透氣，所以——就這麼說定了，你住這兒，麗沙，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到底『她』在那裡？」

我仍站在走道的陰暗處不動。可是這時茱麗一轉身，唐納看見了我。我早就準備好裝出一副非常驚訝的樣子，雖然我知道在場每個人以前都見過安佩，不過唐納的眼神讓我納悶，在他看來，我簡直就是茱麗的化身。雖然他那種眼神一下子就消失了，可是我很奇怪他到底看到什麼？難道他看到茱麗將來更蒼老更瘦弱的樣子？或頭髮已變白？不白才奇怪呢？八年了，往事如烟。

茱麗看到我了，她眼睛睜得大大的，那模樣與唐納不相上下。

我從陰暗中走出來，站到陽光下。

「安佩？」

有好一會兒，她只呆立不動，想說話但卻說不出來，氣氛頓時肅穆起來，麗沙估計錯誤了，顯然這件事徹頭徹尾都是錯的：假如她懷恨我，我可受不了。天曉得，她也許就是最恨我的人。

「安佩，喔，我親愛的安佩！」茱麗邊說邊奔向我的懷抱親吻著我，淚水像決了堤的河流下來。鹼鹼的淚水沾到我的眼睛有點不舒服。她笑著擁抱我，然後放開我，繼續不停的說著。

「安佩，妳眞糟糕，怎麼可以把事情弄成這樣。我們都非常難過。噢，當時我眞想宰掉妳，眞的。可是現在謝天謝地，妳沒死，我才有機會告訴妳，死亡是件悲慘的事……。喔，天啊，我並沒哭——喔，妳回來了，眞是太棒了。」她輕輕的握著我的手，「說些話呀！親愛的，否則我會以爲妳是鬼魂回來了。」

我注意到唐納機伶的轉過頭去，假裝看著荷蘭式的穀倉。那是用波浪形鐵皮蓋起來的，對考古學家來說，這不值足一視，然而他似乎很感興趣的樣子。麗沙退到茱麗身後，不過她還是毫不難爲情的注視著他們。

我望著茱麗，突然覺得孤立無援。畢竟，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我清清喉嚨，強作笑容，隨口說了句，「妳——妳已長大了。」

「我想是吧！」茱麗茫然的答道。

然後我們兩個都笑出來，笑聲有些尖銳。我看見麗沙薄細的嘴唇微張並注視著我。瞬間我覺得她對我此時所扮演的愚蠢的角色感到很困惑和驚愕。這一切比她見到我應付祖父的方法更笨拙更糟糕。我覺得好笑，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麗沙是個差勁的心理學家，她到底還能期望我做些什麼？製造一個更和諧的場面嗎？事實上我在這場戲裡扮演的角色比她想像的更具有說服力了。

奇怪的是，剎那間茱麗似乎知道我在想些什麼。

「你說，傻不傻？我以前曾想像過久未謀面是什麼樣子。當妳一再盼望見面的時刻，然而眞的見面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能說一句哈囉。接著又是『你近來都上那兒？近來如何』等等。然而，妳能在這兒就夠了，妳了解我的意思嗎？」

「當然，我正要好好謝謝妳。只是我口齒笨拙，無法表達。」我先對她微笑，然後又對唐納笑笑，他正全神貫注的傾聽我們的對話。

「我們老祖宗認爲茶是化解尷尬的良藥，何不去喝一杯呢？你好嗎？謝頓先生？」

「喔！我的天，眞抱歉。」茱麗趕忙解釋。

「饒了他吧，叫他唐納就好了，每個人都這麼叫他的——至少他喜歡的人都這麼稱他，至於他不喜歡的人，他根本就不屑一顧呢！」

我笑著和他握手，「你的工作似乎很有趣。」

「確實。」唐納答道。

「喔！」茱麗在我身旁說道，「唐納對過日子特別有一套，他很少有問題。」

我迅速的瞄了她一眼，她看起來非常歡愉可人，正對著他吃吃的笑著。

她攙著我的手臂，「祖父在那兒？這種天氣他不會來農場吧，實在太熱了。」

「他現在正在休息，每天這個時候他都休息。」

「眞的？我是說他必須這樣嗎？」

麗沙過來請唐納，低聲而有禮貌的告訴他吃茶點之前先洗手，我們一起跟著她進入屋內。

「我只是提醒一下，他必須特別小心，任何太勞累或刺激的事都會使他中風加劇。因此，茱麗，妳要特別留意。我以爲這次我回來對他是個刺激，不過還好。他精神一直不錯，」我說道。

「康呢？」她那睨視讓人有些緊張，我輕輕的答道，「他也很好。」我有點奇怪。（決不是第一次）到底茱麗十一歲時對她堂姊失踪的事知道多少。

「妳稍晚後可看到她，他現在正在田裡與工人喝茶。」

「妳打算去幫忙嗎？假如不嫌棄的話，我可幫妳的忙，或者我們找唐納一起，帶著工具去——但我看妳好像不想在這種大熱天工作的樣子，妳怎麼搞的？妳變瘦了，妳身材一向不錯，至少我是這樣覺得。我十一歲時很崇拜加百列天使（譯按：聖經七大天使之一，司傳好消息給世人）而他們根本談不上什麼身材，是不是？」

「茱麗，至少妳在那年紀不胡說八道——如果有，我也不記得了，妳這一套是從那兒學來的？」

「從唐納那兒。」茱麗咯咯的笑起來。

「我簡直不敢相信。」

「哈！他的金口不說廢話，因此我就常替他把話說了，結果呢？弄巧成拙，我說的一半是廢話，相形之下，唐納的沉默就是金了。」

「原來如此。」

「沒有妳口才那麼好！」

「我？」

「是呀，有誰能說話說得這麼好，我還記得妳編的那些故事，妙的是妳編的故事比妳自己還眞實，或許故事的主人翁就是妳自己。」

「也許是吧。」

我們進屋時，她瞄了我一眼，捏捏我的手臂。

「妳看起來不太愉快，爲什麼呢？妳繃著臉時，就是這副德性，好像變了個人……我是說，和以前不一樣了。」

「我不了解爲什麼妳這樣擔心我的感覺。」

「妳不了解？」

「是的，不懂爲什麼妳那樣關心我的事？我離開時沒人關心，不是嗎？好啦，現在我回來了，像個幽靈撓人清夢，妳何苦擔心？」

她那灰綠的眼珠瞪得大大的，像孩子般的純眞。

「不爲什麼，只因爲我愛妳。」茱麗簡單地答道。

從暈眩的陽光中突然走入陰暗的走道裡，眼前一片黑暗，一時無法適應，我很高興它正好掩飾了我的表情。過了一會兒我才輕輕的說道，「妳愛我甚過加百列天使？」

「喔！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當然更愛妳囉。」她吃吃的笑著。

說起來，茱麗的歸來和我一樣的興奮。

貝特夫人顯然早已在廚房裡等候著，她迎接我們說道：「眞高興見到妳，茱麗。妳看起來很漂亮，我想妳這一身打扮一定是英國式，他們一整年叫妳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做事，連回來看看妳祖父的機會都沒有，眞叫人看不過去。更不要說其他想念妳的人了，和麗沙一起過來的是妳的男朋友是不是？『非官方的』是什麼意思？」

接著，康出人意外的從牧場裡回來，表面看來是迫不及待的想歡迎茱麗，其實，只是好奇的想知道誰帶她回來。

看康和唐納見面眞是有趣，他進來時，大家都已坐好等著貝特夫人的茶點，他規規矩矩的洗好手，不過身上還是穿著工作服——舊長褲，一件開叉到頸口的短襯衫，身上也還留有乾草的鮮味以及汗酸和馬騷味，看起來頗富魅力。

他若無其事的招呼唐納，完全沒有一股好奇興趣的樣子。假如他一路上曾疑心茱麗的新護花使者會威脅到他的地位的話，那疑慮一定在他進門，見到這位謙遜的先生時就一掃而光，尤其當唐納從爐邊的椅子上站起來和他打招呼時，發現自己至少高出他三吋，我看得出他很滿意，兩人成了強烈的對比，我注意到茱麗的表情很奇怪，麗沙那一向冷漠的臉孔，就更明顯了。你彷彿可以聽到她驕傲的咯咯聲，像隻母雞剛孵出天鵝般，整個屋子裡只有唐納未覺察康的魁梧軒昂。他平靜的向其他人打招呼，然後又繼續和我聊天。

祖父跨進屋裡，緊跟著是貝特夫人和茶點，祖父拿著手杖，很奇怪我以前並沒見過他用手杖，皮膚上有蠟色斑點，看起來似乎比往日更蒼老。

「祖父，眞高興看到你。」茱麗起身迎接時，眼裡閃著憐惜和憂愁。

「妳好嗎？」

「妳可眞放心，上次妳在這兒是多久前的事了？一年了？」

「只有十個月，」茱麗答道，「祖父，這位是唐納·謝頓。我在倫敦認識的朋友，很湊巧，這個夏天他要來西林區研究，因此開車載我來。」

「你好，謝謝你帶這孩子回來，來喝茶吧，在西林區工作，嗯？是什麼樣的工作？」

當唐納回答時，我注意到康表面裝著和茱麗談話，暗地裡卻豎起耳朵傾聽，貝特夫人在麗沙

身旁，一雙眼始終停留在唐納身上。

「謝謝妳，貝特夫人。」麗沙一面倒茶，一面說道，「太好了，我想……安佩，能否幫個忙，傳一下杯子？」

「讓我來。」唐納迅速的迎上去，康一動也不動，很不以爲然的斜看著他。

麗沙竭力壓抑自己緊張的情緒，她先把茱麗和祖父的杯子斟滿，然後在唐納的杯子裡加了糖還攪拌了一下，請康遞給他，唐納面無表情的接過來。康則看也不看杯子，眼睛始終盯著談笑風生的茱麗。

貝特夫人沒有離開的意思，她裝著替大家傳遞餅乾，一對小黑眼珠則咕嚕咕嚕的盯著唐納。

「倫敦，嗯？」貝特夫人說，「原來你是從北方來避暑的。」

「是的。」

「你認爲北方如何？你們倫敦人是不是認爲我們這地區連電灯都沒有？」

「難道你們這兒沒有——」唐納吃驚的看了一下天花板。

「貝特夫人，妳是說倫敦人都對南方人一無所知，南方人一向都認爲北極圈是從黑芝（譯按：英格蘭北部之一城市）開始的。」我趕忙補上一句。

「人們有時候老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問題，不過今年不會，今年處處都非常美好。」

「連這兒也一樣？」祖父冷淡的問。

我看到康和麗沙迅速的交換一下眼色，像火花瞬息即逝。

「貝特夫人，唐納不是南方佬，他來自蘇格蘭呀。」我趕忙的說。

「噢？」她似乎稍感安慰。「我從沒到過倫敦，你是住那兒是不是？」

「是的，我有棟房子在那兒，不過每逢夏季來臨，我總到——呃，對，到鄉村去避暑，今年我來西屯莊。」

「整個夏天都要在這兒？」我眞希望貝特夫人那尖酸刻薄的眼睛不要從茱麗身上掃到我和唐納這兒來才好，但是她又補充說道，「茱麗，妳打算要在這兒停留多久？」

「嗯？」茱麗正被康的話逗得哈哈大笑。「誰？我？看能留多久就留多久吧，我有三個的假期。」

「貝特夫人，」麗沙接腔道，「我好像聽到電話在響，你不介意我去接嗎？……很抱歉，謝頓先生，你知道貝特夫人在我們家已好久了，茱麗就是她從小看大的……。她總是替茱麗招待許多朋友。」

「我看就多留個十三天左右吧，親愛的唐納，介意嗎？」茱麗愉快的說。

「一點也不。」謝頓先生一面回答，一面替大家傳遞三明治和餅乾，間或夾雜一兩句詼諧的

話，現在他自己坐下來吃三明治。

不知怎的，我發現在我和椅子間架子上的三明治和餅乾也被吃光了，「好傢伙！」我想，看著他吃完一塊又馬上接一塊。這些三明治是我親手做的，味道很不錯。

「現在，談談你在西屯莊的羅馬營地……」祖父開口了，他是溫士陸一家之主，顯然認爲現在是該輪到他受人注目的時候了。

「事實上那是個要塞。」唐納接道。

「好吧，就算是要塞，羅馬人叫它做哈比敦，對吧？」

「哈比敦。」唐納一面若無其事的拿起一塊三明治，一面儘力集中敏銳的眼光，很感興趣的盯著祖父。「這是埋在地下紀念埤上的名字，現在我們沒有其他參考資料，因此這地方就只好根據碑文記載的來稱呼，所以，」唐納的臉上露出迷人的笑容，「你的推測正和我一樣，都是相當高明的，先生。」

「哦？不過，我想知道……」他想接下去說，可是貝特夫人又敏捷的折回來，端著餅干。

「眞奇怪，茱麗到家才不過五分鐘，她男朋友的電話也追踪而來，他眞不死心。」他將整盤餅乾放在茶桌上，眼睛直盯著茱麗。

好一會兒，茱麗看起來有些茫然，雙頰泛紅。

「我的——男朋友？」

「是呀，」貝特夫人帶點尖酸的說，「就是那年輕的比爾·費克啊。住在尼德。他說他在路邊工作時看到妳坐車子經過。」

「年輕的費克？」祖父問道，「住在尼德？到底怎麼回事？到底怎麼回事？」

「我根本不知道，」茱麗放下杯子，輕描淡寫的說，「他要找我聽電話？」

「他這麼說，妳應該知道呀，自從上次妳在這兒我就沒告訴過別人，假如妳問我——」

「噯，貝特夫人，拜託！」茱麗現在滿臉通紅了，幾乎是衝著出去，貝特夫人朝著祖父和唐納冷冷的點頭，「比爾是個好男孩，可惜他不對她的胃口，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貝特夫人，你不應該——」麗沙開腔了。

「我可是實話實說哩！」這婦人尖刻的答道。

「哼，」祖父說話了。「眞遺憾讓妳發現了這種事，好了，這就夠了。現在貝特夫人走開吧！」

「我是要走了，現在請好好用茶吧，這些餅干都是我親手調製的。讓我告訴你們，在倫敦決吃不到同樣好吃的餅干，」她對唐納點點頭，「或在蘇格蘭也一樣吃不到的。咦，剛才我是不是看見貓兒溜過來了，還是我眼花？」

「貓？」麗沙驚叫道。「湯咪？喔，不，絕對沒有，我從來不准牠過來這兒的。」

「剛我開門時，我好像看到牠從我身邊竄過。」

「胡說，貝特夫人，我看妳想像力太豐富了。」祖父拿起手杖往沙發上搥幾下。「那有什麼貓？不要我藉口了，趕快走開，快去。妳這些餅干做得很好吃，茱麗打完電話順便叫她提壺熱水來，好嗎？」

「是，」貝特夫人馴服的應道。「沒有人能說我比別人笨手笨腳。」到了門口，她又轉身補充道。「對了，還有佛斯特先生，我沒告訴你們？他也回來了，也許待會兒就來電了。」隨著吃吃的笑聲，消失在門口，客廳一片靜寂。

「嗯，不錯。」康懶洋洋的伸出手，「這些餅干眞不錯。」

「嗯，她沒問題，我絕對信任她，只是時下這種青年男女的事不應該太饒舌，謝頓先生，剛剛我們談到哪兒了？」

「哈比敦，」康接道，「剛要談到挖掘。」

「對，對，你想找的是什麼？能告訴我嗎？假如這附近眞有什麼值得挖掘的東西，我想你們在懷德卡也一定能找到，可不可能？」

我看到唐納的臉上閃過一絲驚異的神色，接著是一陣輕微的困窘，祖父正喝著茶沒注意到，

可是康留意到了，我看見他疑神疑鬼的盯著他，後來，我發現除了我們之外，屋裡還躲著其他東西。唐納在聊天時，手拿著一小塊火腿三明治，從椅子的扶手上滑下去，椅罩幾乎要垂到地面上。一隻黑白相間的爪子偷偷摸摸的從邊緣伸出來，很快的抓起了三明治。

「任何地圖都沒在附近標示特別的東西嗎？」唐納不理會椅子底下的情形，平靜的說，「當然，這並不就是說這兒一無所有。假如你耕田時用犁翻出了古羅馬的硬幣，我希望你能直接送來給我。」他一面說，一面將三明治放回盤子，然後再拿一小塊，裝作若無其事的垂到椅子扶手下面。那隻爪子又迅速的閃出，粗野的攫走了三明治，湯咪爲了要搶吃，終於現形了。

「那麼你要在這裡待多久？」

「做這件特殊的工作，也許得待到八月。」

「那時候恐怕在你走之前我們要翻耕土地。」

「哦？」唐納帶著歉意的補了一句，「我恐怕對這個一無所知，貝特夫人對倫敦佬的評論也許是對的。」

「假如你能分辨出大麥和小麥，你就和我、康一樣高明了，當然我知道你能，你知道我和康也不認識威士忌酒上的羅馬文字。」

康表示抗議，我不禁脫口而出：「你有把握嗎？」大家哄然笑成一團，茱麗在笑聲中回來了

，一臉冷漠、不在意的樣子。她手上小心翼翼的提著一壺熱水，這時候大家的注意力不約而同的轉移到她身上。我知道康這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儘量避免談論打電話的事。

「茱麗？」老溫士陸先生可就沒有這種禁忌了。

「到底那孩子要做什麼？」茱麗漫不經心的答道，「他只是向我問好，還向我要在這兒停留多久？做些什麼事？還——就是這些了。」

「好，現在讓我仔細端詳妳，孩子。坐到我身邊來。妳現在的工作……。」

聊天又繼續下去，康和麗沙對茱麗第一年在廣播電台工作的情形，聽得津津有味。

在我旁邊，唐納的椅子底下又開始騷動起來，「要再來一塊三明治嗎？謝頓先生？這些是夾螃蟹的。哦，那些貓可蹲得眞好。」我小聲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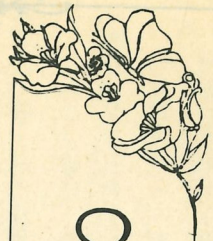
他伸手去拿時，我看到湯咪眼睛閃爍，半分鐘後我看到那隻爪子敏捷的抓走了一小塊。不到一秒鐘，又伸出來了，這隻死貓，愈來愈不像話。

「妳都沒吃，」麗沙對我說，「來吃點三明治吧，這兒還有一塊——」

她轉身去看時，那隻貓爪子又射出來，連最後一塊螃蟹三明治也飛了。

「對不起，」唐納不在乎的對我說，「我拿走一塊杏仁餅干。」

噢——
滿腔悲悽，
向誰吐露，
親朋好友音訊杳無，
而你——
我的愛人，
竟也離我而去。



8 秘密

今晚茱麗和我一起到外走走，麗沙默默的目送我們走出門外，唐納未改變主意，喝過茶後他就到西屯家去了，祖父早早就上床就寢，康一定是天色向晚後才獨自一個人進來進餐的，拖曳機的聲音一直在溫暖的夜色中迴盪著。

帶茱麗去看母馬剛好順路，但我還是走別一條路。我們穿過花園，經過側門，沿著河岸向西屯莊走去，在晦暗的月光下道路仍隱約可見，空氣中瀰漫著花香，雨燕在天空盤旋飛翔，不時發

出輕細、呢喃的細語，像海鷗，也像蝙蝠。

現在只有單獨我們兩人，但仍然無言以對，她曾說過一句眞理，那就是人生大事無庸商討，對她來說，這個她衷心敬慕的堂姊魂歸人間就是其中之一。在她的言詞或表情間，絲毫不表露我的歸來對她有任何影響的意思。也許現在還看不出有任何影響……，但這只是遲早的事；即使不發生在她身上，也會發生在唐納身上。

八年來音訊杳無，現在我們又重逢——我緬懷起往日在加拿大的時光，而茱麗過去一年來在廣播公司戲劇部門始終糾纏在多采多姿與誹謗性的事件裡。

「……，老實說，安佩，這眞是福音書中說的眞理。」

「我不相信。看來妳根本不懂什麼叫福音。」

「就是佳音的意思。」

「天啊！」

「這把妳嚇了一跳。」茱麗心滿意足的說。

「我想妳這也是從唐納那裡學來的。」

「我想沒錯，所有好事情——」茱麗的聲音突然帶著咽啞。

我瞧著她，「他看起來不錯。」我帶著試探的口氣說。

「是的，我知道。」她平靜的說，並順手撿起荷蘭芹枯枝，漫不經心的朝河岸兩旁的金鳳花揮舞着。

「茱麗，不要理會貝特太太對妳和唐納的事有何看法。」

「我知道，我不會介意的，我不管她對我有什麼想法。」

「再過去就是佛斯特莊園了，我們還要走下去嗎？」

「不要，讓我們找塊地方坐下來。」

「階梯乾乾的，我們可以坐下來。」

我們往上爬兩個階梯，面對著佛斯特宅邸，彼此靠坐下來，夜晚寂靜無聲，河邊草地上的樹林佇立在茫茫的夜色中，河岸兩旁柳樹低垂，長長的柳葉隨波飄盪。

我說，「不知道我對唐納的看法對不對？希望沒有錯。」

「是嗎？」

我笑著說，「他有一股吸引力。」

她的臉上略過一陣光彩。「確實，這就是爲什麼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他是好人一個，即使有時候我對他發發脾氣，他仍然是那個樣子，他——哦，他絕對可靠……」她停頓一下繼續說，「我實在非常，非常渴慕他。」

「那有什麼不對嗎？」

「我不知道。」

我靜默半晌。

她伸直腿低下頭來。「眞的，我多麼渴望嫁給他，再沒有比這件事更令我感到朝思暮想，有時，突然……」她停頓一下，「可是他沒有向我求婚。」

我微笑著，「不見得，你們還有三星期的時間。」

「沒錯。」她微笑著，露出兩個酒窩，接著嘆息的說，「噢，安佩，眞是令人煩透了是不是？這種事好像只有在書中才能找得到，在現實生活中卻完全不是這回事。我的意思是——」

「妳不必太擔心，來日方長，妳現在才十九歲呢。」

「我知道。」又是一聲嘆息，然後是一陣喪氣的沈默。

過了一會兒我說，「談談別的好嗎？妳不致於說不吧？」

「哦，當然願意，我想妳應該知道我多麼希望能再見到妳。」

「親愛的。」我無可奈何的說。

「哦，我知道妳現在還不了解他，但是當妳了解——」

「我的意思不是這個，我是指妳一定在詛咒我爲什麼一點都不幫忙妳？可是妳知道，我已經

夠糟了。」

我多少期望她會同情和支持我，但是並沒有，她立刻說，「這可以說明爲什麼人不會從自己那裡得到智慧，人已經沒有閒暇思考生命對他人的意義，但一旦妳傷害到自己，妳就會思考想像這個問題，面對這個問題，但我知道這只有痛苦而已，人認爲痛苦可以使腐朽的靈魂昇華至更高的境界，但我認爲人應該像避免疾病一樣避免痛苦……。但是人一旦須要面臨痛苦時，他們就知道仁慈有多重要。仁慈是不是人生要務之一？」

「茱麗，我不懂，我從沒有想過這些，我知道的只是雨天和晴天時我的想法很不一樣。不過，也許妳說得很對，殘忍最要不得，而仁慈則使萬事生輝，這是宇宙間的法則，是不是？人對於鄰居應該盡心盡責。」

「還有什麼其他責任嗎？」

「親愛的，我不必假裝知道這些責任是什麼，但是我知道對鄰人的責任。」

她伸手摘了身旁一朵山楂花，一束束乳白色的花蕊綻放著醉人的幽香，她將花朵夾在指間旋轉著，看來像一顆小花球，瞬間我覺得她多麼的幼小和徬徨無助。

我幾乎是囁嚅的叫道，「茱麗。」

「嗯？」她似乎還全神貫注的撫弄著那朵花。

「茱麗——現在不要問我爲什麼，但是……哦，對於妳和唐納之間的事情暫時保持緘默，好嗎？我意思是說，假如有人想妄加猜測你們的事，就讓他們去猜好了，例如像貝茜這種人。」

她停止撫弄花朵，側過頭來，驚奇的問，「老天爲什麼？」

「很抱歉，我無法解釋，但是假如他向妳求婚，而妳也打定主意，或是在這三星期內他沒有向妳求婚，妳私底下和他爭吵一頓，我絕對替妳保密到底，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讓別人知道你們之間有很多問題存在。」

「甜心！」她聽起來好像還很高興的樣子，令我大爲放心，「這是老嬸母給年輕女孩的忠告，妳說『其他人』妳眞的特指某個人？」

我遲疑不決，這時我幾乎脫口告訴她整個故事了，然而我只說，「也許妳會說我指的是祖父，我想這種事一定會把他嚇倒，他爲將來甚爲擔憂——我們的將來。」

她瞧了我一眼，眼光充滿成熟和智慧。「我的將來，妳意思是指現在妳回到老家這件事？」

「是的，妳知道祖父那一輩都是怎樣的人，他們認爲只有婚姻才是眞正的幸福……雖然妳還很年輕，但我——我知道他很希望妳趕快找個對象，譬如像唐納這種人，我相信他一定會喜歡他的。因此——茱麗，無論如何，妳在這裡時，不要搞得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妳是針對依薩斯先生和所有人而言嗎？」她突然笑出來。「我猜想會發生某些

事情！安佩妳是爲這個擔憂吧？老天，我只想過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我希望——我希望——和唐納共同過生活！」她握著我放在門柱上的手，「妳永遠不要再離開了，好嗎？」

我默默不語，但她誤以爲我默認了，因爲她輕輕的捏著我的手，然後放開，又愉快地說道，「好吧，我暫時維持現狀，只是不知道我多災多難的愛情會怎樣？——吹掉，若即若離，或更熱烈。」

「當然是不變。」

「哦，天啊，是的。對於人生大事我應該學習更謹愼，暫時維持現狀。妳看，佛斯特家的馬在那裡，像一道鬼影，牠安靜得可怕，妳喜歡別人對牠搖著頭說，『牠是隻野馬』嗎？」

「當然不，不過恐怕這是眞的，勃蘭蒂種馬一向被人這麼公認。」

「眞的嗎？」

「妳不知道？祖父告訴我這隻是長壽馬生的。」

「長壽馬生的？哦，我明白了，妳說長壽馬是牠的父親？」

「是的，牠父親，妳不記得了嗎？牠像山馬一樣難駕馭。」我瞧了她一眼，她看起來好像很天眞愉快的樣子。康說得很對，茱麗不懂馬經。今天喝午茶，一夥人談到懷德卡的種種時，她也露出同樣天眞無知的樣子，康和祖父都注意到了。茱麗現在已明白我回來一定搶奪了她財產，然

而她仍然表現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這使事情好辦多了，對茱麗來說，這只不過是渡假的地方。我感到一陣寬心、慰藉，不只是爲我自己的原故，也是因爲康不會再憎恨她，至於是那一種憎恨，憎恨有多深我始終沒有去猜測它。

她將花揍近臉龐，以一種天眞、賞識的眼光看著羅文。

「牠很可愛，是不是？」她陶醉的說，「像畫中的圖畫一樣，而這裡就是天堂，簡直像透了西臘神話中極樂世界裡的天馬，牠配得上用玉髓馬槽和珍珠馬轡。」

「妳對玉髓有沒有一點概念？」

「一點都沒有。這東西好像很奇妙的樣子，是不是？一定很像彈珠，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一點像肥皂，又與寶石類似，根據啓示錄，天堂的門就是用玉做的，但事實上——」

「別說了！讓我保持天堂的美好印像吧，妳是不是也認爲天堂就是這個樣子，同時認爲這隻馬應該有個玉馬槽，至少也應是用香柏和綠松石做成的。」

那隻馬沿著山楂籬吃草，一棵高大的越橘橫斷了山楂籬，馬用牠的背拂拭著白色碟狀的山楂花，月光透過樹葉洒在馬身上，斑斑點點，突然間牠擧起頭打量我們。

這時牠發出低沉的馬嘶聲似在向我們打招呼。

瞧了一會兒後，牠似乎要向我們走過來，然而卻又低頭去吃草，「我看牠要走過來了，」茱

麗摒息的說，「那些馬和妳很熟了是不是？妳要幫忙訓練嗎？強尼說牠像魔鬼，不讓任何人接近，更不用說騎了。」

「牠看來好像還蠻有用的。」我淡淡的說。

她笑了起來，「妳不能否認牠漂亮得像一隻天馬。」

「牠樣樣都好，白天牠是什麼顏色？」

「栗色，馬鬃和馬尾是白色的，叫羅文，妳不去跟牠談談嗎？」

「不，我今晚可不拍馬屁。」

「眞淒涼所有的馬都離開了，只剩下這一隻，佛斯特先生一想起這裡人事全非，一定心痛如絞。」

「當然。」

兩人一陣沉默，茱麗瞧著那隻馬，以低沉而好奇的聲音說，「妳不必騙我了，我知道全盤事情。」

黝黑的樹林，山楂的陰影，嚼著青草的馬如幽靈般瞬間似乎都聚攏在眼前，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我剛想到應該讓妳知道我已曉得妳的事情，」茱麗說，「打從開始我就知道了，妳

已……告訴了他沒？」

再次我感到一陣暈眩，我說，「妳說我怎樣？告訴誰什麼事？」

「當然是指佛斯特先生囉。」

又是一陣沈默，我試著想講話，但講不出來，她再度瞄了我一眼，像個乖孩子承認該受罰般的說，「很抱歉，我只想告訴妳我一直知道這件事，我知道妳和佛斯特先生是對情侶。」

我說，「天啊。」

「很抱歉，」她失望的重複說，「或許我不該告訴妳，但我希望妳知道，假如萬一有困難或什麼的，我希望妳了解我會支持妳；我一直是這樣子。」

「茱麗——」

「我沒有跟蹤你們，不要這樣認爲，但是我曾幾次看見你們在一起。通常人對於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在附近不會加以注意。整年的春天和夏天，一遇假日我總是在外面蹓躂，我曾看見你們把情書藏在門口的長青藤樹上。當時我覺得非常羅曼蒂克，但是現在我明白對妳來說這段情糟透了。當時妳比我現在還年輕。」

我雙手緊握住階梯的橫木，「茱麗……妳……我們……我沒有……。」

「哦，我知道這沒有什麼不對。」

我知道應該讓她講下去，讓她告訴我這宗羅曼史的來龍去脈，最糟的莫過於她只知道一點皮毛，羅曼史？那個應當是康或是佛斯特呢？這兩個名字不斷的交織在我眼前。

「妳無能爲力，人陷入愛情總是無法自拔，除此之外好像別無良策，這就是我說妳當時糟透了的原因，我的意思是假如一個女孩子愛上一個已婚男人，就再也沒有什麼指望了，是不是？」對茱麗來說，戀愛無法受意志控制，就像得傳染病一樣，身不由己。

「唯一的辦法是離開，」茱麗說，「這是上上之策，我知道妳爲什麼離家出走，我覺得妳眞了不起，妳知道嗎，對於這種事我只有哭的份兒。」

我生硬冷淡的說，「何必如此呢？」

她淺聲的笑起來，「對我這個年紀來說，愛上一個已婚男人不是悲劇，但卻有著淒涼的美，美得像神仙故事，我常常躺在床上幻想有個快樂的結局，但事實上，這永遠不可能實現，因爲這註定她——他太太——必定要犧牲，萬一她太太很厲害的話，遭殃的就是他，當時我知道你們的事情後，我心想這倒像故事而不是眞的發生在某個我認識的人的身上，妳那時心情是不是遭透了？」

「是的。」

「妳不介意我說出來吧？我只是希望妳知道我已知道這件事情，假如妳不願意的話，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

「沒關係，反正事情已過去了。」

她甚爲吃驚，「過去？」

「天啊，茱麗，妳還能希望我怎樣？畢竟破鏡已難重圓，這件事當然也如過往雲烟。」

「但是我認爲——」

我聽到自己緊張、生硬的說，「妳有沒有好好想過，假如我早知道他還留在這裡的話，我還會想回來？」

「妳不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我非常肯定他已不在這裡，否則我不會回來的，除了回來探望祖父一眼外，我不可能回來居住的……不可能。」

「但是——」她的語氣非常明顯的充滿失望——「現在已不同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現在妳回來了，而且他也在這裡，何況……」她將後面的句子的尾音拉得很長。

「妳是說何況克麗斯特·佛斯特已死了？」我直接了當的說。

她微帶喘氣的說，「嗯……是的。」

我笑了出來，「可憐的茱麗，最快樂的事情也有終結的時候。」

「安佩——」

「忘了它吧，親愛的。看在我的份上忘了吧，而且將來有一天我會感謝妳瞞著康，我唯恐他們會知道，康對於我的出走有他自己的看法。」

她突然嚴肅、好奇的說，「妳好像對康沒有什麼好感，到底怎麼啦？」

「天曉得，不是沒好感，而是不信任他，茱麗……」

「嗯？」

「說眞的，到底妳知道那些有關我的羅曼史？」

「就是我告訴妳的那些，我知道你們常幽會，把情書放在長青藤樹叢裡，我覺得這是沒有指望的感情——欸，妳笑些什麼？」

「很抱歉，是因爲妳的措詞，妳說沒有指望的感情怎麼樣？請妳繼續說下去。」

「好吧，」她不加思索的說，「也許我讀錯了書，但是妳卻是做錯事情，我這樣說妳眞的不介意？」

「不介意。」

「唉，」她發出一聲失望的嘆息，「我希望事情最後會有好的結果，妳知道每個人都知道他和他太太婚姻不快樂，他們出現在公共場合只是貌合神離，這很痛苦，即使當時我只是個小孩子，也看得出來，妳說是不是？」

「沒錯。」

「但是並沒有聽到他們要仳離，每人都說他們實在應該離婚了，只是他捨不得她的錢。」

「他們確實該離婚。」

「很明顯他深愛著妳。」

「茱麗，我們兩人應該彼此關心對方給大衆的印象。」

她微微一笑，「確實，我們兩人同病相憐，當年妳才十九歲打擊一定不小。」

她的笑聲迴盪在月光中，我看著她說，「我現在才開始覺得。」

「妳是個好女孩。」她天眞的說，「我一直覺得不應該告訴妳這件事情，我怕勾起妳的傷感，但是我實在懷疑，不管是不是爲了錢，他太太又不是天主教徒，爲什麼他不離婚，安佩，是不是眞的爲錢的緣故？他不可能繼續維持佛斯特莊園——」

「我懷疑他是否很在乎這個莊園。」我發現自己竟然說得這麼小聲，但她似乎沒注意到。

「爲什麼呢？爲什麼他們夫妻還住一起？爲什麼他太太恨他如蛇蝎，就像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一樣，那不是因爲妳，這種現象早在你們發生感情之前就有了，到底什麼原因呢？」

「我怎麼知道呢？他——他從來沒有對我提過，」接著我大膽假設說，「她無法生育。」

「我——明白了，」茱麗緩慢的說，「而且他……？」

「有些男人把婚姻看成一種責任，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吧。也許他跟她過得一樣痛苦，他不忍心拋棄她，你不能拋棄一個一無所有的人。」

「妳知道嗎？」她說，「妳好像在談一個不相干的人一樣。」

「沒辦法，我的感覺就是這樣，」我說。「我們進去怎麼樣？妳已哈欠連連，今天妳搭那麼長的旅途，一定很累了，反正我們有的是談話的機會，唐納明天會來嗎？」

「我渴望他會來。」

「我希望再見到唐納，明天告訴我他的事情，今晚似乎都只顧談我的事，反正從現在起我們把這件事忘掉，好嗎？」

「假如妳希望這樣子的話。」

「我希望這樣。」

「好吧，」她又打一次哈欠，「喔，老天，我很想睡覺，當唐納遠離我身邊時，睡覺使我不必藉酒燒愁。」她自顧笑起來，「眞奇怪，爲什麼他不容易陷入情網。」

「也許就你們的情況來說，妳比較安全的緣故。」

「也許吧，哦，安佩，妳在這裡再好不過了。」

「謝謝妳，茱麗，希望妳晚上睡得香甜。」

「哦，我會的，離開倫敦後，寧靜已被破壞了，假如那些貓頭鷹再聒噪的話，我一定用槍殺死牠，即使牠有七隻嗷嗷待哺的小貓頭鷹。」

「通常有三隻。」

她推開花園的門，「妳好像無所不知的樣子。」

「喔，不，茱麗！妳好像認爲我是個叢林中的女孩一樣，既能哄騙野馬，也能與貓頭鷹神交。」

她似乎無動於衷，對於我的話不表示任何意見，「妳不是想進去嗎？」

「現在還不想，夜色眞迷人，我一點也不累，叢林的女孩想去夜遊一番，晚安。」

「晚安。」茱麗說。

今日寒風惻惻，
細雨霏霏，
我的愛人，
長眠在凄冷的墓地裏，
可曾悲泣哀哭。

9 此恨綿綿

低矮、破舊的石牆圍繞著長青藤，我站在牆上，將頭伸入那個枯枝掉落而形成的空窿裡，一隻手握著曲折盤繞的樹藤，另一隻手剛好夠夠得上樹幹的洞。

我伸手摸索那個樹洞，心裡非常緊張惶恐，就像是貓頭鷹與七隻嗷嗷待哺的小貓頭鷹在裡面築巢似的，更像偷開了人家的抽屜，這秘密幽會的地方，這棵情人樹，怎會有幽靈在附近窺伺？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好窺伺的，這棵長青藤隱藏的秘密現已化爲縷縷青烟，只留下樹枝空悵惘

，過去放情書的樹洞，如今看上去只是個窟窿，窟窿底部已裂開，裡面盛滿了木屑，從樹枝和腐朽的藤莖的遺跡，可看出燕八哥曾在這裡築巢，這磨擦我臉頰的長青藤樹彷彿已被遺忘、灰塵滿佈。

我爬下石牆來，用手帕擦擦雙手。

在我旁邊有條荒棄的道路繞過毀壞的側門，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中，我轉過頭四處觀望了一下，潔白的夜光投射在樹林中，白色的門泛著微光，我幾乎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門柱上「懷德卡」三個黑字。

我將手帕整理好，迅速的穿過那扇毀壞的側門，沿著那條青苔滿佈，通往佛斯特莊園的道路走。

今夜月兒更加圓潤，屋子的輪廓筆直的聳立著，周圍的樹林將它襯托成一幅美麗的圖畫，一兩隻羊在杜鵑花叢間躑躅吃草，那嚼聲在靜止的夜晚中顯得很低沉。

我聞到蔓延在日晷儀周圍的玫瑰花和忍冬的花香，我慢慢的爬下青苔遮掩的台階，穿過草叢，走向日晷儀，日晷儀上遮蓋著一層樹葉和蔓藤，我撿起一枝忍冬花湊近臉龐，長長的花蕊酥養著我的臉頰，花朵散發出醉人的幽香如仲夏之夢，隨後我將它丟在草叢中。

坐在台階上，我小心的撥開覆蓋在日晷儀上的忍冬，月光歪照在上面，隱約可看出地衣遮掩

下的刻字。

我細心、謹愼的用指頭清出那些地衣。字跡終於顯露出來。

（此刻的時間……）

另一行清清楚楚的寫著：

（消逝的時間……）

從羊兒驚慌逃避的脚步聲告訴我，我猜得沒錯，他已經來到這裡。

我雙手放在乾燥的青苔上，我幾乎可以感覺到自己血液加速奔騰，雙手擅抖著，我蹲在日晷儀的台階上摒息傾聽，雙手仍抖動著。

哦，順其自然吧，不要多加理會，該來的還是會來。

我緩緩轉身，萬分驚恐，兩脚像木偶一樣的僵硬。

他站在樹林邊，離我不出二十碼遠，像幽靈般的隱藏在樹下，除了他之外還會有誰呢？他一定不是從大路那邊走過來的而是從別墅旁的小路走上來的。

我佇立在那裡不動，月光從背後照過來，我倚著日晷儀，一隻手支柱著我，奇怪的很我感到非常緊張焦慮，然而在見到他的那一殺那，我反而很鎭靜，這是最糟糕的事情，但不管怎樣我已無暇顧及，現在既然碰上了，只有克服，無論如何，我知道自己該怎麼開口說話……。

似乎好一陣子他都沒有動，月光強烈的照在他臉上，他走過來時，那種瞪視的樣子就像見到鬼一樣，他整個人看起來很慘白，月光更加深了這種感覺，由於某些激烈的情緒，他的臉像一只假面具，就像是由平面、稜角、光與影構成的，他兩眼深邃黝黑，濃眉橫豎，下顎緊繃，薄細的嘴唇看來堅忍不屈，然而只有他開口說話時，你才明白那薄細的嘴唇是一種敵意，他的聲音軟弱而猶疑不決，這個男人對於自己是否受歡迎一點都沒有把握，然而爲何他會有把握？

最後他終於開口說話，以一種近乎喃喃自語而不帶感情的聲音說，「安佩嗎？」

「亞當嗎？」我從來沒有用過這種稱呼，因而聽起來帶有試探的意味。

他在我不遠處停下脚步，經過一陣長的沉默和痛苦，他才勉強說，「知道妳在這裡後，我馬上趕來。」

「你希望在這裡看到我嗎？」

「我自己也不知道，妳來這裡做什麼呢？」

「我——我想看看你。」

我終於鼓起勇氣才敢做這種回答，但是他似乎無動於衷，他的聲音單調沒有感情，好像他什麼也不感興趣的樣子。「妳怎麼會想到要回來呢？」

「因爲祖父生病了，他——他已日薄西山，我必須回來再見他一面。」

「我明白了。」又是一陣沉默，他的聲音仍然空洞單調，「妳從來沒有告訴我妳要回來。」

他看來像在對一個陌生人說話似的，一點都不像在對自己的情侶談話，一對情侶間總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但是我們之間沒有，佛斯特的愛已經死亡，一切枉然，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仍然以同樣的口氣回答他。「只是偶然間我聽到祖父說你還在這裡，事先我並不知道，我還以爲你想久居義大利呢，事實上，回到英國後，我還不知道你的——」我停頓了一會兒，「我還不曉得佛斯特莊園已燒燬了。」

「妳的話不太合理，是不是？難道妳說妳不知道克麗斯特已經死了嗎？」

「我——」

「眞的不知道？」

「是的，我——我沒有聽過，很抱歉。」

他微微揚揚頭，顯示他已領略、了解我的話，他離我幾步遠，月光從我背後輕洒在我們兩人之間，陰影使我無法看清他臉上的表情，更重要的是他也看不清我的表情，然而他卻死盯著我，那種炯炯逼人的樣子使我感到焦慮不安。

他緩緩的說，「妳意思是假如妳知道我還在佛斯特，而且已成自由之身的話——妳就不打算回來是不是？」

我站在日晷儀邊，那尖銳的邊緣刺痛了我的手，佛斯特的聲音和表情沒有一點感情，這顯示他和我一樣不在乎這段情，八年畢竟是段很長的日子。我說，「是的，正是如此。」

「我明白了。」第一次他那咄咄逼人的眼神消失了，然而轉瞬間，這種表情又出現了，「但今晚妳悄悄來看我又怎麼說呢？」

「我說過了，我希望在這裡見你，昨晚聽說你從義大利回來後，心裡很想見你，但我知道我——哦，我不能只是空等待，也不能公然和你見面。」

「妳眞好。」他的聲音雖平淡，但沒有半點挖苦的意思。

我把頭轉開，荒棄的花園一片漆黑，花園後殘破的屋宇攀立在靜靜的夜空中，「你的家園，」我期期艾艾的說，「……我也很難過，亞當，那一定是段悲慘的日子，你一定傷心欲絕。」

他終於現出一絲微笑，也是第一次臉上的表情有變化，「妳覺得嗎？」

天曉得我對這次幽會心憂如焚，然而也只有上天才曉得我幾乎不能再奢望會有比這次更順利的約會了，我更以爲會受到許多責難、挖苦、甚致震怒的……，但除了他那冷漠、平靜的聲音，和炯炯逼人的死盯著我外，似乎什麼也沒有。

我從日晷儀邊站開，搓搓雙手。

「我要走了。」我低頭瞧著雙手惶恐的說，「時間已不早。我——我看不出我們有什麼好談

的。我——」

「怎麼現在就走？」

他的聲音雖輕柔，但由於問得太突然，以致我一時不知怎麼回答，只是愕然的抬頭看他，他仍然緊盯著我，「知道嗎，」他說，「妳不能這樣就走，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談，妳怎能這樣一走了之？」

「你該知道爲什麼我要走！」我聲音顫抖、緊張，一時無法抑制，我試著使場面不那麼緊張、尷尬的說，「請你舊事不要重提好嗎？我——我不忍回想往日那段時光，我們都很清楚，一切都成過眼雲烟，八年前的舊事最好將它淡忘，一切都遺忘吧……。」我嘆了一口氣，「說眞的，我早就忘記了，就像那件事與我不相干一樣，它——它對我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你知道現已物境人非，你也改變不少，難道我們……不能將它忘了嗎？假如不是因爲我希望——我今晚就不會來看你了，因爲我想要——」我支支吾吾的說不出話來——「我知道你和我感受一樣。我今晚來的目的是希望我們——我們能夠——」

「忘掉！我知道，親愛的。」他將聲音壓得低低的，這時我再也看不出爲什麼我一定要輕咬下唇，阻止淚水流下來，或將頭轉向一邊，一點都沒有必要，「妳不必擔心，」他說，「我不會使妳感到困擾的，是不是妳有了新的情人？」

「沒有！」我幾乎是衝口而出，連我自己都沒預料到。

「或是以前有過？」

我搖搖頭。

「你是指這八年間嗎？」

我低頭瞧著我手中斷傷的玫瑰花。「沒有，不是爲了這個，只是因爲——」

「因爲人已變了。是的，我了解。安佩，妳改變不少。」

我抬起頭。「眞的嗎？」

我的嘴唇扭曲，「似乎這樣子。告訴我，妳打算——或是曾打算留在懷德卡嗎？」

小路平坦、舒適，我脚步急速，呼吸短促的說，「我還沒有認眞計劃過，我只是回來探視祖父，沒想到他已弱得不堪一擊，你知道他有心臟病嗎？我是決定回來看他後才知道的，我還不曉得他——或他們是否歡迎我回來，但我決定只要祖父同意，就回來看他，我不知道回來會受到什麼待遇，但還好，祖父相當仁慈。」我猶疑半晌，「大家都對我很好，回到這裡我心裡覺得很高興，我想留到……只要祖父還健在，但以後……」我沒有再說下去。

「以後？」

「我想他死後我不會再繼續住下去。」

一陣沉默，「懷德卡這個地方怎麼辦？」

「那是留給康的。」

「妳把懷德卡讓給康？」

我微笑著說，「看來我必須這樣做。」

「請妳愼重考慮，我的意思是假如妳得到懷德卡，妳是否還想留下來。」

「不。」

「妳決定這樣做，是不是因爲我的關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多少有關係。」

突然間他精神抖擻的說，「妳回來就是因爲認爲我已離開這裡，現在妳發現我還在這裡，就決定再離開。安佩，妳可眞把事情分得很清楚，一點都不含糊。」

我極力壓抑自己說，「我盡可能這樣，眞抱歉。」

一陣沉寂，接著他像在說服我相信某些不重要事情似的說，「對於那晚我所言所行　讓妳那樣困擾我深以爲憾，我實在無法再原諒自己，不僅是因爲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失去理智對妳說了那些話，而且也因爲我沒有設法……解釋挽回。畢竟，妳那時還年輕，較不懂事，我和克麗斯特過的那種婚姻生活非常痛苦，所以我如此迷戀妳也就沒有什麼好內疚了，然而我們這段情除了傷害到妳外什麼也沒有。」

「請你不必——」

「別以爲我是來爲那一晚道歉的，我來此的目的，是想將事情做個了結，此外沒有什麼原因。」他長吁了一口氣，「到後來我失去理智，請求妳——威脅恐嚇妳——和我私奔，遠離我太太，遠離這裡的每一個人，然而妳拒絕了。」

「你要我怎樣呢？眞的沒有必要舊事重提了，我不是說過了嗎？最好的方法是忘記，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必須了解唯有這樣才是上策。」

「那晚妳也這麼說，記得嗎？忘掉當然沒錯，可惜，爲時已晚，我記得那時妳還聲言再也不理我。」他迅速笑了一下，幾乎像獰笑一般，「後來，」他說，「我告訴妳假如不聽我的話，我從此就不想再見妳，」我本能的移動了一下，「我覺得自己態度不應該那麼惡劣，現在我只隱約記得說了一大堆粗魯的話，威脅不是妳離開這裡，就是我離開，然而因爲佛斯特莊園和我太太……」他吸了一口悶氣，「但老天爺，安佩，我做夢也沒想到妳眞的離家出走，而且一去就是八年。」

「這是較好的解決方法，你應該知道這是較好的方法。」

「也許吧，雖然回憶往事我自己也不禁懷疑。然而，畢竟我也是個講理的人，我們應該能夠

找到某些適當的解決方法，我們兩個都不是玩世不恭的人，而且至少妳也是個明辨是非的人，經過六年後……」他停頓了一下，挺挺肩膀，「哦，主要是當年妳還年輕，而我態度也惡劣，恐嚇、傷害妳，才釀成妳離家出走。然而，現在妳已長大了，安佩，妳一定比較能夠了解當年我和克麗斯特過的生活是怎樣，這也爲什麼我那麼急躁，要妳答應私奔的原因。」

「我知道，我知道，話不是這麼說，千萬不要認爲我——我懷恨你或——或什麼的，請相信我，我現在的想法與過去發生的事不相干。」我平靜的又補充道，「不管怎樣，一切都已成過去，八年前的往事已如煙，沒有什麼好再原諒不原諒的……。現在，讓我們假裝就像那件事沒發生過一樣。亞當，從現在起，忘了吧，最好不要再提起它，晚安。」

我迅即轉身，然而他卻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在我措手不及時，把我拉住面對著他。

「等等，聽我說，我不能這樣就讓妳走，妳應該聽我講一講才公平。」

「我不認爲這樣——」

「妳最好等不難過時再走，我願意現在讓妳走，但妳得答應我再見到妳。」

我喘著氣，試著掙脫開他說，「不！」

「妳要我怎樣？卑躬屈膝？」

「我解釋過了——」

「我的天，」他說，「我做了什麼事讓妳那麼懷恨我？」

「我說過我沒有恨你！我沒有恨你。」

「等一會兒，聽著，安佩，不要叫，多等一會，讓我——讓我告訴妳……妳說妳不再愛我，這對妳已成過去，沒關係，我會接受這點，不用擔心，我會接受的。天啊，我還能要求什麼？妳無法想像我想在西屯莊隱居，卻能夠不……。」

杉樹林裡某處傳來貓頭鷹的鳥叫聲，我躊躇一會兒才問，「能夠不怎樣？」

「能夠不想辦法見妳。」他雙手握住我的手臂，然後把我推稍微遠離他些，「妳應該知道，」他說，「我們還有一件事沒說清楚，對我而言這段情並不算過去。」

我悚然一驚，他迅速的接下去說，「其實沒什麼，妳忘掉我們過去之間的事這可以，但我們還有將來啊，親愛的，妳說妳沒有新的情人，現在妳回來了，妳不能要我只是眼睜睜的看著妳啊。」他突然間笑了出來，聲音充滿從未有過的熱情和愉快，「而且我欠妳一個表演求婚的姿勢呢，是不是？我的愛，我們之間再沒有羅曼蒂克的密秘嗎？不再在長青樹下交換情書？不在淒冷的月光下幽會？妳也不再大驚小怪蝙蝠飛入妳的頭髮內！」他抓著我的手臂輕輕的搖晃著我，並逐漸的笑起來，「不，這次我一定要光明正大的向妳求婚，甚至打電話給妳祖父——」

「不！」他雙手輕輕的握著我的手臂，這時他一定感到一陣輕微的痛苦略過我全身，有些事

情是我始料未及的，今晚我碰到他，根本沒想到他會說些什麼，我知道的只是八年前那段情愫是與康發生的，八年不算短，但一時我沒有想到竟然這段情還潛藏著，並隨時會爆發成——危機。事情看來很簡單，我只要告訴佛斯特——我一點都不在乎他，過去的那段情早就被我拋到九霄雲外了，再也不可能挽回就好了。然而經過幾天的順利僞裝後，現在我根本沒想到還有危險存在。

糟糕的是我努力想重整思緒，然而擔心康發現破綻的念頭始終揮之不去，突然間我彷彿看見康躲在繡線菊叢後窺伺我……麗沙棕色的眼珠也緊盯著我。

「求求你，」我駭恐萬分的說，「你不可以這樣，你絕不可以去懷德卡，請你答應我不去那裡！」

「好吧，親愛的。」他放開握住我的雙手瞧著我，臉上的笑容消失了，雙眉緊皺，「就照妳的意思吧，天曉得我根本不想作弄妳，我凡事都會答應妳，除了不准再和妳見面這點外，妳要我遠離妳，怎辦得到呢？妳人就在懷德卡，我唯一要求的是我們能常見面，我——」他臉上又掠過一陣笑容——「我知道我們會盡可能見面的，不用擔心，我了解妳的感受……。但現在我們已無牽無掛，妳不能否認我有改變情勢的權利。」

「無牽無掛？」康、麗沙、祖父、茱麗的影像一一映入我的腦際中……我厲聲的說，「我們兩人誰無牽無掛？」

「我親愛的——」

他一副堅決的樣子，看來令人凜然生畏，一種痛苦的情緒籠罩在我們兩人之間，以致我脫口而出，「你說你現在無牽無掛！你意思是你可以隨時處置我，愛怎樣就怎樣？八年中你把我忘得一乾二淨，如今我回來了，你就把我當情婦看待，是不是？這就是你所謂的無法忘懷——」我尖酸的挖苦他，「不，我絕不接受這種事情！現在你安安適適的呆在家裡，太太也死掉了，你就要我陪侍在你周圍，當然這種如意算盤對你再好不過了，對我可不是！你要我怎樣說得更明白呢？我已費盡口舌，但你還是不接受，我實在懶得再說。眞的，舊情已逝，破鏡難重圓。因此，求求你，讓我走，不要再煩我了。」

即使月光晦暗不明，我還是看見他臉上變化不定的表情，最後他一臉煩悶、憂慮，我穩定心緒，正想這裡充滿危險，不應該掉以輕心，不管發生過什麼事，我向他說過什麼話，或要不要繼續僞裝安佩，顯然這裡危機重重，佛斯特已經經歷過憂患，他絕不會容許快得到手的東西溜走，我唯一的辦法是阻止，康曾經告訴我該如何玩這場牌局。

可是這一刻我眞覺得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我只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瞧著他。

最後事情終於出現了轉機，他似乎發現了某些破綻，看透了我的心思，「假如不是我荒唐，」他逐字逐句的說，「假如不是我瘋了的話……我敢說妳不是安佩，雖然八年很漫長，但我不認

爲妳會改變這麼多。」

我猛吸了一口悶氣，心慌的大聲叫道，「胡說！那你說我會是誰？」

「這個嘛，」他緩緩的說，「我正懷疑。」

我本以爲這次的會面可順利過關，沒想到會來這一招，我站在那裡驚慌失措的看著佛斯特，月光下躲在黑暗中的鬼神似乎也窃笑起來，我說不出半句話，只是瞧著佛斯特。

甚致他向我跨近一步，我還是呆立不動，他緩慢的說，「我一定是發瘋了，這種事怎麼可能，絕不可能。」他拉著我轉身面向月光，我不敢看他，低下頭，緊咬顫抖的嘴唇，兩人沉默不語一陣好長的時間。

接著他放下雙手，迅速轉身。

走了幾步，我原以爲他當場就要拋下我，然而似乎經過一短暫痛苦的考慮後，他停下脚步，背對著我四下看了一會。

然後又轉身走回來，一臉毫無表情。

「難道可能是眞的嗎？」

我痛苦難堪，度日如年，接著我默默的點點頭。

「妳眞的不是安佩？」

我清清嚨，感到一陣安心和鬆馳，「是，我不是安佩。」

「妳……不是……安佩。」他反覆說一次。

我默默不語，銀色的月光泛滿大地，殘破的屋宇和高聳的樹林構成一幅靜止的圖畫，精巧的日晷儀投影在我們身旁，這個世界看起來像夢幻般，我們兩個都不是屬於這個人世間，而是來自虛無縹渺的世界，是月光下的幽魂，我們以詩般的精純談論著愛、死亡與痛苦，對我們來說愛的消逝和死亡像詩般出神入化，沒有恐懼、沒有爭吵。

月光照在日晷儀上，有如白晝生輝。

我仍然向著月光，他又一次向我靠近，仔細端詳我的臉孔，「妳不只臉蛋像她，舉止也像她，但聲音不像……其他有些地方也不像……。可是不用問我是那些地方，這眞是……奇妙，難以解釋。」

我婉轉的說，「不過這倒是眞的。」

他低聲笑起來，但沒有半點愉快的樣子，「難怪妳今晚花那麼多時間要我相信妳是安佩，但至少聲音這點不易讓人接受。」他半轉過身，撥開覆蓋在日晷儀上的樹葉和藤卷鬚。

「妳到底是誰？」

「這很重要嗎？」

「也許不重要。但重要的是爲什麼妳會來這裡？目的是什麼？妳最好不要閃爍其詞，還是老實的告訴我吧，畢竟我有權利知道這件事情。」

「你有權利？」

他轉過頭來好像生氣的樣子，「當然，妳一定知道很多我的事，否則今晚妳不會來這裡，誰告訴妳我和安佩的事？安佩本人嗎？」

「安佩？」我不解的問。

「那還會有誰？」他轉身靠近日晷儀，用手指撫弄著上面的字跡，「請妳告訴我，妳在什麼地方遇見她？她對妳說些什麼？最近她怎麼樣了？」

「沒有這回事！」我叫道，「我從沒見過安佩！這件事是茱麗告訴我的！」

「茱麗？」

「是的，喔，你不必擔心，你和安佩的事她知道的並不多，她只看過你們在樹林中幽會，而且在長青樹洞中交換情書，她——只覺得這種愛非常自然，非常羅曼蒂克，但她絕口不對別人提起這件事。」

他深深吸了口氣。

「我知道，她還對妳說些什麼？」

「只說你們幽會和在長青樹下交換情書的事，她希望我知道她已曉得這件事。她——她以爲我迫切的想再和你見面呢。」

「嗯。」他面對著日晷儀，若有所思的捻碎一片青苔，「妳倒有一點幸運是不是？她讓妳知道這件事情，否則妳一見到我，豈不嚇死了。」一片青苔掉進銅彫縫中，他仔細的尋找著，「妳眞的確信茱麗只知道這些？沒想到她還是個能幹的間諜，那時她只不過是個小毛毛頭，根本還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有時候不要小看一個小孩子。」

「我敢發誓，別的她沒說。」

「妳演得可眞天衣無縫，眞假難辨。」他說，「妳知道得這麼少眞令人難以置信，也許康已發現蹊蹺——」

「不可能！」我尖聲厲利的說，一時他驚愕的瞧著我。

「至少，他沒有對我提到這個，也絕少談起你。」我細聲的補充說，「我當然是個好演員，你說得沒錯，只要有一點暗示，我就能裝模作樣了，一點都不難，何況一旦你置身其中，很快就知道該怎麼做，只要你想一想我們談過的話，你會發現我只是根據你說的話，加以變通罷了。」

他手中的青苔掉在日晷儀上，發出一陣沙沙聲，他似乎反而覺得一陣輕鬆而挺挺身，但聲音仍帶著冷淡說，「哦，當然妳一定很聰明，但看來還是不夠，通常情人驀然出現一定會有某些程度的吃驚，然而妳沒有。我佩服妳的勇氣，妳表演的維妙維肖……現在，回到老問題上吧。到底妳是誰？在玩什麼把戲？」

「聽著，」我說，「我已經告訴你眞相，而且對你也夠誠實了，因爲我不想讓你猜，我這樣做並沒有傷到任何人，對我自己也只有一點點好處而已，你能不能不要過問那麼多，等你看到我損害任何人再說？懷德卡歸給誰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妳問我懷德卡與我什麼關係？妳回來冒充安佩，竟然敢問我這與我有何關係？」

「除了茱麗外，沒有人知道你和安佩的事，而且我已經告訴她，我們之間已沒——」

「問題不在這裡。」他咆哮起來，「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到底妳是何許人物？」

「瑪麗·葛雷。」

「妳倒很像安佩，妳自己也知道這點，」他深深的瞧我一眼，「瑪麗·葛雷，這事眞不可思議，簡直在小說裡才看得到，我認爲妳一定想盡辦法來到懷德卡充當安佩？」

「沒錯。」

「到底爲什麼呢？」

我笑了出來，「你認爲怎樣？」

一陣沉默，他不悅的說，「眞可笑，妳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可用金錢收買的樣子。」

「你從來不知道，」我說，「謀生困難，要賺取半毛錢，生活充滿絕望是什麼樣子。」

他將嘴唇抿成一條線，「這倒是眞的。」

「喔，對了，我忘了，你知道嗎？他們告訴我現在你也是捉襟見肘，你那樣困難維持生計，不擔心損壞你的雙手嗎？」

「饒了我吧？」他聲音聽起來十分吃驚的樣子，我不了解爲什麼。

「一旦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財富，又不傷他人的機會來了，你不想抓住它嗎？」

「我會的，而且他們會告訴你我也曾幹過這種事，只是我們怎知道自己不幹出傷天害理的事呢？到底誰指使妳做這件事？」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以至我措手不及，「你說什麼？」

「這種事不可能妳一個人幹得出來？幕後一定有指使人。我想是茱麗，她和康勾心鬥角。」

我笑了出來，「恰巧相反，是康本人和他姊姊。」

他以不相信的眼光看我。「康？麗沙德穆？我怎敢相信這種事呢？」

「這是眞的。」

「康請『安佩』回來瓜分他應得的財產？不要把我當傻瓜了，他這樣做豈不自取滅亡嗎？」

「我不瓜分他的財產。」

「那茱麗呢？」他的聲音生硬。

「不，是安佩本人放棄財產。」

「安佩已魂歸西天了。」等話一出口，他才覺得自己竟說這種話，好像太無情了。

「佛斯特先生，我很抱歉……假如我早知道——」

「繼續說下去。」他的聲音仍然一樣尖銳、生硬。「妳告訴我康要妳冒充安佩，爲的是排除安佩自己本人對懷德卡的權利，我的天，這是那門子的事？」

「道理很簡單，祖父拒絕相信安佩已經死了，因此在遺囑中將每樣東西都留給她，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改變這個遺囑。很明顯，懷德卡是給定了安佩，然後再由茱麗繼承，但我相信祖父在他生命即將終了時，一定會將這個敏感的問題安排好，他不得不承認安佩已經死了，而將懷德卡歸給康。事實上，我認爲他想做的正是這個。現在他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你一定很了解他，他喜歡折磨人，非到最後關頭，不處理這種事情，經過一些法律的程序後，康無論如何會得到懷德卡，因爲我確信茱麗對懷德卡沒有什麼企圖。不過，康除了得到懷德卡外，只能得到祖父部份的錢，這並不能滿足康所有的欲求。」

「我……明白了。」

「你應該明白的。」

「那妳從中得到什麼？」

「我得到的是暫時棲身之所，擁有財產對我是項新鮮的事兒。」

「財產權！」他衝口而出，「爲什麼，像這種騙局妳得到的竟是少得可憐的贓物。」

我微微一笑，抬頭瞧著亞當佛斯特，「佛斯特，放聰明些，你眞的認爲康帶我來懷德卡是出於寬厚、仁慈？」

「當然我是個傻瓜。」他說得像在談論天氣似的，「妳把大部份的財產歸給他，自己卻得到少的可憐。這眞是充滿『榮譽』的騙局……。妳在什麼地方遇見康的？」

我避重就輕的解釋，「喔，有一天我遇見他，我在紐加塞爾有份工作，一個星期天我來到這附近散步，他看見我，以爲我是她的堂妹回來了。於是他跟踪我，想知道我是誰，最後我們談起話來。」我略去三星期來如何計劃的部份不談，也沒告訴他剛開始我非常反對康的計劃。

「就這樣你們搭上了這個陰謀？」他的語氣充滿藐視。「哦，看來你們完全成功了……。這種事情眞離奇，這可要不少勇氣、情報……加上運氣。」

「哦，」我平靜的說，「看來運氣不佳，是不是？」

「確實，」他的聲音充滿溫柔和從容，然而他幾乎是帶著恨意看我，而後緩緩的說，「妳很聰明，我不知道妳那樣輕意的騙過懷德卡裡的人，但是茱麗告訴過妳我和安佩的事後，妳一定知道無法瞞過我，聽到舊情人回來了，妳必定有陣子很不好過。」

「確實不好過。」我堅定的說。

「我很高興聽到這個，葛雷小姐，妳很聰明，腦筋相當冷靜，妳冒險來這裡找我，妳不敢公然就和我見面，因此妳抓到這個機會來這裡，爲什麼妳不去別墅那裡找我呢？」

「別墅？你是說山楂林裡那個山閣亭？你不告訴我，我還不知道那是你們幽會的地方呢。」

「那裡人烟稀少。」他瞧著空洞漆黑的窗戶冷冷的說。

「我知道，因此那地方最適合幽會，我——我想假如你要來看我的話，一定順著這條路。」

「沒錯，葛雷小姐，妳料事如神，但是怎麼搞的？妳竟然出奇的冷靜，是嗎？妳不認爲我會把妳整個事情挫垮嗎？」

我冷冷的說，「我不知道你會怎麼做，很可能明天你就出現在懷德卡，告訴祖父你今晚知道的事情，你可能告訴他她已死了。而且這幾年來康處心積慮想奪取懷德卡……，並盼望他早日死亡。也許你還會說茱麗很想結婚，而且由於她丈夫工作的關係，她將會遠離懷德卡。」

又是一陣沉默，然後亞當佛斯特不在乎的說，「妳該死。」

「我想你會了解我的作法的。」（康在山路那邊對我微笑著，以情人和陰謀者特有的喃喃細語對我說，沒錯康教過我如何演好安佩這個角色。）「我這種作法對每個人都不傷害，是不是？」我輕柔的說。

「事情對錯並不在於它傷害到多少人，這種想法錯誤。」

我瞬間暴躁起來說：「亞當佛斯特，你憑什麼來批評我？」

他被我這突如其來的怒氣嚇了一跳，我看見他不解的看著我，然後是一聲奇怪的嘆氣。「那茱麗怎麼說呢？我看不出這沒傷害到她，你們那犯罪的技倆，對每個人來說都沒有什麼不當，包括溫士陸先生在內，他至死仍被蒙在鼓裡，但對茱麗又怎麼說呢？」

「茱麗自己有錢，他的情人也不缺錢，何況他有個穩當的工作。」

「這個嘛，」佛斯特輕聲的說，「問題不在此。」

「問題在於除非我把這個騙局——撤消否則就報告祖父，是不是？」

他瞇著眼睛上下打量我，「你知道我辦得到。事實上我也應該這樣。」

「祖父不會相信你，康和麗沙，和我配合的天衣無縫，何況茱麗也會嘲笑你。」

空氣中再度瀰漫著一陣寂靜。

接著他以平常而友善的聲音說，「妳說話的樣子像美國人。」

「眞正是加拿大人。」我謹愼而吃驚的說，「安佩去美國，但是我卻從加拿大來的。」

「葛雷小姐，從加拿大來英國要有護照的。」他驟然間笑了出來，聲音聽來怪不好聽的，「我想的沒錯，妳一定弄到一本護照，其他人怎麼沒想到這點呢？」

我咽啞的說，「爲什麼他們會想到？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除非有什麼差錯出現，否則一般人不會要看人家的證件。」

「這個，」他愉快的說，「正是我想說的，證件很容易暴露身分。」

我雙手緊握。

「佛斯特先生？」

「嗯？」

「你打算怎麼辦？」

「妳想呢？」

「我認爲你還不夠了解，祖父——」

「我了解的很，很明顯的，妳和康乘他體弱多病的時候利用他，但是我想到的是——茱麗，而且我也不喜歡看到欺騙，假如我現在守口如瓶，那也是爲了老溫士陸的緣故，一旦他死——」

我激烈的說，「你到底是什麼樣的傻瓜？一旦他還沒有重新變更遺囑就過世了，而且安佩也

沒回來，你想茱麗會怎樣？」

這次沉默像化不開的冰霜，夜靜悄悄的，我彷彿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佛斯特似乎也聽到了，十哩外有列火車正呼嘯而過。

這聲長鳴驚醒了我們兩人，他說，「別荒唐了。」

「眞奇怪，我覺得對於康我認識得比你清楚。」

「很可能，」他語氣冷淡，「假如這件荒唐事能成眞的話，我該相信妳能安全的留在懷德卡嗎？」

「時間到來時我就要面對它。」

「妳認爲他會和妳結婚？妳僞裝的目的也有這種企圖嗎？」

「聽著——」我憤怒起來，最後我咬咬嘴唇住口了，「我可沒這意思，」我鄭重聲明，「康對我沒這個企圖……除非兩人都有相同的意願。」

「原諒我如此冒昧。」他的道歉聽起來好像很眞誠的樣子，「難道妳是爲了保護……茱麗的財產權嗎？」

「你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我已經說過了我不會傷害任何人，你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你沒有理由要相信，我祈求你不要干涉與你無關的事……至少也等到事情出了差錯再說。」

他突然很沮喪的說，「我不了解妳。」

「你爲什麼要了解我？我已經告訴你實話了，扮演這場戲很明顯的是爲我個人的緣故，我看到一個脫離貧困和免於賣力工作的機會，竟然我不放過。我承認這是錯誤的，說我寡廉鮮恥，我也承認，但我本質並不壞。假如有人將因我這樣做而受害，我一定不做下去。請相信我，我所得到的一點點酬勞對我很重要，對他們卻無足輕重。」

這時他生氣起來，「這是不道德的行爲，而且也說得很離譜。」

「我知道。」我笑了起來，「在你看來這種事除了釀成傷害以外沒有別的，是不是？佛斯特先生別老是想那麼多，忘掉祖父吧，畢竟這又不關你的事。」

「假如妳的話可信的話，假如我明白妳在玩什麼把戲的話，我就不會多管閒事了。」

「不要擔心會發生什麼事，也不必擔心我的未來，這與你沒什麼關係。」

他長長吐了一口氣，像在嘆息。「好吧，至少我暫時不理會這檔事。但是安佩……妳可要當心。」他猛吸一口氣，然後又厲聲的說道，「一旦我想拆穿妳的騙局我會事先警告妳。」

我粗嗄的說，「我不了解你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冷冷的說，「但是……小心。」

「我會的，很抱歉，我對你說那些事情。」

「什麼事情？」

「關於你和安佩分手，然後又想重拾舊情的事，這種事本來就不堪一提，但是——我嚇壞了，只好說好說歹……只要你能放我走就好。」

「是的，我了解。」

略爲遲疑一下我才說，「再見……亞當。」

他沒有回答，我轉身離開他。

等到他即將隱沒在黝黑的山楂林後時，我似乎聽到他說，「再見。」

長青樹（上）

鄭麗淑／譯

■發行人／黃瑞隆
■美術主任／曹昌德
■執行編輯／朱梅生
■出版者／長橋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郵撥帳號：一〇八六一三號
門市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臺大正門旁）
讀者服務電話：三五一一六四六二
■發行所／長橋出版社發行部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五十四之八號
電話：三九三一六一九〇
■印刷所／錦龍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和街六十四號
■實價新臺幣五十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一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四八七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長橋出版社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書，範圍包括了文學、音樂、政治、科學、人際關係、心理健康、家庭生活、兒童讀物……等等。備有詳細而精美的說明書，歡迎來信或來電索取。